THE LADIES' JOUR

婦女雜誌

第九卷　第九號

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中華民國十二年九月一日出版

家庭革新號

家庭革新論……瑟廬
家庭改造的途徑……喬峯
新舊家庭的代謝……健孟
今日的家庭……高山
家庭議會的建設……屯民
家族制度崩壞的趨勢……晏始
機械婚的反動與家族制度的破裂……屯民
經濟組織的進化與家族制度……無競
家族的組織和家族的生活……黃石
二十年來的家庭生活……Y. S.

Vol. IX, No. 9, September 1, 1923.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本社投稿簡章

(一)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均所歡迎，但篇幅請弗過長。

(二)投寄之稿，望用墨筆繕寫清楚，並加新式圈點。能依本雜誌行格繕寫者尤佳。

(三)投寄譯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詳敍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

(四)文中如需圖畫說明之處，請用毛筆或鋼筆(非用鉛筆)繪成清晰之圖，黏於稿上。譯稿中有圖者，務請將原圖附寄。

(五)稿末請注明姓、名、字、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名，聽投稿者自定。

(六)投寄之稿，揭載與否，本社不能豫行聲明奉覆；原稿亦概不檢還。惟篇幅較長者，如未揭載，得因豫先聲明，寄還原稿。

(七)投寄之稿，俟揭載後，分(甲)現金(乙)書劵(丙)本雜誌三種酬報。

(八)投稿揭載後，其酬報種類及數目，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欲自定者，請於寄稿時聲明。

(九)投寄之稿，經揭載後，其著作權爲本社所有，若本社尚未揭載，已先在他處發布者，恕不致酬。

(十)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删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删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內婦女雜誌社收。

The Ladies' Journal
(Issued Monthly)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不許轉載

中華民國十二年九月一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紹興章錫琛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商務印書分館

月出一册　費須先惠

定價表

項目	一期	半年六期	全年十二期
現款及兌票	一角	一元零五分	二元
郵票(一角以內…)	一角二分	一元[illegible]角零半分	二元一角

郵費表

	一期	半年六期	全年十二期
本埠	一分	六分	一角二分
本國(日本同)	二分	一角二分	二角四分
郵會各國	八分	四角八分	九角六分

郵章如有改動，應照比例增減。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一方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四十元			
優等	封面之內面及對面正文首篇之對面及底面之內面	三十二元	二十元		
上等	圖畫中前正文	二十四元	十四元	八元	二元五角
普通	正文中正文後	十六元	十元	六元五角	二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給圖製圖工價另議。連登多期價目從廉。欲知詳細情形，請至上海棋盤街商務印書館內附設「廣告公司」接洽，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鮑蘊玉女士畫山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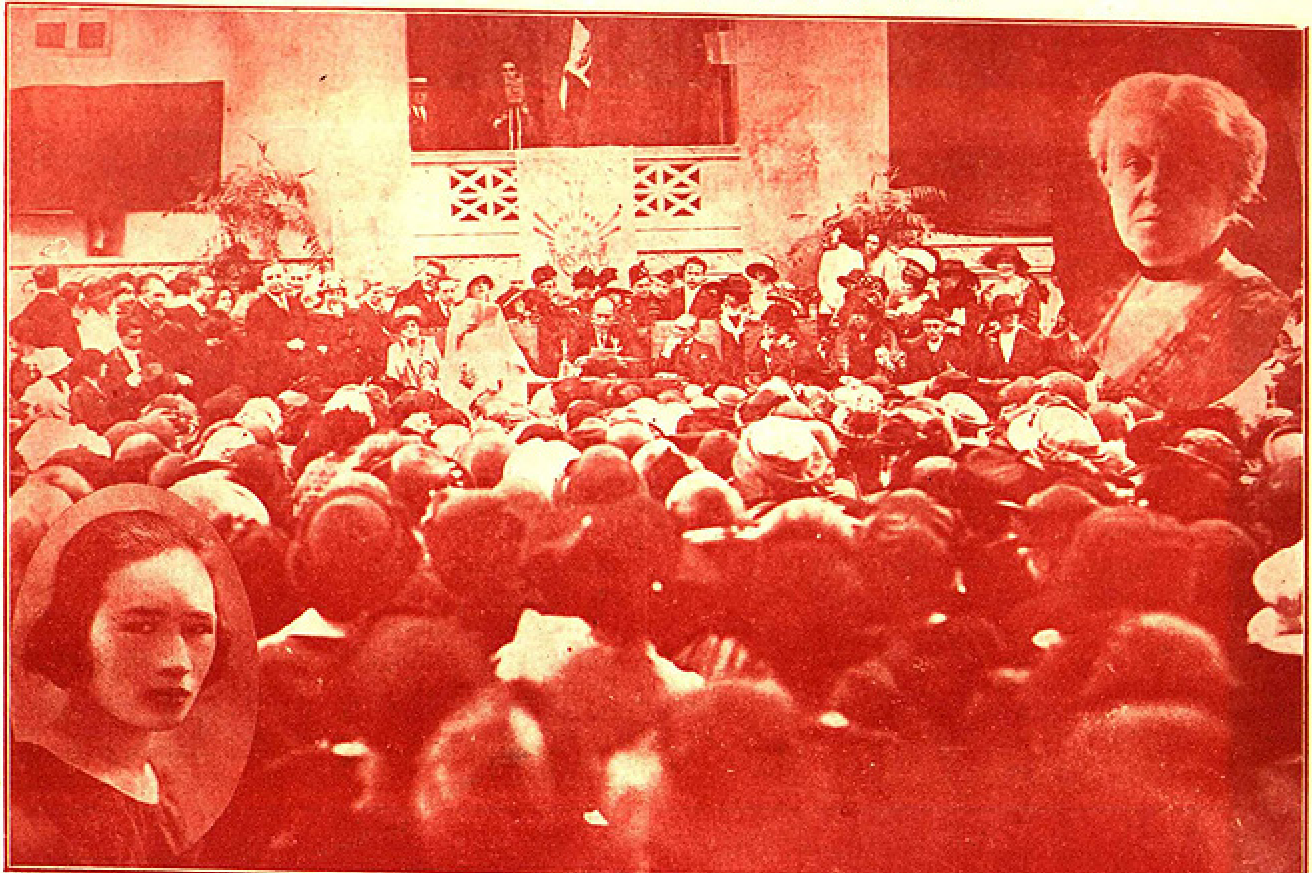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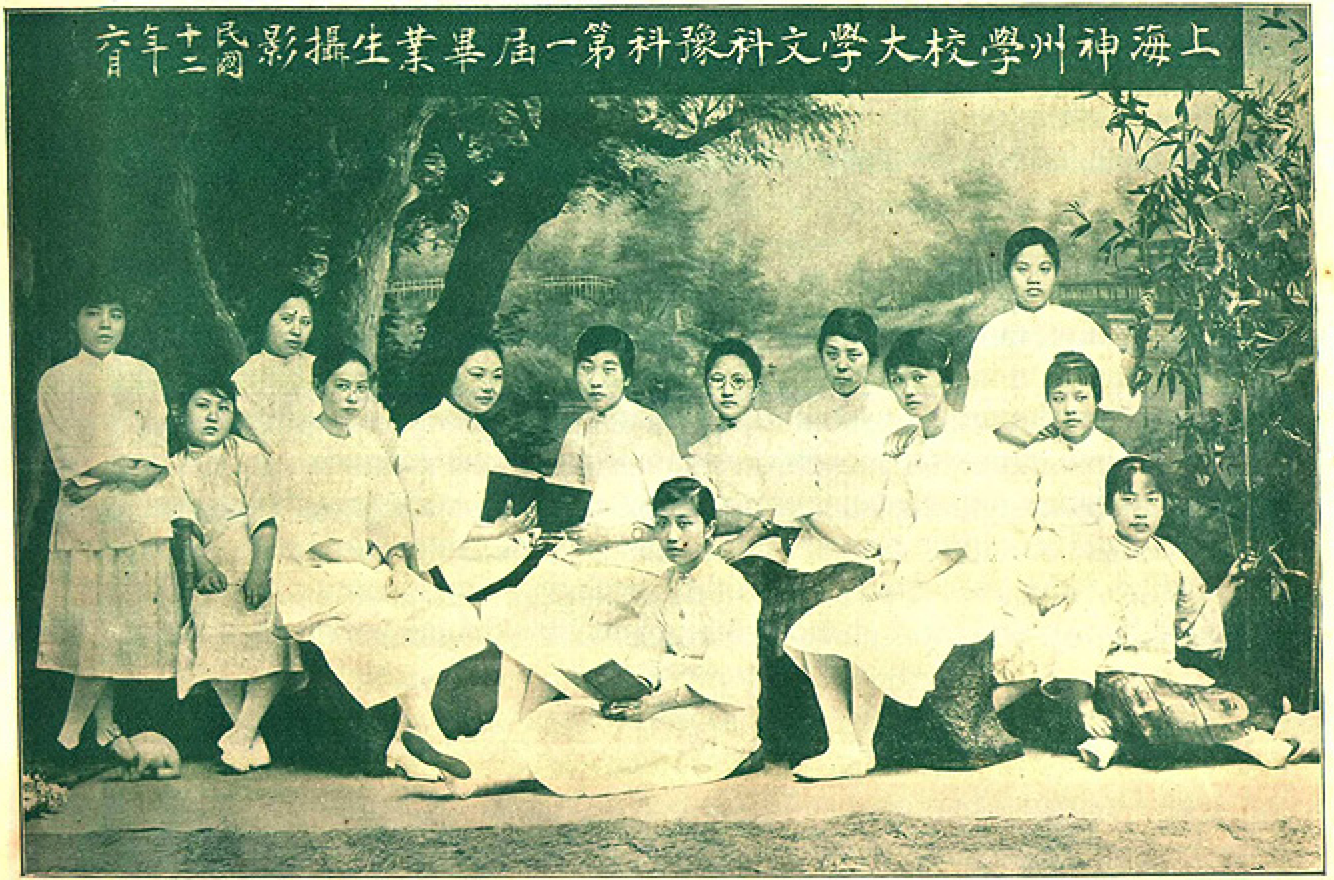
"愛與富"　　Gilbert A. Pownall 作

國際婦女參政同盟第九次大會



（朱汪道蘊夫人贈）

(右角為會長甲德夫人左角為中國代表朱汪道蘊夫人)



上海神州學校大學文科豫科第一屆畢業生攝影 民國十三年六月



婦女雜誌第九卷第九號家庭革新號目次

描圖　□鮑蘊玉女士畫山水　□西洋名畫「愛與富」
□國際婦女參政同盟第九次大會三幅　□神州女學文科預科畢業攝影

家庭革新論……瑟廬（二）
新舊家庭的代謝……健孟（一三）
家庭改造的途徑……喬峯（一六）
家族制度崩壞的趨勢……晏始（二〇）
機械婚的反動與家族制度的破裂……屯民（二四）
家族的組織和家族的生活……黃石（二八）
經濟組織的進化與家族制度……無競（三三）
今日的家庭……高山（三九）
家庭議會的建設……屯民（四七）
二十年來的家庭生活……Y. S.（五二）

世界婦女狀況

國際婦女參政會第九次大會紀略（附圖三）……記者（五五）
附本屆大會議決案……朱汪道蘊（五八）
意國衆議院提出女子行政選舉權案……朱汪道蘊（六二）
第三國際及其婦女部……光亮（六三）



姊姊的屈服（完）…………卓 如（六七）
離恨…………T C（九八）
微笑…………陳竹影（一〇一）
微波…………毛從周（一〇三）
愛昆蟲的小孩 法國法布耳作…………周作人（七一）
長篇 憂愁夫人 德國蘇台爾曼作（續）…………胡學志（八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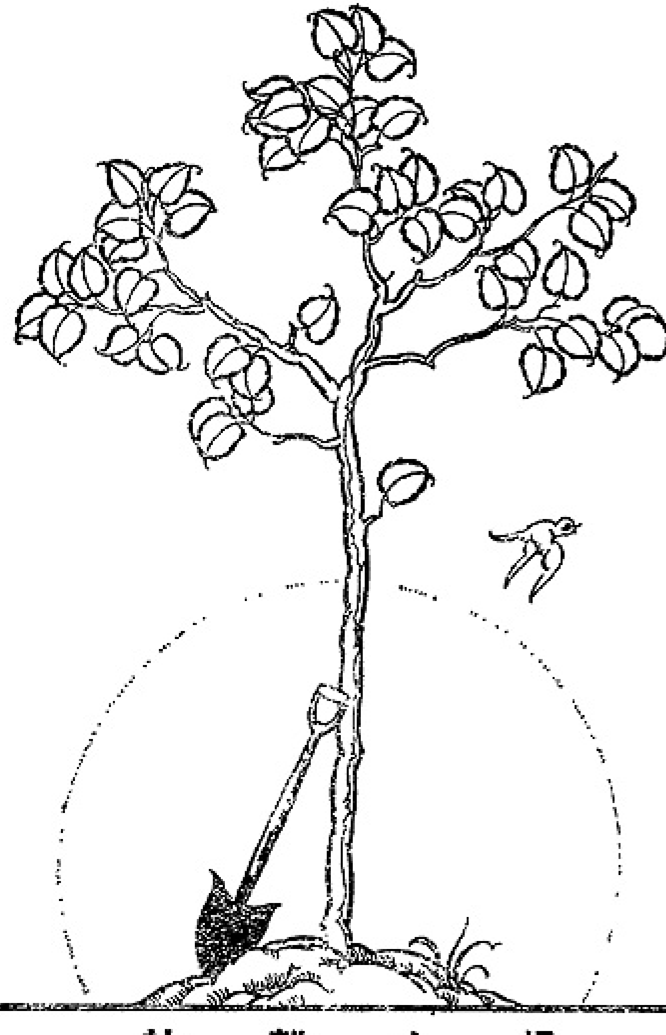
小品

離校…………秋 心（一〇八）
人生的悲哀…………友眞女士（一一〇）
女子之性的知識（完）…………味 辛（一一一）
可怕的寄生蟲…………李光業（一一七）

通訊

□青年的求愛問題…………MYH（一二四）
□妊娠中性交之害…………王半梅（一二五）
□爲夫另蓄一妻的可否…………如 水（一二六）
□戀愛的波折…………耿蕭秋（一二七）
□機械婚姻下的呼籲者…………方卓然（一二八）
□關於七號文中疑點的解釋…………陸江東（一三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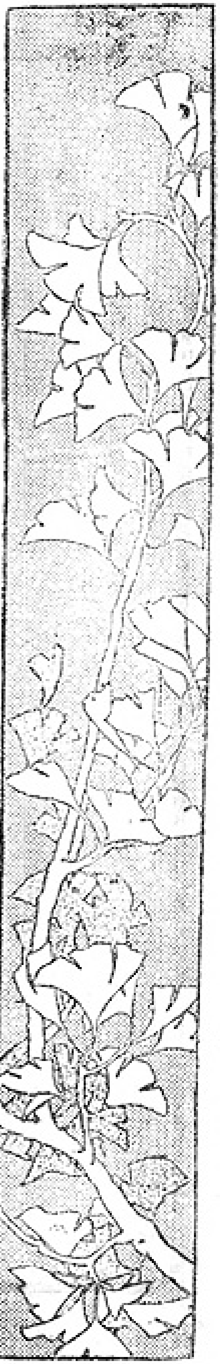
讀前號…………（一三一）
編輯餘錄…………（一三四）



婦女雜誌

第九卷 第九號

家庭革新號



家庭革新論

瑟廬

緒言

自從辛亥革命以後，推翻了幾千年來君主專制的政體，掛起了輝煌燦爛民主立憲的金字招牌，一眨眼又是十二年了。當那改革的初時，許多人都額手稱慶，以為中國從此有了希望，不出十年，可以和歐美列強並駕齊驅了！然而到了現在，究竟怎樣？這十二年中，鬧帝制，鬧復辟，鬧驅逐總統，出了不少奇形怪狀的人物，演了許多奇形怪狀的把戲；以致財政竭蹶，外交失敗，兵變連年，災荒遍地，饑莩載道，羣盜如麻，到了最近，竟連所謂政府也沒有了，國際共管的聲浪，更漸漸的高起來了。這樣的情形，可說是古今中外所未有，不但十年二十年內，不會有政治清明的希望，恐怕亡國的慘禍，也就在目前了。許多的人，都歸罪於軍閥，官僚，政客的禍國，固然不錯；但是這些軍閥，官僚，政客，不都是國民麼？國民如果都有能力，他們敢這般橫行的麼？況且，這些軍閥，官僚，政客，究竟是怎樣造成的？迫他們做出這些罪惡的，又是什麼？我們都不能不加以詳細的考察的。

我們要曉得國是建築在家的基礎上面的；沒有國的組織以前，早就有了家的組織。不良的個人，都是不良的家庭中陶鑄出來的；不良的國家，是不良的家庭集合成功的。中國的所以弄到這樣糟，我們固然不能不歸罪於萬惡的軍閥，政客，官僚，然而他們究竟也是國民的一分子，而放任他們作惡的，又是一般的國民。中國為什

麼會有這樣的國民？這是中國的家庭使他們這樣的。萬惡的軍閥，官僚，政客，從那裏來？是中國的家庭造成的。軍閥，官僚，政客，為什麼要這樣作惡？是中國的家庭迫他們作的。所以軍閥，官僚，政客，固然萬惡，而中國的舊家庭實在可說是萬惡之原。舊家庭如果沒有推翻，即使殺盡了這一班的軍閥，官僚，政客，第二班的軍閥，官僚，政客，還是要來的，辛亥的革命祇改革了表面的政體，而腐敗的家庭卻依然照舊存在，所以纔有今日的現象。今後我們如果要謀中國的進步，祇是從事政治的革命，決不能達到目的；必須大家努力從根本上向這腐敗的舊家庭革命，纔有效果可說。

在這篇短文裏，我想敘述一點舊家庭的弊害及我個人關於家庭革新的理想。自知所說的話，不免過於淺薄，並且疏漏謬誤的地方也一定很多，不過想藉此引起一般人的注意罷了。

制度上的革新

中國今日的家庭制度，還是幾千年前各國通行的父權的大家庭制度。這制度，在從前固然也收過相當的效果，但到了今日，卻已發生種種的弊害來了。這制度的特色，依他的名稱所示，第一是父權的，第二是大家庭；就是集合多數的男女老幼組成一家而由男子的家長掌握一家的全權，其餘的人，都附屬於家長之下，受他的支配，撫養，教導。這制度最顯著的弊害，約有四端卽：第一，蔑視個人的人格；因為父權重大的緣故，一家的人，皆統於一尊，所以家長對於子女，差不多有生殺與奪之權，俗諺所謂『父要子死，不得不死，』至今仍為我國一般的信條；並且父的殺子，雖為現行法律所不許，然實際上卻還非常通行，司法官也往往不加檢舉。其餘的事，子女須以父母的意見為從違，更不必說了。第二是養成依賴心；一家的事，都由家長單獨負責，別的人可以不必過問，所以往往有一人掙錢全家坐食的事情；生利的人太少，而分利的人太多，其結果，致生利的人，不得不取入不正當的錢財以養活全家，而分利的人，一無能力，不得不成為寄生者；并且因此之故，對於一家負責的人，為了家庭的責任太重，無暇顧及國家社會，而其餘的寄生者，對於自己的家庭尚且不負責任，別的公共事務，更毫不關心了。這實在是中國衰亂的唯一的主因，貪官，污吏，鑽營無恥者的增多，和一般國民的不關心國事，都是為此。第三，阻害個人的自由發展；因了父權的重大，家族的行動，都不得不受其束縛，或則有了卓越的天才，而缺相當的教育，或則有了特殊的能力，而受牽掣於家人。歐美的近代文明，可說都是個人發展進步的結果，然在中國，個人的自由都被

家庭所束縛，個人的發展，都受家庭的阻害，所以中國的文化，永遠在停滯的狀態，沒有發達的希望了。第四，增多家人的衝突；集合許多年齡相差，性情不同，思想各別的人，朝夕同居，決沒有可以相安無事的道理。在舊家庭中，父子，兄弟，姑媳，妯娌，叔姪，姑嫂，姊妹之間，每每為了些小的細故，發生無謂的衝突。常有許多人家，表面看似十分雍穆的氣象，而揭其內幕，卻日日勃谿，時時鬩牆，從來沒有快樂的日子；張公藝九世同堂，全靠着一百個忍字，其苦況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在這種舊家庭中做人，幾乎沒有生人的趣味，個人的活力，全消滅於無形，國民便也因此變成委靡不振的狀態。所最可憐的，尤其是活潑天真的兒童，往往做那家人札縛的中心，受着無故的摧殘，長大起來，也不能成為一個完全的人了。這四項都是大家庭制度特有的弊害，除了改合居制為分居制以外，幾乎沒有方法可以剷除的。所以為個人的幸福，家庭的安寧，民族的進步，國家的強盛起見，不可不把舊有數代同居的大家庭制度，改為歐美現行一夫一婦的小家庭制度，這是我們所確信的。

在舊家庭中，應該跟着同居制改革的，就是從前的婚姻制度。從前的婚姻，專以生子為目的，因此遂造成了許多的弊制。如婚姻的結合，概由父母專主，當事人不能過問，所以往往在子女極幼稚的時候，便即為之訂婚——甚且有指腹為婚的。擇偶的條件，祇在門第的相當，八字的相合，而其他都置之不顧。因此，成婚以後，往往因性情不相合，才貌不相稱，及其他原因，而發生衝突，把兩不相合的人，聯為終生的伴侶，強迫地厮守着，人生的幸福快樂，遂全被剝奪了。其次便是早婚；父母因為希望早日抱孫，並且完了他們的所謂責任的緣故，往往在子女甫就成熟的時候，便即為之完婚。此等青年男女，大抵學業還未成就，沒有了解婚姻的意義，沒有自謀生活的能力，更不知道所謂性的衛生，所以每每因結婚而阻遏其心身的發育，事業的發展，甚有因而致疾病死亡或成為廢人的。北方諸省，因為生活程度較低的緣故，往往十齡內外的兒童，便給他娶一年長的妻，因此性的關係，變成非常混亂。南方諸省，貧困的人家，有為了急於嫁娶的緣故，借貸舉事，以致終身不能償清債務的。這些實在都可說是社會上最悲慘的事情，非把這種制度從根本革除不可的。又如買賣的婚姻，也是非常不良的制度；這制度的存在，不但使上面的兩種弊制，永難廢除，並且把女子當作貨物看待，使社會上視養媳婦，貸妻，租妻等野蠻的習慣為正當的事情，以致婚姻關係成為商業化，這實在是民族墮落的根原。隨着買賣婚姻而來的，更有多妻的弊制；法律上公認蓄妾，稍有產業的人，三妻四妾，不以

爲異。在無子的還想拿嗣續作幌子，而有子的人，卻公然揭出洩慾的主義了。男女的關係，有肉而無靈；而家庭之中，更發生種種的糺紛，致民族永無進化的希望。這種惡劣的制度，更萬沒有可以存在的理由。家庭制度和婚姻制度，本來有連帶的關係，此等不良的婚制，原是父權的大家庭制度造成的；然而即使把同居改爲分居制，而使此等婚制仍然存在，恐怕大家庭的弊害，依舊不會減少的。所以今後的婚姻，應該以當事人的意志爲主，造成自由結合的一夫一婦制度。

婚姻的弊制，與重男輕女的制度，也有密切的關係，所以在舊家庭制度中，重男輕女的惡制，尤其有改革的必要。一家之中，有了十個女兒，仍不能算做有後，如果不曾娶妾生子，便不得不取他人之子爲嗣。雖然貧困的人家，到了兒子十歲內外，也要勉強給他念幾句書，識幾個字；而富貴家的女兒終生不識一字，竟不以爲奇，男女的學問見識，因此相差極遠。父母如有遺產，兒子不論長幼，都有按股均分的權利，女兒卽使是一個家庭中極得力的人，也不能與兄弟分產；偶然賠嫁一點妝奩，也被加上賠錢貨的名稱。因此，一般的社會，生男則喜歡，生女則悲酸，不人道的溺女和鬻女作娼妓婢妾等罪惡，也都由此發生。社會是集合男女兩性組成的，女子被輕視到這個地步，文化怎能有發展的希望，種族又怎能有進步的可言？將重男輕女的制度改爲男女並重的制度，在家庭中男女同等待遇，實在是今日家庭革新的唯一的急務。

家庭的革新，當然要從革新制度做起；上面的三種制度，實在是舊家庭中最劣惡的制度。政治的紊亂，文化的衰頹，種族的退化，國民道德的墮落，原因雖不止一二，而這種劣惡的制度，實在可說是唯一的根原，如果不加根本的改革，中國決不會有希望的。

精神上的革新

僅僅革新了表面上的制度，而不從精神上下革新的功夫，仍然不能收革新的效果的。從君主專制改爲民主立憲已經有了十二年，而政治的汚濁還依然如故，就是一個適例。所以我們如果要澈底的革新家庭，精神上的革新，實在是非常重要的。舊家庭中最壞的東西，就是專制。在人與人之間，硬立了上下的名分，把所謂上者看作非常的神聖，對於下者有絕對的壓制的權利，把所謂下者看作非常的卑微，對於上者有絕對的服從的義務。如所謂尊卑，長幼，男女之間，都是有這種上下的區別的。尊卑最嚴的當然要算父子。父子之間，絕對沒有是非可說；所謂「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父雖

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已經把專制的色彩很顯著的表現了。所以父母無論怎樣不好，做子女的祇有一味順從，否則便算忤逆，便算不孝；這樣的人，是爲天下所共棄的。我們決不是提倡非孝主義，要主張子女可以毆打父母，或父母應該服從子女等等的話，像一般反對者所說；我以爲子女的孝父母，完全出於天性之愛，現在立下上下尊卑的名分，嚴父嚴君的稱謂，定出種種無謂的儀式，造出種種可怕的禮教，把父母變作威嚴不可侵犯，子女弄成卑小不足齒數，反而把父子間天性之愛隔絕了。自古以來，家庭間父子衝突的悲劇，可說是都從這種名分的過嚴而發生的。又如與父子同等關係的姑媳關係，常常爲釀家庭中擾亂之源，而其重禮而尊恩，更非父子之比，在新家庭中，萬不容使這種專制的色彩留存的。至於長幼之間，名分上雖然並不像父子那般的嚴，然而幼者對於長者的應該恭敬順從，長者對於幼者的可以傲慢專恣，也是爲一般所公認的。而尤其可恨可痛的，是一般成年人對於兒童的待遇。——中國人向來以爲兒童是縮小的成年人，事事想他們和成年人一樣；遇到不能滿足這樣的期望，便又欺他們的懦弱，加以種種的虐待。然卽使厚愛兒童，普通也總常常否認他們的人格，不過像愛玩偶一般的愛覺得好玩罷了。至於貧困的人家，遇到窮蹙無法的時候，賣掉他們的兒女，來作自己的生活費，一般人都以爲是正當的事情。虎狼雖然狠毒，尚且不肯自食其子，自詡文明的中國，社會上却公認這種食子的行爲，這是何等的可怕呢！從生物學上看起來，家庭的必要，不僅爲了雌雄的性的結合，尤其重在兩親對於幼兒的保護，所以在家庭中，本來應該以兒童爲本位的。而且我們應該知道，兒童是父母的新生命，兒童的出生，是人類使其生命擴大，更新的手段，並不像舊來所想像，以爲他們祇是將來在我們做祖宗時給我們血食的人。所以我們不但不應該把他們當作自己的所有物，對他們施用專制的手段虐待他們，售賣他們，犧牲他們，尤其應該特別的尊重他們，愛護他們，勝過我們自己，並且爲他們犧牲我們自己，這樣纔合於人類進化的原則。父子長幼之間，既然沒有應該專制的道理，男女之間，當然更不必說了。然而在舊來父權的家庭，女子是「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的，是應該「卑弱下人」的，是應該「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的。男子對於女子，可以任意專橫，女子對於男子，應該絕對服從。就貞操而言，則在男子可以納妾，宿娼，姦通，對女子却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雖夫死再醮，也爲社會所不齒。就法律而言，則婦人與未成年者受同等待遇，男女間顯分軒輊。男子像家庭的主人，女子像家庭的奴婢，家庭遂完全成爲男

子的王國了。男子佔有家庭的結果，女子遂成無用的廢物，肉體精神橫被男子所蹂躪，不但間接影響到次代的兒童，便是男子，因爲不能得到她們的幫助，有時或且爲她們所累，自身也感到種種的不便。在現今生存競爭劇烈的世界，尤須男女通力合作，纔可維持家庭，所以家庭中的男女平等，實在是非常切迫的事。二十世紀，是德謨克拉西的世紀，中世紀的專制主義，不論何處，都沒有存在的餘地。所以在家庭中，也應該發揮德謨克拉西的精神，掃除專制的流毒，尊卑，長幼，男女的關係，一以純愛爲基礎，解放名分的束縛，造成和樂的家庭，這是我們唯一的希望。

與專制主義有同等的弊害的，就是保守主義。專制主義束縛着現代的家人的自由，而保守主義，卻更阻遏那後代的家人的自由了。中國民族進化的停滯，都是這保守主義的罪惡，而舊家庭便是這保守主義的唯一的養成所。『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這樣的思想，深中於一般的人心，所以在家庭之中，祇有因襲，沒有改革，祇有退嬰，沒有進取。無論什麼風俗，習慣，禮節，在祖父時代如此的，在子孫時代仍然應該如此，倘使有人敢輕易變更，便是大逆不道，不能避免宗族的抨擊，鄉黨的訾議的。這種保守主義的由來，是因爲把祖先看得太重，以自己的身體爲父母的身體，不敢輕易有所主張，有所動作，惟恐遇着危險，辱及先人。所以曲禮上說，『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內則上說，『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因此之故，人人都喪失了自信的意志，思考的力量，冒險向上的精神，一味遵循着先人的往跡行走，不會有什麼進步了。我們應該知道，從阿米排進化到現在的人類，全靠着改變的力量，如果從原始的時候，一向牢守着保守主義，不但沒有像今日的文明，也決不會有像今日的人類了。況且現在世界交通，別國都進步發展，一日千里，我們獨故步自封，提縮不前，這是萬不能適應環境，維持生存的。所以在新家庭中，發展進取的精神，革除保守的習慣，也是今日所必要的。

又次，我們所應該竭力改革的，便是迷信。人類學家告訴我們，愈是野蠻的人類，迷信愈多。在我國的舊家庭中，幾乎天天被迷信包圍着，一舉一動，無不受迷信的支配。小孩一生下地，便即把他出生的年月日時，請星命家去推算，以爲一生的壽夭貧富，窮通得失，全註定在八個干支上面。如果命中應該富貴，便非常寵愛，命中應該貧賤，便十分憎惡，而對於關係兒童最重大的教育，卻不甚注意。遇着疑難待決的問題，自己不知道審察是非，權衡輕重，卻去請求鬼

神和卜筮來替他解決。事業失敗，不歸咎於自己的才識淺短，措置乖方，卻以爲這是命運不濟所致。倘使星相家說他命中可得富貴，便一事不做，坐待富貴的降臨。甚至有了疾病，以爲是鬼怪作祟，祇知道禳解祈禱，求神方，服仙丹，便是就醫服藥，也要聽那神鬼卜易的指示；即使因而死亡，仍以爲是命盡祿絕。建造房屋，方向和形式，全受那堪輿家的指導，以致黑暗潮溼，把空氣和日光，完全拒絕。死了人，爲着埋藏屍骨，不惜佔用許多有用的地畝，以爲可藉此爲子孫邀福。有時尋不到好的葬地，情願把屍棺暴露着或藏在家中，不肯埋葬。到了死亡之後，以爲人的精魂仍然存在，並且仍然像生人一般的需要飲食，衣服，居宅，和錢財等等，於是一家的人，爲了鬼的緣故耗去一生大部分的光陰，並且占去一家大部分的支出，更使社會上因此發生許多恃鬼爲活的職業，以致有用的人，把所有的精力全耗在這種有害無益的迷信上。這種惡習的存在，實在是民貧國弱的最大原因，如果因仍不改，一定可以亡國滅種的。在我們理想的新家庭中，必須利用科學的知識，爲精神的物質的改革。這科學的利用，不但可以破除迷信的習慣，免卻一切無益的消耗，並且可以使我們的生活，分外便利，分外充滿，分外幸福。我們今日家庭中所最缺乏的，就是科學的利用。今後我們對於家庭中的衣服，飲食，居住，以及經濟的處理，兒童的教養，平日的衛生，疾病的療治，都應該適用科學的知識和科學的方法，纔可以組成一個完美的家庭。

最後，在舊家庭中還有一種最大的積弊，幾乎是人人所痛惡而又不能輕易改革的，便是虛榮，許多的家庭，都爲了要場面的緣故，情願食物粗劣，居室湫隘，而服飾卻務求華麗。尋常的中等家庭，在平時雖然十分節儉，然遇着親友交往，婚嫁喪葬，也必竭力鋪張，否則便要受人的譏誚。親朋之間，酒食的款待，禮物的贈與，本來是敬意的表示，現在卻變成了一種形式，施者和受者，都像被逼迫似的，有一種不可言說的苦痛。有錢的人，固然化了有用的錢，結果祇交換得一些無用的物品或有礙衛生的醉飽；而無錢的人，竟至借了債來做這二者的交換品。至於婚嫁喪葬，本是一般人所稱爲終身大事的；爲了舉辦這大事起見，貧乏的人家，典質借貸，富有的人家，變賣產業，這不但不至於受人的非議，並且很可以得到贊許的。然而倘使他們所用的錢，都有實益，即使變賣產業，典質借貸，似乎還有可說；可是他們所講究的，祇在好看二字，富家藉此炫財；貧家也不得不要場面。有時因爲婚喪在家庭中不常有，更藉着生小孩，做生日，做陰壽等等來發展他們的虛榮。除了此等儀式的虛榮以

外，更有把正當的事情當做一種虛榮的。譬如使子弟受教育，本是父兄應盡的義務，然在他們却以為是家庭莫大的光榮；所以從前固然把入學中舉看做非常榮耀，就在近來，也把學校畢業和中舉同樣看待，往往有因子弟的畢業學校而開賀的。就在一般社會，也往往為了此人曾在學校畢業或者有學士博士等頭銜，便另眼看待，否則雖有真實的學問，也要受人的輕視。甚至新式的男女，也以學歷和學位作為擇偶的標準，女學生中有把畢業文憑當作妝奩中的裝飾品的。這樣，學問也成為虛榮化了。又如婚姻，本來是男女戀愛的結果，遂出此共同組織家庭的要求，然在舊家庭中，却以為子女年已成長，而不為為之婚嫁，是失父母的體面的。如果自己年未衰老，便已娶媳抱孫，以為是無上的光榮。因此有錢的人家，大都婚期極早，而貧乏的人家，也要東借西貸，替兒子娶妻；至於他的兒子能否有力贍家，也在所不顧了。並且男子死了妻子，如果不速即續娶，也覺不甚體面，婦人死了丈夫，如果竟敢再醮，便說敗壞門風。這些都可說是婚姻虛榮化的實例。像這樣虛榮化的極端，差不多把人生完全建築在專圖觀瞻的上面了。我們應該知道人生應該有一個正當的目的，不是專為圖世俗的羨慕和稱譽而生存的。所以在新家庭中，應該掃除浮慕虛榮的心情，而確立正確的人生觀。

舊家庭的急須破壞，新家庭的急須建設，已經為稍有思想的人所公認了。可是近來主張家庭革新的人，大都祇以改大家庭制度為小家庭制度便算滿足，此外便置之不顧。在我們所見到的新家庭中，專制和虛榮的害毒，往往不能剷除，有時或且比舊家庭更甚。至於保守和迷信，雖然為組織新家庭的人所排斥，然而能夠有富於進取的精神並且充分的利用科學知識的，實在可說極少。我以為精神的革新，與制度的革新，實在是同樣的重要，或者可說更加重要，這是講家庭革新的人所應該注意的。

結論

上面祇就家庭所以必須革新的理由，及應該怎樣革新的方法，述了一個大略。因為著者的學識膚淺，並且為時間及篇幅所限，不能說得十分透徹，這是對於讀者非常抱愧的。但我覺得今日的中國，萬端都待革新，而革新的功夫，尤非先從家庭入手不可。我國人對於家庭，有一種根本的謬誤觀念，上面所述的種種弊害，可說都從這謬誤的觀念而來；就是一般的人，都以為個人是靠着家庭而生存，並且是為了家庭而生存的，沒有家庭，個人便沒有生存的意義和生存的能力。這種謬誤觀念的結果，遂有為家庭而犧牲個人，

抑壓個人種種背理的行為。殊不知人類在未有家庭以前，先已有了個人；我們的所以要組織家庭，其主旨原在謀各個人的幸福。如果家庭不能給個人以幸福，而反給個人以苦痛，那麼，我們又要這家庭做什麼呢？固然，在舊家庭中，常有為謀家庭全體的幸福而不惜犧牲一己的，這種無我的精神，確是很可欽敬，並且也希望在新家庭中能夠永久保留。然而這犧牲精神的誤用，至於不惜犧牲全體的幸福以謀一二人的利益；甚且為了死去的祖宗，因襲的禮教，或無謂的虛榮，以致犧牲全家族的幸福，有時竟至自己不知道為了什麼而犧牲的，這真可謂大愚之極了。至於犧牲他人以利益自己，或贏利主義的犧牲——如父母的為了老年的享福或死後的祭祀而鞠育子女之類，更可說是最卑劣最墮落的民族性質的表現，非竭力革除不可的。有了這種謬誤的觀念，遂造成這樣謬誤的家庭；更把這謬誤擴充到國家方面，遂有惡政府終勝於無政府的思想，於是狡詐強力的人，不憚犧牲國民以利一己，而一般的國民，也甘心出租稅以養盜賊虎狼，供其吞噬踐踏而無怨了。所以我們今後務要樹立起個人造家國，非家國造個人，家國為個人而有，非個人為家國而有的觀念，如果家國對於各個人祇有損害而無利益，便該用了全力來把他打破，然後纔有真正的革新可說。『不全有，寧全無』這是一切革新的根本精神，我們應該先從家庭做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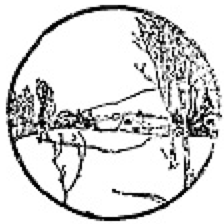
如前所說，家庭組織，本是社會組織之一；照現代社會的情態看來，我國的舊家庭，不但不可不改變，而且也不容我們不改變了。這正和秋草衰黃，秋日的草蟲也不能不變為黃色一般。依照生物學的原理，祇有能順應環境的生物，纔能生存於世界。數千年前的舊家庭，早已不能和今日的新時代相適應了。政治的敗壞，國勢的衰弱，經濟的窘迫，道德的墮落，風習的腐敗，都是這舊家庭不能存立的證據。我們如果不甘為退化衰亡的民族，應該大家努力革新家庭纔是。

然而一切的革新，沒有不遭遇到反對的。舊家庭的制度和習慣，因襲了數千年之久，其勢力當然非常偉大。人們本來有一種惰性，明明知道這種情形的不好，應該怎樣改革，卻總是鼓不起勇氣，何況更有許多人從中反對，不許輕易變動呢？譬如我們住着的一所舊屋，雖然西歪東倒，破漏不堪，非但已經完全失却了避風雨禦寒暑的效力，並且時時要怕有覆壓的危險，大家固然知道非把他拆去從新建造不可，然而同時又覺得像這樣的拆造，非但需要極大的財力，更需要許久的時日，所以總是因循着。加以一方面更有許多富於守舊性質的人，唯恐舊屋拆去以後，新屋建造不起來，將來

要無屋可住，又覺得在舊屋中已經住了多年，體制形式，無不恰好，深怕新屋即使造成，也沒有像舊屋那般的與他適宜，所以對於歪倒，主張權且設法支撐，對於破漏，主張隨時設法修補，甚且以為不妨任其歪倒破漏，決不會發生傾覆傷人的悲劇的。因此之故，那些主張拆造的人，自己既鼓不起勇氣，他方又遭着反對，自然得過且過的延宕下去了。這種情形，我們幾乎隨處可以遇見，而在家庭革新方面尤其如此。我們常常常聽見許多守舊派的先生們說，中國是家族主義的國家，西洋是個人主義的國家，國情不同，制度當然不能互易。又說中國所以能夠立國到數千年之久，全靠着家族制度的存在，至於一般青年，雖然知道家族制度的已經萬難維持，感到舊家庭生活的種種苦痛，但一方既然要和反對者宣戰，一方更苦於無從着手。所以家庭革新的論調，已經高唱了許多年，至今還沒有一點成績可說。我們如果確有了這種制度習慣要危害我們個人和全種族的覺悟，便不可不鼓起百倍的勇氣來和舊勢力宣戰；如果覺得力量薄弱，應該團結同志，共同戰鬪。家比國於我們更為切近，而着手亦比較的容易。古人說，『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這實在是極淺顯的道理。朋友們趕快起來，不要再像從前的艱難苟安了。

文學研究會啟事

本會定期刊物『文學旬刊』，向附上海時事新報發行，現因稿件擁擠，自第八十一期起改名『文學』定為每週出版一次，（七月三十日星期一出版）除仍由時事新報附送外，並託上海各省商務印書館及亞東圖書館代售。定價每份銅元三枚，全年一元，半年五角。



新舊家庭的代謝

健孟

現在是新舊家庭代謝的時期，從此以後，婦女的家庭生活將要逐漸更變了。舊家庭制度的崩壞，本是自然的趨勢，這種制度由婦女主義者看來是壓迫女性，不人道的；由進化論者看來，婦女的能力耗費於錯誤方面，是阻礙民族的進步的，所以決沒有保存的必要了。

我們知道人羣在本能不能服從理性的指導的時候，強力本是唯一的威權。男女兩性中，筋力強健者當然是男子，因此社會成為男子的社會，只有男子是社會中的一員，女子却不然，只是附屬於男子的一種人罷了。社會既為男子所主有，一切政治，法律，道德，經濟，宗教，遂無不以男子為中心，家庭是社會的縮影，女子在社會上的情形既如此，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就可以想見一斑了。

中國歷代以來，家庭都建設在家族制度的下面的。在無產階級裏，因為沒有公共產業等的維繫，所以房族間的關係也較疏。有產階級便不然，房族間往往存有公共祭產，為派下子孫所公有；凡是這種家庭，崇拜祖先上的儀式也必定格外繁瑣。有許多宗教儀式本來常不許婦女參與的；祭祀一事却不然，家庭祀祭等事的安排與預備，大部分是婦女的職務，更加上親戚間往來的禮節；家族既大，親戚自然也多，所以有產階級的婦女，在家庭裏，大半的生活耗費在這些繁瑣的迷信和禮節上。

中上等階級的婦女，當未結婚以前的時候，就過去而言，實在並沒有正當的教育，體育與知識都不講求；向來習俗上以婦女纖弱為美好，說無才便是德，那裏能與以上兩者不相衝突呢？只有德育，便是『三從』。所謂『門第』人家的女兒，自幼教以這種奴隸道德，此外不過更教些持家的道理，學習些祭祀和往來的禮節，和學些縫紉，烹調，及刺繡等事，更沒有別的了。她們從不曾求職業，通行的觀念以婦女學職業是可恥的事情；學問上的培養向來更不重要。到

了結婚以後，她便從父權移入夫權之下去，在母家學得的縫紉烹調一類的技能，便是到夫家以後爲侍奉公姑，理値家務的預備，再從夫家的習俗禮節裏學習將來主持家政。

所以中國的婦女生活，一生只在家庭中，她們從沒有政治上的活動，沒有職業上的企圖，除却親族間的往來之外，也別無社會生活了。只是在下等階級，情形却有點不同，他們家庭間禮節等事沒有像中上階級的繁瑣，更不必學習精細的烹調和刺繡之類。她們幼年的時候便從事工作了。但這種工作並不是爲她們謀作工能力，無非因生在這樣的家庭中，需要這樣的工作而作工。結婚以後，如果夫家仍然需要這種工作時，她們便將自幼在母家所習的，依樣在夫家工作，否則她們便放棄從前所學，從新學習夫家所需要的了。

雖然貧苦階級與中上階級的婦女，在家庭中的生活情形不同，然而她們的身分却是一樣的。她們沒有社會生活，沒有政治活動，也沒有法律上的保護。她們是在法律以外的人，要是她們不需要法律時——上有寵愛她們的公婆，順從她們的丈夫，和沒有執拗的姑嫂隨伴着，——她們安逸過去，並不覺得的，但如受惡悍家人的虐待，不忠實丈夫的遺棄時，或受打罵而至於被售賣，她們需要法律保護的時候，保護她們的法律却是沒有的。

她們婚姻的成立，貧富也是一樣的。家族制度下的結婚，並不是由於本人的意志；父母的給男子娶妻，一方面是爲完了自己的責任，一方面是爲了家庭中需要服務的女人。在女子的父母方面，明知道女子不能自立，儘先給她尋好一個安身之所，也是自己的責任。由這種動機，於是婚姻成立了。許多對的青年夫婦，到他們已成了夫婦之後，他們並不知道自己已經建設了家庭，已經變換了生活了。因爲許多在他們並不曾預備要結婚，建設家庭，和預備生養子女的時候，別人已經給他們配好了夫婦，於是不知不覺的，也養下子女了。

但以上的情形，不久將成過去，近年來新思潮喚醒他們，使他們知道舊式的婚姻和家庭生活，不是合理的生活，親權包辦的婚姻不是一成不變的定則，於是對於父母代定的婚姻，遂發生不滿意了。已結婚的，有的要求解散重造，因爲結婚生活是最關切本身的事，青年當然對於這個問題最關心，因此解約或離婚的爭執，在報章上時時有的見到了。但是在家庭中女子所受的苦痛，究竟比較男子大得多。男子有職業上的活動，有社會生活；對於所娶的妻不滿意時，並且可以冶遊，或甚至納妾。在親子之間，即有不和協的時

候究竟容易疏通，彼此也比較的容易得到原諒。嫁到別人家去的媳婦便不然，不幸遇到不忠誠的丈夫，不承受她的愛情時，她沒有別的生活可以來慰藉她。與公婆本是陌生人，一有齟齬，感情更加隔膜，疏解也愈加爲難。她既不能經濟獨立，又沒有離婚或承受遺產的權利，即使在悍姑惡夫的家庭受虐待，也只好依然俯首聽命的生存着。婦女在不幸的家庭中，既有這種不可挽救的苦痛存在，近來有些青年女子的主張不嫁，大概便是這種原因的反響罷。

所以新舊家庭的代謝，是必然的趨勢，但有些青年，想離婚的，或者竟離婚了，或者經過了些波折，依然和好了。想獨身的，或者後來遇到適當的對手，也結婚了。似乎這些紛擾是暫時的不安，不久自然會得靜默的。

但是舊家庭制度既然已在破裂之中，對於舊制度感到不安者，仍然不絕的繼起，如果這問題一日不解決，這不安也不會寧息的。不過真要使將來的家庭建設於合理的基礎上，一換從前婦女寄生生活，奴隸生活，而成爲健全的家庭分子，却必須將從前舊家庭生活的習慣澈底的改造一番不可。舊習慣下的婦女生活，前面已經大略說過，她們在母親膝下所學的只是服從的道德，並不培養她的意志和旨趣。只是教她怎樣承受公姑的命令，順從丈夫的意志，親族間的應酬應該怎樣，敬神祭祖是如何重要。此外學些烹飪，鍼黹，做細巧的點心之類，這便是女子的眞才實學了。再進一步說更教她們男女應該迴避，丈夫如有納妾等事情，不可爭妒等等。婦女只要學得這些教訓，一生便受用不盡，換一句話，能平守這樣教訓，便是謀生活的代價了。

一般承認舊婦女生活的中心是管理家務和養育小孩，然而舊婦女並不曾懂得這些道理。她們學烹飪，其實並不知道烹調的原理；她們管理家庭費用，並不知經濟原理，即家庭中經濟來源也多是茫然；更不知家庭衞生，和屋宇的裝飾等原理。教她們養小兒，却不教她們知道小兒的性質，兒童衞生等知識和看護的方法。只教她們照本能和習慣做去。貧苦人家的女兒，因工作忙碌，中上階級的女子，大部分時間便都用在迷信和繁瑣的禮節上，將公衆認爲重要事情的根本知識也都忽略了。

有許多婦女，除却家庭的習慣工作之外，不知道有其他的工作，不曾培養得正當的趣味，所以遇到家事安閑的時候，她們不能不上劇場遊戲場或打牌，講求裝飾，和無端尋些往來應酬的事情來消遣這時光。這種習氣在許多新式的婦女們中，還當有存在，原因便因她們既不關心社會，不想干與政治，沒有職業上的活動，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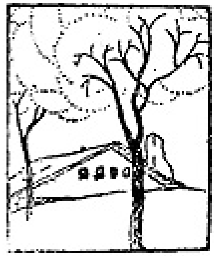
學術上的趣味，也沒有高尚的集會俱樂部等，餘暇的時光，不從劇場等處去尋娛樂，更無處消遣了。

青年男子生長舊社會當中，自幼在父母跟前卽見姊妹的地位遠不如他，見他自己因爲是男子，所以特別受尊寵；不特在日常言詞或待遇上他都能覺着，在祀神，祭祖，和社交上，他隨處可以看出男女尊卑不同。等到他長大的時候，他更學得家庭是以男子爲中心的，社會是男子主有的觀念，不必說，政治和社會事業都是男子的特權，便是法律也只有男子與男子間有公道可說，婦女並不與男子平等看待的。他除了習慣上和儒家的男尊女卑的教訓之外，又不時得從佛教和道教上，學得女子穢褻不潔等觀念。

由這種二重標準的環境之下，遂造成男女完全不同的心境，兩者隔膜着，彼此遂永久不能了解了。兩性的心境旣這樣隔閡，如果由父母代他們配合，并且拘束在家族之中，叫他們依樣的學習做家務發兒子，他們也就在指導之下，不知不覺的過去了。如果舊的模型打破後，要從新建設新的合理的家庭，不將這種心境改良過，平安的希望是很少的能。

所以新家庭的預備，必須先打破男女間的隔閡；打破男女的隔閡，用男女同校，社交公開來代替從前的防閑道德，是很好的救濟法。打破婦女汙穢不潔的觀念則須用性教育，掃除迷信上的事情，則尤賴科學的精神。不特在男子方面要養成男女平等的觀念，在女子方面也當打破獻媚依賴的惰性。各人的旨趣和意志旣養成之後，到各人自覺有結婚的需要與可能時，纔行結婚，自覺需要小孩時，纔生育小孩，那麼家庭生活纔有圓滿的希望。在現代的經濟制度之下，未建設家庭以前，必須先有職業和經濟上的預備，在兒童不實行公育的時候，自然更須有養育兒女的知識，和教育費的籌備。要使家庭的設備是美的，衛生的，而且經濟的，事先必須有充足的預備和教育。在這種小家庭中，男子工作，一部分當然是家庭的生活，女子於家庭以外，也應有別的職業，但我們同時也必須承認，養育小孩也是重要的工作。

這樣家庭大概爲現代許多青年所希望的，但要組織這樣的家庭，必須改造從前的習俗，禮款，思想，與行爲。也惟這樣平民主義式的，精力用於有益的途上的家庭，纔合於婦女主義者的理想和進化論者論斷。



家庭改造的途徑

喬峯

人的家庭，就某種意義上說，猶如鳥類的巢，獸類的窠，是養育幼子和憩息的地方；但多種鳥類，巢中生活只在哺育小鳥的時期，平時往往只棲息在林樹之間。人類因養育幼子的期間增長，和人事的複雜，家庭遂成了更永久的組織了。

但既有了永久的家庭之後，於是組織起社會來。社會學家大概都一致承認的，村落是團集家庭而成，而君主政治的國家，也便是家庭宗子獨裁制度的推廣。家庭與國家制度的關係，由此可以推知了。

雖然，社會制度是家庭的擴大，但既有了公認的社會制度之後，家庭也成了社會的縮影。這便是說當初的社會是由家庭推廣而成的，但在今日之下，改變社會制度，也同時能使家庭發生影響了。所以要糾正中國舊家庭制度的不良，和婦女地位的卑下，只要教育上男女平等，政治上待遇及法律上的地位都平等後，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自然而然也會趨於平等的。

然而平等的觀念是受理性的指導而養成的。在當初只有強力是唯一的威權，而男女兩性中，強力的當然屬於男子，雖然有些人說原始時代的人類，男女體力的強弱沒有像近代人的那樣差異，然生理上女子究竟弱於男子，一方面女子有懷孕育兒等事情在在足以阻礙其活動。此外如性欲，在男子究竟比較的是自主的；因此很足以造成一種觀念，以為女性天然是男子強力的服從者，是滿足男性的欲望的器具。就這兩個由生理的原因而發生的結果，已儘夠使女子屈服了。

男女因有這種差異，所以在文化幼稚的社會中，妻的服從是普遍的現象，即就往昔羅馬及日耳曼家庭而言，丈夫也都有極大威權；古羅馬法律，女子的生活全在父權管轄之下的，女子的結婚是將她轉移從父權到夫權之下，女子絕無權利之可言。日耳曼家庭

丈夫也有無上的權力，妻子完全附屬於他的威權之下。若更追溯從前，社會學者雖常說社會在早先的時代中，所謂在母系制度的時候，結婚是由男子到她家裏去，不是由她嫁到男家來的。生下來的子女，也以母氏的姓爲姓，這時候女子似乎有很大的權力了。然據近來許多人種學家的硏究，知道這並不真是以女子爲主體的母系家族，因爲在家族中當權者並不是女子自己，却是她的父親或兄弟，她也在男權之下，不過沒有從父權到夫權的轉移罷了。

在家庭旣以男子做了主體，這成於家庭的社會自然也以男子爲中心；以男子爲中心造成的宗教，政治，法律，經濟，道德等等的不顧及婦女，也就可想而知了。

於是在社會上遂造成一種信念，以爲政治，法律，經濟等權利都是男子的特權，於婦女全然無關係。婦女是被治者，是附屬於男子社會的人，不是與男子平等的社會的一員，她只是給男子管家，給男子生小孩，給男子滿足性慾，總括一句話，她只是供給男子的需要的東西。因這種觀念而造出來的制度，如何且莫論，婦女在這種觀念之下造成的家庭中謀生活，地位也可想而知了。

於是最後的結果，養成了婦女的奴隸德性和寄生生活：她的道德律是服從他人，蔑視自己；她的生活是只知道事事應當取給於男子。殊不知奴隸道德教訓和寄生生活的習慣，其害決不只在受者自身，作法者終於也大受損害的。奴隸教育教人服從，他遂缺乏自主和責任心，寄生的習慣不用說，更足以剝奪他自信力和獨立才能。近代各方面的事實告訴我們，有許多男子感到他的配偶的無見識和不澈底的性格，不可以做伴侶；別有些男子則覺得妻的不諒解他的經濟狀況而浪用，不堪其負擔，於是發生怨恨，其實只要男權社會不以服從爲婦女第一的教義，使她們有較大範圍的經濟權和二重標準的兩性觀沒有這般嚴厲，以上的苦痛也許不會這樣大的。

又有些男子更訴說他的受她無限制的管束，幾乎自身應有的自由盡被剝奪，這原因也許是這樣，受束縛慣的人一朝解放，會比不受束縛者格外放肆的。所以不願意約束妻的男子，往往會反受妻的嚴厲的約束。雖然因各人性情不同，不能一概而論，然在壓制之下養成的性情往往與妄作威福慣的人一樣都能夠使同情和了解的心缺乏的。

現在，男女因生活的境况不同，遂使兩方面的心境也自隔膜着。所以不和諧的家庭的發生，決不一朝一夕的事情，如要謀根本的改造，仍非從大處着手，將兩性歧視的概念澈底改造過不可。不特

教育應當建設在兩性平等的基礎上，一切職業，也盡當爲婦女開放，法律地位，不用說，應當平等，總括一句話，便是必須將從前以男子爲主體的社會制度打破，改爲男女共有。那麼方能造成男女平等的概念來；男子纔能放棄其舊日獨斷的性情，女性也能將自己的人格尊重起來。由平等的身分上，纔得發生眞切的友誼，去掉感情互相的隔膜以後，方纔能造成眞正平民主義的友愛的家庭。

也許有人見了這話，要這樣說，卽在今日的政治，法律，經濟，教育等，兩性不平等的環境之下，未嘗沒有眞正合理的家庭，那麼，改造家庭，似不必用這樣迂緩的方法，大寬轉的做去了。我也承認這是有的，但這只是超超的人纔能得到，大多數的人們，非有環境的大改革，男女相互的對待的態度和心境，很難得超脫舊日惡習的。大多數人，既不能從舊環境之下，發生反省覺悟，這改造的責任，祇能賴先知先覺的男女領袖了。

但是我們如肯定了以上的話，同時便引起兩個問題的討論；還兩個問題便是女子經濟問題與政治問題，至今還在紛爭。照前節說，女子必須與男子共有社會，自不能不與男子一同參與政事，要與男子在社會上的地位平等，不能不加入一切職業，然而自然創造她們時，卽賦予她們生育兒童的職務，那麼，當放棄了後者以從事前者麼？

對於經濟問題，有一派人的意見是這樣說，如婦女經濟不能獨立是永久隸屬於男子的原因。有些社會主義者的論調尤其激烈，他們說婦女經濟如依賴男子，不特是野蠻的遺制，幷且使兩性結合，遂以男子的財力爲其媒介，實在是不道德的。然反對論者的意見，謂婦女的工作應當以家庭爲中心，如婦女爲顧全外面的工作而致放棄其家事，是捨重就輕，至少在結婚婦女，決不當擔任家外的職業。更有些人，說婦女入工場與男子競爭，結果使工資降低，所以婦女就入工場作工，結果乃愈使男子所得的工資不足以供家庭的需要。拉赫爾 (Reihl) 甚而至於這樣說，不特結婚婦女應當在家庭中，卽未結婚的女子也只應該在家中做姑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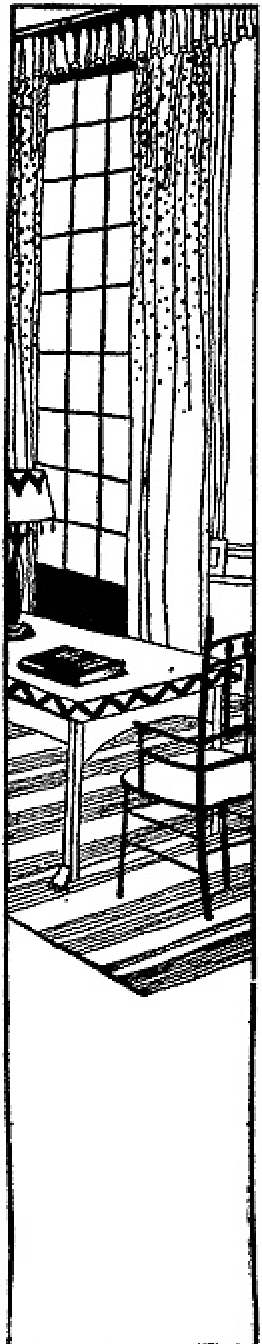
對於婦女參與政治的問題，有許多人也根據了以上所說的婦女有家庭的任務，不當捨其固有的重要任務而去從事不急的政治活動。有一派極端的論者，說婦女多是感情用事，而缺乏理智的推論，所以實在不適於干與政治上的事情的。反對派則說婦女的感情和其慈愛的母心推行在政治上，正可糾正男子過用推理和暴烈的政策的弊害；尤其是婦女主義主張者，以爲男子獨斷的政治，在在偏而不全，謀女子的利益一方面的事，必須由女子自己來

解決，因此就非參與政治不可了。

這兩個問題的辯論，說起來極冗長，現在實不暇詳細討論。但我們所應當謹慎的，便切不可用一種成見去推論一切。我們應當承認婦女的母職固然重要，然不當認除此之外別無他種重要的事了。并且近代科學告訴我們說，爲母本能也不是凡是婦女都是一律的，這如他種性質一樣，各人各有不同。實際上又見有些婦女的藝術，科學及辦事才幹，確實有超出在男子的水平線上的；所以我們實不當以男女性別的不同，當作一道男女社會分工的界線看。又過去及現在的歷史，都足以使我們知道，有許多結婚婦女在外兼任他事，並不妨害及家庭。若將中國的舊家庭中迷信上及種種禮節上的事廢除之後，這一部分的精力儘可兼顧別的事情了。至於因女工的競爭，減低工資，而想叫婦女退到家庭中去，這當然不是根本的方法。如男工也因競爭而致工資低落，則叫那一部分男工退回家庭去呢？

所以我們是說婦女在家中育兒及別種事情，未嘗不是一樣重要而且神聖，但不是婦女絕對僅有的事情，此外還有許多婦女可做的事業存在，也同是一般重要而且神聖，婦女要怎樣做，一任個人的趣味和情形做去，或專心一方面或兼任兩方面都是不相背謬的。

總括一句話，自然創造人生，兩性只有生理上的不同和創造新種族上的分工，然而人却沒這樣的睿智，能夠因此將兩性在日常生活的方法上，也劃出區域來，再進一步說，婦女有參與政治，經濟獨立之權，還不是說婦女從此必須出去做政治家，或謀職業去，不許再從事家庭小孩的事了，這正如男子向來有一切政治職業的權利，然而向來並不禁止男子不許管理家事的。所以我以爲婦女可否於家庭以外再參與政治與職業，不是一件用得着爭論的問題；更不必去論婦女有無參與的才能或趣味，男子中也很有對於某種事業無趣味或缺乏才能的，然而不能因此規定男子不得參與某種職業。所以即使婦女中果然有多數不願或不適於政治和職業，然因性別而制限其日常生活的意見仍然必須打破。非此不能夠養成男女地位平等的觀念的。如果這種觀念不能正確培養，便是小小的一個家庭，要建設在和諧合理的基礎上，恐怕也是很難做到的呢。



家族制度崩壞的趨勢

晏始

一

家族制度的應該保存或廢止，近年以來，已經成爲我國重大的問題。關於這問題的主張，也和其他一切的問題一樣，可分爲新舊兩派：在革新派的意見，以爲我國社會上政治上腐敗的根源，都從家族制度出發，所以要改造中國，必須推翻大家族制度，而實行歐美的小家庭制度。反之，守舊派的意見，以爲我國的國情，與歐美不同，不能完全模仿，家族制度實在是我國特有的良制度，中國所以能夠立國到數千年之久，全靠這制度維持着。現在我們且不說這兩派的是非，先問所謂家族制度，是否係一國所特有。就社會學上考察起來，便可曉得世界的人類，都須經過所謂家族制度的生活，所以這制度實在是人類進步發展的過程上所必由的一段階級，決不是一國民或一地域所固有。不過歐美文明各國，現在已經越過了這段階級而跨在別一段的階級上，我國則尚在這階級上停留着；但同時還有比我國更未開化的民族，現在正停留在我國所已經越過的階級，而保存着比我國更古的家族制度的。所以我國現在家族制度的應該保存或廢止，實在不成爲一個問題；所成爲問題的，就是我國民族，是否也依着一般人類進化發展的程途而

進行？如果我們以進行的遲緩或停滯，爲我們的特色，主張我們不必隨人類進化的常軌而進行，當然無須再說；否則，倘使以爲我們的進行雖然比人家遲緩，仍是不能不向前進行的，那麽，照人類的進化史看來，我們卽使要維持這家族制度，無論有怎樣的力量，也難以維持了。所以，我以爲家族制度的應否維持，還是第二個問題，而其能否維持，却是第一個問題。現在爲要解答這問題起見，先須就家族制度的意味說明一番。

二

我們現在所行的家族制度，是稱爲父權的大家族制度（The Patriarchal Family），這實在是家族制度中最發達成熟的形式。從原始的家族制度直到今日，其間經過種種的形式；但此等形式，都因了周圍情勢的變遷而被淘汰。關於此項的陳述，不是這短文所可能，現在祇能就所謂父權的大家族制度的組織和職能陳述一點。

這父權的家族制度的組織，照字面的意義，是由幾代被統一於父權之下的血族及其配偶者，組成一家，由一家中成年而未老耄的尊親的男子，充任家長，統轄家計一切的事務，在他支配下的幾代的家屬，都隸屬於他，以營一家的共同生活。所以在這制度之下，最重要的是家族的永久性。組織這家族的各個人，雖然一代代的出生死亡，新陳代謝，但其家族團體，却代代相承，永續不替。家人最重要的任務，第一便是生育子女，不使一家的血統斷絕；第二便是增進一家的經濟，使家族永久的富裕。在這家族制度，爲了統御一家而管理其事務，家長權實在有極大的價值。因爲尊重家長權，所以更造成祖先崇拜的習俗，帶上了宗教的意義，凡是斷絕祖先的血統，喪失祖先的財產的，都是得罪於祖先的神靈。因此而家族制度纔能保其最堅固的存在。

家長權在家族制度中既然非常重要，所以家長所掌的職能，就可算是家族團體的職能。家長權的內容，大約可分爲三項：第一，是奉一家的祭祀，以慰祖宗之靈，所以家長常常是一家的祭主。第二，是管理一家的財產，擔當經濟上一切的經營任務。但這財產是屬於一家，並不是家長個人所有，他祇有管理分配的權能罷了。第三是統御家人的權能。這權能又可爲四項：卽第一教育家人，給家人受職業的訓練的權能；第二給家人選擇配偶的權能；第三制裁及刑罰家人的權能；第四安排及指揮家人勞作的權能。家長負有這種種的權能，一家的人，都不能不從屬於其下。但家長的這些權能，

乃是家族的團體所賦與，所以一家的人本非從屬於家長個人，乃是從屬於家族的團體；然因家長是家族的代表，所以爲維持家族制度起見，不得不使家長有絕對的權力。在他這權力之下，一家的人，完全喪失其個人自主自立的資格。他可以有權賣買他們，斥逐他們，乃至殺戮他們。至於由別的家族娶來或買來的婦女，到了他家，便成爲他家的家人，不但對於家長須無條件的服從，就是對於她的所謂丈夫，也須無條件的服從。所以在家族制度之下，女子的地位，尤爲卑微，幾於無人格之可言。在婚姻制度上，我國至今還保存着多妻的形式；妻妾的納入，多以購買的形式行之。總而言之，爲了維持一家的共同生活體，不得不犧牲個人的權利，這實在是家族制度本來的意味。

三

然而這家族制度，雖然成爲許多年來人類的生活形式，到了文化逐漸發達，經濟逐漸進步，這種形式便不能適應社會生活一般的要求，而有非崩壞不可之勢了。所以在歐美各國，這父權的家長制，早已成爲歷史的；即在我國，目前也已經現出將就崩壞的現象，這祇要看了都會和鄉村的不同就可知道——即在歐美，鄉村間也還有保留着古式的家族制度的。

家族制度，爲什麼會崩壞的呢？這其中有種種的原因，但總括一句話，就因爲這制度與現代文明衝突的緣故。現代文明的第一特色，便是民主主義，民主主義的唯一的仇敵，即在專制。家族制度本是立在專制的基礎上的；一家的人，須絕對的服從家長，無絲毫自由自主之權。民主主義勃興，國家的專制政治早被推翻，便是素來尊重三綱五倫的中國，也已經抹去君主專制的名詞，掛上民主立憲的招牌，於是以專制爲特色的家長權，便也不能立足了。

其次，現代文明的傾向，是崇尙理智，排斥神祕，一切的思想感情，都立於科學的基礎上面。而家族制度有力的維繫，本在祖先崇拜的信念；一家的人，都相信已死祖先的神靈，在冥冥中護佑着監臨着，所以大家都須爲祖先盡力，這種宗教的迷信，遇着現代人科學的頭腦，完全失却了權威，而家長制的精神，便因此消滅。

對於家族制度最大的打擊，尤其是經濟組織的變更。在近代的經濟組織未成立以前，社會通行的經濟，是一家的自給經濟；即以一家爲經濟的單位，一家所必需的物品，由一家的勞力和資本生產之，一家所生產的物品，充自己一家的費用，祇把餘剩的賣却。從這種自給經濟變到交易經濟，已經發生了一大變化。到了產業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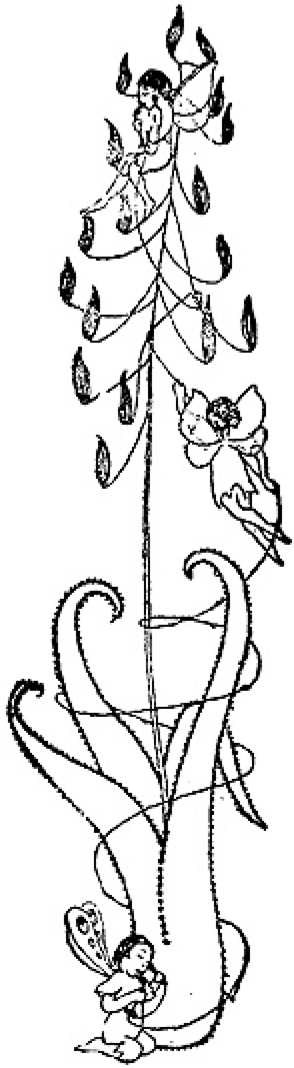
命以後，生產全由資本的大規模經營，家庭的產業，立歸消滅。生產所需要的勞動，與家族生活毫無關係，工資也付給於勞動的個人，與從前須由家長分配勞動同時由家長保障其生活者完全不同。家長喪失了經濟權，家長制的家族組織，便不得不因而衰亡了。

再次家族制度衰頹的原因，便是國家權力對於家長權的限制。在從前的時候，各家的子弟，都歸各家延師教授，教育權握在家長的手中。到了近代國家制度發達，教育成爲國家重要的文化任務；最基本的國民教育固然不必說，便是關於專門技術的教育，也歸國家所經營。於是家長的教育權，全部移入於國家之手。而尤其重大的，就是家長對於其子弟制裁刑罰的權力，也被國家所剝奪。國家對於各人的行爲制定了法律，如果有越過法律的範圍而爲不法的行爲的，須受國家的取締和刑罰。從前一家的首長，可對於其子弟加以私刑，甚至殺戮，現在這種舉動，却爲國法所不許。至於子女的婚配，從前專由家長主持的，現在却以當事人的意志爲主，雖是素來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爲婚姻唯一原則的中國，在法律上也採取了允諾婚，未經當事人同意的婚姻，可以向官廳請求解約。家長在這方面的權力，也早已喪失了。

此外如婦人解放的實現，離婚數的增加，都可使家族制度的基礎發生動搖。總而言之，父權制的家族制度，決不能與現代文明相適應；我們如果不能阻止現代文明的實現，斷沒有方法可以使日趨崩壞的家族制度永久保存的。

四

世界是向進化的途上進行的。從阿米排的原始動物一直到成爲現代征服自然界的人類，就是這進化的結果。現在的人類社會，既然仍不能逃出這進化的法則，當然不能不依照歷來經行的軌道變遷進化的。所以我們如果不相信我們的民族會從此停止進化，倏就滅亡，那麼，隨着一般文化的進步，和各個人自覺的明確，終不能不承認舊來家族的日趨崩壞，而不得不代以歐美式以個人主義思想爲中心的小家族主義的新生活形態了。不知道這制度的不能維持而想維持很是可笑，知道了這制度的不能維持而想維持，更是可憐。我們受這大家庭的苦痛已經夠了。朋友們，快替已死的大家族制度舉行葬禮，歡迎小家庭制度的產生罷！



機械婚的反動與家族制度的破裂

屯民

近年以來，我們從報章上雜誌上所見到的婚姻上的糾紛，可說是非常之多；而考察這糾紛的發生，實以青年男女對於舊式機械婚的反抗占其最大部分乃至全部分。青年男女，爲什麽會對於機械婚發生反抗？不用說，一方是由於受西洋個人主義及戀愛結婚論的影響，一方更由於機械婚自身的發生破綻。我們在研究這問題之前，不可不對於所謂機械婚加以一番的考察。

機械婚是家族制度下特有的婚制；這婚制的所以存在，是因爲父權重大的緣故。在家族制度之下，父權是超越一切的。家中的子女，都是家長的所有物；他有可以債賣他們甚至於殺死他們的權利，和處置家中的牲畜一樣。家人對於一家所負重大的任務，第一是服勞務，第二是繼承祖先的血統。在繼承血統上，因爲要避免血族結婚的緣故，所以自家的女子，不得不出嫁於他姓，同時又娶入

他姓的女子以爲其家人子女本是家長的所有物，而其嫁娶又完全爲圖謀其家的利益，所以家長對於子女的婚姻有任意處置的特權，可以獨斷獨行，不受任何的束縛；至於子女的自身是否合意，本來可以無須顧及的。

因爲自家的女子，不能繼承其家的血統，所以女子的地位，不得不比男子卑微。而他姓的女子的娶入，在家族制度之下，大概多以掠奪或買賣的形式行之。這樣，女子當然沒有擇夫的權利；因爲她們的身分，同俘虜和奴婢一樣，俘虜和奴婢，在理是不應該有擇主的意志的。同時，男子娶妻——實在是家長給他的兒子娶妻，——也不過和掠獲俘虜買入奴婢的意義相等，祇要她是馴順服從，能夠供役使養兒女，別的都可不問了。而且女子既有絕對服從的義務，所以男子對於女子的合意與否，也當然不成問題。萬一有不合意的時候，他有權可以隨時把她售賣甚至殺死；即使不然，他也不妨把她棄置，另置妾媵。家族制度底下的婚姻，當事人的是否合意，可以完全不問，就是爲此。

中國數千年來，是家族制度的國家，所以這種機械婚，當然是根深柢固，通行於一般的社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婚姻成立的唯一重要的條件。做父母的，不但把兒女的婚姻當作自己的特權，并且當作自己的責任。有女而不爲之相攸，有子而不爲之娶婦，不但上無以對祖宗，也是下無以對兒女的。所以在中等社會以上，兒女一經產生，便即爲之擇偶，未屆成年，便即爲之成婚，以爲必如此然後可以算得盡了父母之責。至於成婚以後他們伉儷是否相得，則祇可各憑天命，不能歸咎於父母的。好在中國的女子，在數千年女教之下，都養成了柔順馴服的性質，很少有敢和男子反抗的膽量和能力；所以婚姻生活，往往成爲一種主奴關係的狀態。夫婦間即有衝突，也是容易壓平的了。

這樣的狀態，全靠有三綱五倫的禮教維持着。在家庭中，父是子的主人，子有了妻，子又是他的妻的主人；子對於父和妻對於夫，祇有服從的義務，沒有自主的權利。這樣的禮教，是人人認爲天經地義，不可變易的。自從海禁大開以後，開始和西洋個人主義的國家接觸了；然在最初，還以爲他們是夷狄之邦，沒有注意到他們風俗習慣上面。其後因幾次戰敗的結果，政治上社會上的弱點，完全暴露，於是採取西方制度的議論，一時興起，而同時反對的聲浪也一樣高騰。到了辛亥革命成功，所謂三綱五倫遂喪失其一，所餘的二綱四倫，也不免有搖搖欲墜之勢。直到所謂新文化運動發生，西洋的個人主義，大爲一般青年所崇拜，對於數千年來遵守弗失的舊

禮教，開始不遺餘力的抨擊。同時西洋的工業主義，也侵入了中國；通商各口岸逐漸的工業化，而經濟方面，更大大的發生變動。於是數千年來根深柢固的家族制度和婚姻制度，遂漸漸沒有立足的餘地了。

舊式機械婚制的存在，如前所述，是由於父權的家族制度，所以青年男女對於這種婚制的反抗，便可看作家族制度破裂的朕兆。因此新舊婚姻的爭執，根本上乃是家族制度存廢的爭執。祇要看反抗機械婚的青年，同時也都反抗家族制度的，就可以知道其中的消息了。

青年男女對於機械婚的反抗，當然爲他們的尊長所不許的；因此之故，家庭之中，遂發生了新舊的衝突。這衝突的由來，第一固然爲了雙方關於婚姻的觀念的異致。在舊派的心目中，以爲女子的出嫁，是要覓得一個喫飯的場所，可以依靠終身；所以擇壻的條件，以家產爲第一，別的都在其次。至於自私自利的父母，把女兒當作賄賂或釣餌，藉以結納權貴，交歡富豪，獵取勢位利祿的，雖究爲稍知廉恥者所鄙夷，而在社會上還所在多有，往往視若常事，恬不爲怪。但是像這樣的奴隸的待遇，在新時代稍有覺悟的女子，不用說是決不肯承認的。她們的結婚觀念，並不是要得一個依靠衣食的主人，乃是要得一個營共同生活的伴侶。若把自己當作物品處置，她們更是要極力反對的了。這是就女子的婚姻而言，至於男子的婚姻，新舊間的衝突更是顯著。舊社會娶妻的目的，第一是生子，第二便是事奉舅姑，所以無子和不事舅姑，都是犯七出的條件的。內則更有「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的話，可見婚姻生活的重心，不在於夫妻，而在於舅姑。然而從新青年看來，這重心當然應該移易的。所以擇婦的條件，在老輩以爲最要的是善於服從，而新青年則當重在學問的相等和性情的相合。新青年所需求的，是新式的女子，而這種新式的女子，却最爲舊家庭所痛惡。他們的所以痛惡，也有他們的理由，大概因爲此等女子，往往有驕，奢，惰，這三種缺點，不適於家庭的緣故。這種心理，未必盡由於自私，實在也存有厚愛其子的苦心在內。但因爲他們不能容納青年的意見，往往露出於專制的手段，而對於婚姻的真義，又抱着根本的誤解，所以遂不能爲青年所諒解了。

在現行的法律上，婚姻的成立，雖須由父母主婚，但同時須經本人的允諾。照大理院判例，定婚的當時，如未經過當事人的同意，可以向官廳請求解約。所以關於婚姻上，法律對於親權，已經減縮了

不少。即在實際上，當事人如果反對父母要強迫他們結婚，也屬很難。不過此等反對機械婚的青年，大多數都還不曾具有經濟獨立的能力，而我國又有早婚的習俗，往往在他們還不能經濟獨立之前，便即為之嫁娶，他們如果敢倡議反對，便即以斷絕其經濟的供給為要挾，青年遇着此等事情，懦弱的勉強就範，堅強的便出於所謂「逃婚」的一途。但無論如何，強迫結成的婚姻，終究不能獲得幸福的結果的。在女子，因為能力比較的薄弱的緣故，一經出嫁以後，完全失却經濟的自由，對於婚姻不能滿意，祇有抑鬱憂悶以死，性質較為剛勇的，或且出於自殺。至於提出離婚，非有他人加以助力，萬難實行，離婚再嫁的，更非現社會所能實現的事情了。男子一方面情形却完全不同；他們對於強迫結成的婚姻，最緩和的辦法，就是置之不顧，有了經濟能力的人，便另求戀人或竟重婚；比較澈底的，則向對手方提出離婚。這時父權已無可行使，雖然極力反對，也屬無可如何。至於因不滿意於妻而娶妾宿娼，更是舊社會所習見的事，許多人都認為合理，然在思想較新的青年却不屑出於此等舉動的。要之，這樣的婚姻，犧牲最大的，總在女子，這無非喫了經濟不能獨立的虧罷了。

這種婚姻上的糾紛，是完全暴露那父權的破產；舊式機械婚的不能存立於現代的社會，已經顯然無疑了。然而一般不明大勢的家長，在他們還有權力可以行使的時候，總不肯輕易拋棄這權力的。他們的淺短的意見，以為一經成婚以後，決無再行離散之理，而且他們終究是幼輩，無論如何，總逃不出自己的勢力範圍的。殊不知他們的權力早已今非昔比，他們縱然能夠束縛於一時，決不能束縛於永久的；到了結婚以後，再發生不幸的結果，那時不但當事人飽受物質上的損失和精神上的苦痛，就是做父母的也一同分受着，雖然後悔，也已無及了。

所以這種機械婚的反動的頻發，至少可以促起一般為家長者的覺悟，使他們知道替子女包辦婚姻，沒有像從前一般的容易；此後關於子女的婚姻，不得不以子女自身為主體，家長祇能處於顧問的地位，最少也須經過有自由意志的子女的同意，纔可決定。今日的世界，已經沒有專制主義立足的餘地；德謨克拉西不但適用於政治上及社會上，就是家庭上也一樣適用的。諸位家長先生，請不要再做家庭中專制帝王的迷夢了。



家族的組織和家族的生活

美國勃拉克馬爾原著　黃石

一

通常稱家族爲社會的單位（Social unit）因爲他是個人最小的集羣，也是各種社會組織中最固定的要素，且爲現代社會生活所不可缺的部分。他是訓練別的更大的社會生活的社會秩序的手段。自經濟方面說，家族是財富的生產者，分配者，和消費者，所以他又是一個經濟的動力（Economic factor）。個人在家族裏練習財產的和個人的權利，練習自治服從和服務等社會的道德；由生活的經驗而認識他自己和他人的關係，認識他所當履行的義務，和所當享受的權利和特權。人們在家族內生活，因而得到宗教道德和一般的文明之最初的永存的印象。不管社會組織行的是甚麼制度，無論遊牧民的浪漫生活也好，族長管治羣（Patriarchal group）君主專制，貴族政治，或德莫克拉西等固定的體制（Form）也好，家族總是鼓舞宗教和政治的熱情，維持宗教和政治的社會秩序的一個永續的勢力。

二

關於家族的起源，歷史上雖有或種形式的紀載，可是要想決定家族制度的原始體制仍然是很困難。有人說：兩性關係的原始狀態是一個雜婚的狀態（A state of promiscuity）可是在現存的部落裏，我們不見有雜婚的事實，即歷史上也沒有這樣記載，也許家族制度和一切別的社會制度一樣，是經過不規則的演進（Irre-

gular evolution），慢慢地變化而來的。在好些部落中，我們看見很類似於雜婚的事實，就是行不定期的婚媾。此種家族的組織，缺乏一種永續性，家族的關係是渙散的。家族生活的中心觀念是撫育兒童，而家族組織的體制常適應文化狀態，所以在人類社會的發展裏，我們找出種種婚姻制度（Matrimonial institution）；現代單婚制的家族（Monogamic family），和由此所建立的家族關係，不過是社會演進的一個結果罷了。因爲家族生活的變化，和社會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所以有些人就拿家族的演進去評量文化的進步了。

有些學者如馬克里南（McLenan）說婚姻的演進是由雜婚的狀態進入現代的單婚制。雖然社會發展的一貫的理法，似乎不能確立，但是所有婚姻的體制，已經在人類社會中找出種種式樣（Type）來。不錯，現代有很多低級部落，他們的家族關係，極不固定，婚姻的體制，也和我們的完全不同；但是，根據這些事實，遽然斷定一切人類都是由雜婚的狀態，按照理法，經過一切婚姻體制，而進入現代的兩性結合，就未免太武斷了。我們雖然不承認人類社會有雜婚的存在，但是倘若考察原人的社會，我們可以找出很多非正式的婚姻，在某種情形之下，和雜婚的狀態很相接近的事實。至少可以找出原人在自由的社會生活中，婚姻不受法律和習俗（Custom）所約束的情形來。我們還找出一宗事實，就是兩性在一個指定的時期內，共同生活，等到產生孩子後，或等到兒童能離母親而獨立的時候，兩性的關係就終止了。還有一個婚姻的體制，許男子和婦人同居，而給他隨時選擇新的妻子的權利。其後人類發展到某個段階（Stage），一夫多妻制（Pologamy）和一妻多夫制（Polyandry）就相繼而興了。更有一種習俗，男子有選擇一個以上的妻的權利，女子也可以有多過一個的丈夫。更有一羣兄弟，同娶一羣姊妹的。這些習俗，爲嫡妾制度（The system of concubinage）的濫觴。其後所有婚姻制度，皆被屏棄，獨是單婚制得以保留下來。我們雖然不能證明一切人類都依次經過這些婚姻生活的階段，但是現代的純潔家庭生活，是演進的結果，古代的家族制度，和現代的家族制度，有很顯著的差別，這是眞確的。

古代的家族生活，有很多特殊的情形，爲現代的家族所碰不到的：工業制度沒有建立，食物的供給是有限的；抵抗氣候保護身體的衣服和房屋是很粗劣的，少數原始的工業，用不熟練的手工經營；機械的和自然的能力，還沒有發達；政治的組織，還未曾建立；雖然一般的社會秩序的胚胎，已經出現，可是那時還沒有像和我們

今日所習知的所謂『政治』『國家』這些東西從許多例看來，宗教是一個沒有組織的迷信沒有倫理的要素和約束的權力——家族在這樣情形底下自然沒有外部的權力或固定的規制做他的支柱了。所以原始的家族是孤立無倚的獨立生存的羣體；擔負維持社會秩序的責任。他是一個有組織的活力況且他擔負重大的責任，和困難奮鬬，所以他就漸漸地強壯起來了。由此看來，家族制度由一個不確定的，雜亂的狀態演進入於確定的，同形質的制度；而權力義務和責任等等，亦隨之大大增進了。

希臘和亞利安(Aryan)族，自有歷史以來，就顯明單婚制的家族是他們的一種撫養的制度。兩性終生結合所生的純潔的家庭生活，對於亞利安人的品格的發展，有莫大的影響。這個小家族羣體羣集於這個單一觀念，自有他的宗教生活和社會的利益；他們對於羣中的老幼，一體加以鄭重的保護。他們的家族，因自然的增加和採立嗣子（Adoption）而擴大。那時有一種趨向，就是容許已經長成的子女繼續留存在家族的範圍內。所以這種古式的組織，是一個堅固組合的親族大羣體。

古代的家族制度中，還有一個特殊的體制，就是『父權家族』(Patriarchal family) 父權家族不是家族制度的原始體制，不過是後期的發展罷了。這種制度，在西密特(Semite)和亞利安最發達，在別的種族中，就不大通行了。這個羣體以最年長的男子爲領袖，他是一個家族的，或由血統的，婚姻的和嗣子的關係所結合的家族團(Group of families)的首長，並且是司祭者，裁判官，君主，軍隊的首領，立法者，和一切社會事務的最高行政官。他享有家族財產的全部，因爲他是全家族的最高統治者 (The supreme ruler)。家長對於家族中的各員，有生殺的權力。此種固結的家族，威嚴顯赫，且成爲權力的源泉。這種家族受法律或命令的統治，還不及受習俗所統治之甚。卽家長的自身，也要受他的祖宗所遺留下來的習俗所約束。因此當『父權家族』沒有成立之先，必先有慢慢發展，或幾經改變的習俗或法律；而國家一定還沒有興起。

三

宗教影響於原始家族生活，那麼強烈，因此有些學者把宗教作爲家族的基礎。此種臆說的謬誤，是很明顯的。因爲家族的主要基礎是生物學的而非宗教的。但宗教對於家族的影響，證明他是家族的一個堅強的約束，且是助長家族的權力的一個手段。宗教對於婚姻制度已經運用過很重要的影響，尤以父權家族爲最著。此

外一切家族的體制，也沒有不受他影響的。在亞利安人中，尤其是祖先崇拜(Ancestry worship)的結果，增強家族的約束力和家族的名分；給家族以統一，威嚴和權力。每個家族，各有他的祭壇，崇拜的對象，和崇拜的特質——就是本族的祖宗，英雄，家長和始祖。奠酒是致祭祖先的神靈，祈禱以他的名而發出。家庭神聖宗教生活的境界，不容客人侵入。此種習俗，建立家族的統一，發展其在生存競爭中抵抗他人的能力。

甚至結社也被宗教所限制，凡在宗教範圍外的人，皆視爲沒有和他聯合的價值。所以希伯來人(Hebrew)輕蔑異邦人(Gentile)，如希臘人，羅馬人等爲化外的人(Barbarian)。宗教的生活，尤其是全部落的生活發展以後，對於各個種族品格的發展，很有貢獻。

還有一個精神的勢力，他的最後的結果，影響於社會發展，比宗教還來得強些。人類愛的感情(The love sentiment)的發展，可說是家族生活的一個產物；而愛的感情的發展，對於創造維持社會秩序，均有極大的功效。種族的生物學的繁衍，是創造一切愛人類的感情的基礎；發展這個觀念，是家族和家庭的責任。個人心的相感作用(The mental attitude of one toward another)所建立的家族關係，使人得到智，情，意的和諧(Harmony)而後人們才可以在普通生活中互相聯結。倘若除去愛人類的觀念所生的影響，那麼，社會的構造，終不能脫離野蠻的本能了。因此人類之所以能夠和諧地，有益地共同生活，是以愛的感情做基礎，而這個基礎，是家族的文明最大的貢獻。

家族是社會的生產和分配的單位。金錢和物品放在家庭的掌握，而以之爲分配的中心。古代家族組織確立後，所有狩獵的產品和土地的天產物，都拿回來交給家庭，讓他替公共保管，以後才由他分給家庭中的各員。其後，在農耕時代(Agriculture period)和遊牧時代(Pastoral period)，財產公有的事實就發生了。土地，牲畜等等，皆爲部落或大家族所共有，家庭的地段，或個人直接勞作的結果，則歸小家族羣體或個人所私有。但不論如何，家庭總是財富的分配者，無論那個時代都一樣。以現代來說，一切收入，幾乎沒有不經過家長的手的。固然，他方面也有竭力保留個人獲得的和單獨使用的東西的事實。但無論如何，在許多家族，個人取得他自己的工作的全部或一部，其後便成爲家庭公衆收入的分配者。這個家族的經濟觀念，在殖民時代(Colonial times)最顯著，那時候，紡織和縫紉皆在家中舉行，差不多一切家庭的及田場的工具，皆爲家庭的公有物。初期殖民時代的家族，當分工制和機械

還沒有採用之先，就能代表原始家庭的特質。雖至今日大部分工藝品，仍是由美洲人的家庭產生出來的。雖然家庭工業生產的價值，每年達到幾百萬元的數目，可是拿他和社會財富的生產力的總和相比較，那麼，這些就不算得什麼了。

這個社會的經濟基礎，為工業的企業，使用和消費的安全的保障。通社會生活的種種變化，有一種共通的趨勢，就是令個人越能獨立。婦女勞動能力和勞動機緣的增進，使她們能夠獨立，能夠獨立生活，而且發展她們個人的生活。這種趨勢，無異把古代家族的統一力，完全破壞了。家庭變成個人的逆旅，個人保留他所消費的一部分，而營獨立的經濟生活，原始家族的共同經濟生活，再沒有存在的餘地了。

四

過去，證明家族是社會秩序的單位，在家族神聖的境界裏，人們受更大的社會生活的訓練。他們不只練習財富的生產和分配，以及財產的權利等等，而且練習個人在社會的責任和特權。他們接受宗教的訓練，因為一切文明的雛形，都在家庭顯現出來。就政治方面說，關於政治的權利義務，家族和國家完全分道揚鑣。是家庭訓練個人以為政治生活的準備。他們在家庭常討論公共政策的問題，受發表政見的訓練——這些都是家庭對於政治的供獻啊。

孩子們常附從他們的父母的政見，而同屬於同一的政治的組織。在社會制度的歷史上，有一個時代，個人和國家沒有直接的關係，國民對於國家的關係，以家族關係為媒介。固然有些東方民族——如中國，在這些民族中，古代的制度，變成天經地義，一成不變；但在大多數民族中，這種情形，已經大加改變了。個人對於國家有直接的關係，不受家族的約束和指導，所以在現代社會，家族的關係，反隸屬於國家的底下了。

參考書

Fustel de conlanges：古化的都市，四九——一五三頁。

W. E. Hearn：亞利安的家庭，一——一一一頁。

Geo. E. Howard：婚姻制度史，三——三三三頁。

Small and Vincent，社會研究概論，一八三——一九六頁。

H. Spencer，羣學原理卷一，六六七——七一二頁。

Charles Thwing，家族，九——四四頁。

此篇譯自美國康塞爾大學教授 Frank W. Blackmar 的羣學綱要(Elements of Socialogy)的第二編第五章。



經濟組織的進化與家族制度

日本長谷川如是閑原著
無競

上

在現在的社會制度上，婦女的地位，感到非常的動搖。這動搖有兩方面：其一是性的生活方面，其一是經濟的生活方面。即向來的男女關係和家族的關係，其組織及道德，都和今日女子的生活相衝突，在實行上及思想上都不免困難。同時，多數的婦女，現在對於其經濟上的地位，都抱非常的不安。怎樣的生活？在婦女向來是不成爲問題的。因爲她們向來祇依了一定的男子的保護，而保障其生活的安全。雖然關於將一定的男子一事，不免要憂慮；但總不必慮到自己應該怎樣生活的。然而今日的婦女，對於自己直接謀個人的生活，比較得一定的男子格外要緊。這不但是沒有扶養自己者的婦女，或扶養者貧弱的婦女，就是有十分有力的扶養者的婦女，也不得不顧慮及此。今日的女子，雖不必以男子的扶養爲慮，仍不得不苦心於她自活的方法，正和男子雖生在怎樣富裕的家庭的不得不慮及將來自活之道一樣。換一句話，女子和男子一樣，在經濟上的生活上都立於獨立的地位了。

這性的生活的動搖和經濟的生活的動搖，都是顯出向來的家族制度動搖的意味。因爲家族制度如果安糸，女子的性的生活和

經濟的生活，決沒有感覺到什麼動搖的必要。家族制度，對於性的生活有一定的約束，使男女依了這約束，不必當事人的憂慮，而完成圓滿結合的手續。循着這手續做去，婦人可以得着其父母兄姊所命的男子，那男子自然能够保障她生活的安全，其間並無怎樣的不安。所以女子的一生，是依所謂三從的法則：幼時依父母而保障其生活，故隸屬於父母；既長依夫而保障生活，故隸屬於夫；既老依其子而保障其生活，故隸屬於自己的兒子，都可以遂其極安全無事的生活的。然而今日的婦女，却否定這三個安全的方法，對父母而主張自己的自主獨立，對夫而主張自由的地位，對兒子而感到從屬於他的不安。即今日的婦人，好像拒絕家族制度所保障的安全，而由自己去尋求危險不安的地位了。

於是當然要發生這樣的非難了：今日的婦女，惑於新的思想，而入於自求危險之道，以落於向來家族的安全地帶為屈辱。這全是危險的思想行動，要破壞我國醇風美俗的家族制度的。社會及法律，應該對於這樣的婦人加以壓抑及取締，使她們安住於向來安泰健全的地位。像這樣的話，教育家，政治家，道德家，以及官吏等，曾經高聲的唱着。到了今日，這些人自己也覺得說出這種話來，不免要受時代錯誤的譏評，所以口頭上早已不敢固執着這種因襲的思想了。但在實際上，他們却仍是尊重服從因襲的固定的女子而排斥不肯這樣的女子。

多數的女子，恰與此正相反對，逐漸增長了嫌惡這安全地帶的感念；即使實行上仍然守着因襲的安全方法的婦人，也不得不自己批評自己的實踐態度為怯懦無用。不少的婦人，已經在實行上抱着脫出家族主義的安全而突入於甘冒危險和不安的態度了。即使在重要點沒有勇氣敢做的婦人，也要在容易方面來實行一些；例如，在態度服裝等方面，發揮這樣的思想以得多少的滿足。

此等女子與其支配者的思想及行動完全衝突，這情形果然像支配者所推測，全由於女子的輕浮，好奇，鶩外——總之由於主觀的昂奮麼？換一句話，引導女子染這樣的風氣，是全然由於思想家藝術家所謂文化主義者，空想的革命家等的煽動呢？還是在社會組織上，本存有當然把女子的生活驅逐出安全地帶的事實呢？研究這事實，是推測家族制度的將來的唯一的途徑。

中

要觀察家族制度在現代陷於怎樣的地位，一方必須看家族制度這東西的本質的特徵，他方必須觀察現代被組織的社會制度

的特徵。就是不可不從事實上觀察家族制度的本質與現代的社會制度之間，有幾多的一致，有幾多的矛盾，有幾多的並存的可能性？

當觀察這事實時，有必須特別注意之點：——這不但限於這事實，凡觀察一般社會現象時都該注意的——即，解釋一制度的成立時，動輒忽視最重大的成立要素，而認不甚重大的第二次的要素爲過大的動機。這些人，視生活爲並非爲生活而生活，祇爲支配他人的生活而生活。在觀察家族制度時，他們往往以爲造成家族組織的約束，於人間爲絕對的，其道德是永久不變的。這觀察法，於家族制度這東西依悠久的歷史而組成一端，固然相合，然而他們對於因歷史的進化而致這制度於破壞這方面，却沒有看見了。

如前所定，要從家族制度的安全地帶脫離的女子，發動於性的和經濟的兩方面。把這看做女子的輕躁浮動，實在對於十分堅固地保障家族制度安全的社會組織的果屬如何，太忽視了。一切的制度，在能彀保障生活安全的時候，決不會崩壞的。有了不能用這制度來保障生活安全而具有生活力的人，纔有反抗制度的事。家族制度，不會因婦人多數的反抗而失其安全，必是因了失却其安全的婦人增多起來，這制度纔會被棄。在主觀的解釋的人們，却往往有倒因爲果的議論。

就第一性的反抗家族約束的事實考察起來，便可知道與第二經濟生活的事情當然是不可分離的現象。家族制度，本來不是從先天的命令之絕對的道德湧出的，也是特殊的生活事情所造就的約束。然這所謂特殊的事情，不外以經濟事情爲主。要詳細的說明這事，是極複雜的問題，現在祇能簡單的說一點。所謂原始社會是以女性爲本位的母系社會，雖然有多少的議論，但就事實上考察起來，可說是正確的。這母性社會的特徵，是生殖本位，即以母之性的行爲爲中心，而組織社會。不論那一個的原始社會，都是從這狀態漸漸移到像現在一般男子中心的社會。其中途的經過雖然非常複雜，但一般所以移到男子中心——即以父爲中心的社會，總是以經濟事情爲主要的動機。即社會的經濟關係複雜以後，在社會上男子的經濟行爲，比較女子的性的行爲，更緊要，更複雜，更重大。關於性的母性的行爲，不用說，不會有減小其重大之理，但男性之社會的活動，因經濟上的維持，其重大却超過於女性之上。更因財產制度的發達，與男性的支配權結合，便造成所謂父權中心的家族制度，所以家族制度，與財產制度的進化，有不可分離的關係。從屬於家族的財產制度發達到屬於家長私有的財產制度，像

今日的意義的家族制度纔得成立。在這制度之下，一切都統一於家長的私有財產的觀念。人也和土地，農具，家畜一樣，爲私有財產的目的。婦女與奴隸，便是其標本的東西。把婦女當作男子的私有財產處理，見於古代的法律，爲近代法律的基礎的羅馬法上，還留着這種痕跡。在那時代，所謂結婚，祇是物品一般的女子之賣買或讓渡。所以婦人的道德，也自安於這物品的地位。把自己付給不知的人，而安住在那里，便是她的道德。這正和家畜及物品一般，可以給不論那一個人，而對於其人從順和服役，也應用於所謂女性的人類。要之，初時爲家族共有財產的目的，後來爲私有財產的目的。卽家族財產制度確立以後，婦人在家族制度的地位，因以決定，而處於與財產制度有不可分離關係的地位。

在今日的人看來，像這樣的關係，似乎是極不道德的，非人道的，然婦人在家族制度的地位，不論到什麼時候，如果家族一日不廢，這樣的關係，便一日不能脫離。從中世到近世，家族制度雖逐漸進化，然在我國，還中世的組織，却仍然保留着。所以家族制度如果存在，婦人一定仍然在被當作財產看待的地位。以維持中世的家族制度，爲保存我國的醇風美俗，不外乎對於婦人加極不法的處理罷了。視婦女爲財產的思想，決不能當做醇風美俗的。婦女起來反抗受物品般的待遇，這社會便不能成立了。然而今日的事情，却不是如此；乃是因爲使家族制度可能的經濟組織變化了，婦女的地位，自然不得不變化的。

家族制度的基礎，在於父權；然父權之爲物，決不是僅僅摑空架子而已，是基礎於社會生存上的實力的。所謂實力，卽經濟上的能力，使家族安定於經濟的基礎上的能力。沒有這經濟上的能力，父權的家族制度，決不能安全；正和政治的國家，沒有財力便不能成立一樣。不論怎樣的大家族，祇要這經濟的基礎確固，便可永久保存下去。反之，如果沒有這基礎，便不論怎樣的小家族也不能成立的。一家經濟的基礎，沒有像從前的確固，家族不得不各自獨立以謀生活，而家族制度便不能不崩壞了。所以近代家族制度的動搖，卽由於建築家族制度於其上的經濟的動搖。

詳細的觀察近代經濟組織的進化，在明瞭這家族制度的進化上，是非常緊要的；但這里却沒有這樣的餘暇，概略的說，卽私有財產之家族的根柢，不能再留存舊來的形式，和那個隨產業的進化的自然狀態，走反對的方向了。私有財產，其初是家族的，其性質爲共有的。然這以家爲基礎的組織，在近代的經濟組織，全然不能成立，遂移到以個人爲中心的產業組織，置於個人的自由的根柢上。

這個人的自由，把從前屬於家的一切權力移到個人上，完成了現代個人萬能的組織。從前兒子不論怎樣有力，總是父的隷屬；父不論怎樣有力，對於家的觀念也是隷屬的。然而這樣的組織，是壓迫個人的能力，阻害社會的發達，招致文明的破壞的。近代的革命，遂企圖個人能力自主獨立的發展。即社會上有力的兒子，沒有從家及父的約束的必要，不必再拘束於家及尊屬的生活形式。這樣的風氣激動個人，遂發生這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中前代未有的文明。這稱為個人主義的經濟時代。

這事已經造成了破壞傳統的家族制度約束之近代現象；這個人的傾向，現於同是人的女子，遂使她們不得不共求實現近於男子個人的自由主義之生活理想了。然而這事情還不能完全變動向來女子的地位。雖有了這種現於女子的思想傾向，但她們却仍然在男子的經濟保護之下，不過有經濟的文化的覺醒而已。倘使沒有個人的自由主義之經濟組織以上的進化，也祇能到喚起婦女的文化運動為止。而近代的經濟組織之進化，決無止境，遂突進於更上的過程；婦女的生活，乃從此起了根本的變化。

這便是個人的自由主義之經濟崩壞的過程：十九世紀科學的進化，促起機械工業的發達；於是產業組織，由個人的小規模，成為集團的大規模的組織，便有所謂大產業組織的社會。這社會的特徵，是以大資本經營世界的大工業者勝利，而個人的企業全然破壞。祇有大資本家纔能成為個人的有力的人，否則個人祇可作為機械的大組織之機械的手段罷了。所謂資本家與勞動者對立的社會，便於此成立。這對立決不是文明社會中一部分的形式，乃是全體的形式，這是二十世紀社會的特徵。在家族制度上便也不得不起重大的進化。

家族制度本樹立於父權的經濟組織上；然在這二十世紀的社會，當然要從父權剝奪其經濟的根據了。有許多的父，並不是有力的父權之享有者，祇是成為一個使用人或勞動者；像從前父權者所握經濟的根據，已經一點也沒有了。這不但是生活於低工資的勞動者，便是生活於相當的俸給者，也完全在相同的地位。他們沒有十分行使父權的經濟力，雖能拘束子女而不能確實的扶養他們，是不能行使權利的。有了可以使女兒進學校的資力，便使她和男兒一樣的進學校去，以為可使她因此而得自活之道；這是近來女子職業學校急速發達的理由。這無非為了家對於女子不能十分為經濟的保護的緣故。這樣的狀態，便非使從前的家族制度崩壞不可。而女子的新的社會的生活，便由此而生。

能充分順應這進化而覺醒。她們在多年受家族保護的因襲之下，雖然看見其家的喪失經濟的能力卽在目前，卻還未能勇敢的取自活於社會的積極的態度，因甘於悲慘的依賴生活而陷於苦境的婦人，在現在決不能說是少數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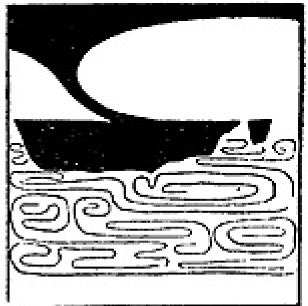
然而我的意思，並不是非難那些以所謂文化的高要求去追逐男性的婦女，但也不十分的同情於她們。這種婦女，究竟是近代個人的自由主義之表現，其必須讓地步於隨這自由主義崩壞而發生的婦女之經濟的生活要求，乃是當然的事。所以婦女將來的地位，依了她們的社會的地位而定，正和男子的勢力依了她們的社會的地位而定一樣。

不用說，這樣的進化，向來的家族制度是決不能保存其形式了。然而將來以怎樣的形式組織男女的生活，卻很難豫言。社會主義者種種空想的新組織，雖然極富於暗示，卻也斷不能決定豫言將來。總之，我們覺得依今日所採進化的過程使婦女的地位得社會的確固，是婦女新道德新法律關係的基礎，所以職業婦女的社會運動，實在可視為非常有力的進化過程了。

下

最近女子生活樣式的變化，全是隨着上述經濟狀態的進化而來的現象。雖是婦女，也不得不與男子一般自求生活於社會了。這不得不以自己的能力生活於社會的事情，是與從前認婦女為應該服從柔順的家畜的道德的人類大相衝突的。這形勢當然一般的影響於女子心理的地位，雖是沒有這般經濟上必要的家庭，也不得不感到同一的焦慮的。因為雖是這樣的女性，也不能相信自己的家的地位，能彀永遠像從前一般的安固了。除了非常有力的資本家的地位，都非受這經濟的大勢所支配不可。中流階級，逐日降為使用人階級及勞動者，這能使社會神經過敏，所謂家的保護全然靠不住的觀念，支配了一切的人的頭腦。女子也與男子一樣，須脫離家的保護，獨立而自活於社會，當然應該抱男子的決心了。倘使婦女沒有這樣勇氣的覺悟，甘於因襲的隸屬生活，那麼一旦到了家的保護崩壞時，便要陷於悲慘的運命了。

看了這社會進化的過程，便可曉得今日婦女的態度，實在還未



今日的家庭

高山

一個家庭在或種意義上說來，只是人居住的一所房屋。但就根本上說起來卻是由一對成年的配偶所準備下的鍾愛情和幼子的場所。我現在就從這根本意義上加以討論。

如家是一個給成人精神的慰安和革新，給小孩平安和幸福之地，那麼他纔算盡其功用；不然就失其標的了。如文明不能給世界的家庭盡這等功用——如大人在家不能得到休憩，小孩也不能得到幸福——那便只有文明之名而不能副其實了。如各人中心都有着一個癌瘡，如果在家族的裏面並沒有一點幸福，則榮華，王國，機械，科學，有什麽益處呢？各人都在心中知道，沒有愛情是不能以榮光給幸福的。沒有愛情，小孩不能長大，沒有小孩，榮光將隨種族俱去了。所以家庭是婦女主義上第一要分析的。

無數的家庭，都是貧苦人之家。人決不忘記這，婦女主義者說起婦女，他們係指一切婦女，他們要求一種改造程序，係為全體婦女而要求，並不只為某一階級而設的。

英國的貧苦的家庭，全然不能盡上面所說的功能的。屋宇或房間都簡陋的建造着，攝衛法是不良，浴所大抵沒有的，火爐烹調的布置都極原始的，因這等缺點，清潔大抵是不可能了。在那個國裏，水道更缺乏，在城中各家裝一個龍頭的很少，最貧苦的人家，睡眠，喫飯，洗濯，燒煮，以及生產，死亡，都在這幾間房中。結果所至，逼得最貧苦的人如動物一般的生活着，行事上也受其懲罰。但並不極端貧苦的人，境況也不見得十分好。他們的居所中汚濁，喧擾而且擁擠。英國的嬰兒死亡律很高，在最高的地方（蘭馬格更）婦女都

不在家庭以外做事的，然而她們的家況却特別不良。

城中貧苦的人家，覺無力給他們的兒童讀書。英國作工階級的婦女到三十歲相貌已經衰老；她們在中古式的家庭狀況之下，從事長時間的操作，洗濯，管領小孩，養育小孩，但她們沒有自己的錢，除却那新保險條例議定的三十仙令的母親利益金，并且她們不是法定的兒童保護者。她們不能為兒童抉擇居住和決定教育及宗教上的訓練——那些都是父親的事——但兒童如不清潔和忽略了，却是她們的罪，常常因此受罰，至於父親，差不多不會受着譴責的。毆打其妻在英國是極平常的事，雖長官對於這種毆打行為得許可兩造別居，但極迂緩，即使能夠辦到，而關於她們的生活贍養費也極難顧到的。離婚在貧苦階級，則為經濟上所做不到，男子飲酒異常的普遍，多數對妻的毆打行為，都是因飲酒而起的。

這都是英國人民家庭生活資力的缺乏，只除却少數之外，一眼可以看出經濟法律及道德三者的追壓婦女，也重於男子，如別的各種事情一樣。

英國人家物質上的不利益，是因工資低廉和自利的地主制度的結果，只要婦女有團體組織和選舉權，以上的弊病一部分可以緩和的。冒着家庭的困難的人，自然是整日在家庭中的婦女。在家庭以外作工的人，不甚受着的。改良住宅狀況，根本是婦女的業務，但她們必須有選舉權纔行。又因為男子工資低廉，婦女遂須賺工資以維持家庭，補男子收入的不足。婦女作工賺工資的權利，是婦女主義的又一教義，惟現在從事於這方面活動的人已增多了。

英國家庭的婦女在法律上的不利益，可以由公意經過投票手續來救濟。婦女雖能夠幫助造成公意，但沒有力量使他成為法律。

英國家庭下面的婦女的道德上的不利益，如她們的有一個飲酒的，兇暴的，或不忠實的丈夫時，她們遂不能從他們去得慰藉了，這只能賴教育和立法慢慢的來救濟。男孩的教育受自家庭和學校的。如上面所說的情形，家庭實在不是受道德教育的好地方；他的母親既屈伏在父親的主權之下，做一個無報償的勞工，小孩少有學得尊敬女性的機會了。在學校裏，男孩與女兒隔離着，因此女兒的靈敏的心沒有機會可以博得男兒的敬重，他只知道她是不及他的有強力的人。他在學校中只教亞當和夏娃的故事，他却並不受着性的美和神秘的教科，這是他絕不學習的兩性的事情，如家裏不使他注意，他便從心地最不清潔的伴當處去拾得邪污的教訓來。他到了十四歲出去工作，他見他的工資比做相同的事情的女子差不多要多一倍。他知道地方上只保管他的父親的疾病，

對於他的母親則不然，并且他學知女子到十六歲便可結婚。他學知英國是男子的國他的法律宗教工業和家庭都由男人主宰，只有男子是公民，全社會的組織不是爲婦女而設，也不是爲小孩而設，是男人爲男人而設的。他的四周給他無數婦女是劣等的暗示，無論在家庭學校遊戲場禮拜堂投票所工場，或事務所中都可得到這種教訓，說他對於她所有行爲都是合式的，這是真實的，法蘭西和美利堅人民的婦女地位，却要比英國好些。

婦女主義要求英國婦女在家中的地位改變，惟這改變非一日或十年所能成功；必須男女共同教育，施以性教育，承認男女爲平等的公民，法律平等，侵犯一造者予以適當公平的罪，母親充分的加以保護，和此外百數個別的方法，隨後男子對於女性的性質乃能漸漸改造。

英國上等和中等階級人家婦女所遭受的不利，有些簡直與貧苦的姊妹們相同，并且她又別有自己特有的難處。男子兇暴和酒後的殘暴舉動，她們自然是沒有受到的，但是男女關係的法律，如台麼克爾斯（Damocles）的劍一般的在她們的頭上懸掛着，無論那一個階級的婦女，結婚如果不幸，解救的希望很少。上等階級英國女子的態度，所以認結婚是一件很不合理的事。在法蘭西的女子是重在嫁奩的，她們的婚姻則由父親代她們安排。在英國，有財產或高價值的教育給予她們，并且她們又能和年齡相當的男子有相當的社交。但在英國，她們適落在兩者之間。她們少有受到實際教育使她們能夠自立，財產則大部分在傳受長子，留給女兒的只是些少的一點。她們照例父母從不給錢，常以『這班小孩太靡費』爲口實的。女子常以結婚的期望來作慰藉，然而她們的婚姻却並沒有妥當的布置和充足的機會。她們的成就婚姻，是極重形式，而且和男子交往極受限制的。今日有數千家英國家庭中的女子，既不能自己安排她們的生活，也不能與男子交友，她們只能在家給母親安插瓶中的花罷了。這宗情形當然是漸漸改變了，中等階級尤其極快的改變，然而女子的家庭生活中對於她們最大的利益依舊還是全然沒有利益。

英國小孩因職業上不適當的訓練和謀職業的過於擁擠，合着他們所治理事情的須繼續長時間的學習，遂使上等階級青年男子的結婚年齡逐漸增高，并且在結婚以前男女多隔離，遂使英國青年遇有未婚女子更關心而且意識到。至於少女要將她們的幸福和命運去依靠這班青年男子，自然必須冒着極大的試驗。惟中等階級的女子容易自賺生活，她們愈能自立，也愈能得到健全而

自由的交誼。因此青年男子也不致十分受婦女依靠他們的困苦；但在上等階級關於這一點還是不然。

結婚年齡的繼續延遲，家庭間道德的不利益自然也增加。當男女在性欲最盛旺的時候，性本能當然要感到不足。其結果使女子因精神的興奮與不寧，不能從事最高尚的功業；男子則因不能避却傾向婦女的性本能之餘，遂往往發生不規則的男女關係。但到他們的理想已達到了最高點的時候，却不能拔除這理想生活中的浩劫了。

英國青年男子，從母親和姊妹們的個人服役裏，發育他的自我，英國大規模的學校中的勞役制，是獎勵小孩希望有他的附屬者的。姊妹們伺候尊貴的在學的兄弟們是常見的事；我曾經看見一個美婦人在堂屋裏拿去她的兒子擲下在那里的泥濘的鞋子，毫不覺得她這樣做是無利於他的。這樣訓練的結果，遂使英國青年男子常常養成壞的脾氣。

這宗情形雖然已在改良了，但英國家庭中的婦女的地位，仍然是以貶抑她自己的身分和男子的儀容，然對於這事每年總有數千人加在參政運動上以求改善了。

英國結婚婦女的地位全是背理的。立法是不良的，法律條文及其意義，利益都在男子。二重標準的離婚法使她卽嫁了極不忠實的丈夫難得解脫，并且對於小孩的保護權法律與判事也都偏袒父一方面。

至於說到經濟，英國結婚婦女的地位大概也是壞的。結婚時定下與妻的遺產的辦法，在上等階級裏雖還有，但婦女管家事與裝飾的職務在英國也比美國為重。

但是社交，英國結婚婦女却勝於美國婦女。英國婦女在結婚前，男女交往雖受限制，結婚後却不然，英國女子社交不自由，而英國婦人却很自由。又她在丈夫的事業當中也常常參與，這是勝於美國處，雖然比之於法國則不及。

這自有許多原因存在。英國有土地的上流階級的人們，因其等級，地位及地主身分的關係，遂自有其身分。在這宗情形之下，其妻於夫的事業上有很重要的關係；當他履行許多社會，宗教和慈善事業的時候，她常為他的分享者。又英國男子，無論是否有土地的人，都癖愛遊戲，英國婦女因而也得分享其樂了。屬於這一種階級的男子，政治上大概很活動，他的妻因而也得希望隨同他集會，應酬，運動，或至演說。又英國男子的職業作工時間比美國少，他回家也早，土曜日又得休息，所以他得有更多的時間對付家事。

至於閑散階級的人們，則又根本不同了。社會生活是男女一律的了。一個倫敦旅館中招待系的女主人的客室中，到飲茶的時候，充滿着男女，男子與婦女一樣多。男女既都是社交的參加者，一個伶俐的婦女用了適當的交際手段，實能使她的丈夫得到實際的利益的。交際是婦女的資產的一部分，男子乃從這種活動中去找他們的職業價值，而紳士的氣概，也足使這種價值格外增高。身分是進到更高的階級去的一種希望，財務是引到最高爵位去的代價，許多新富人家的英國婦女，外觀係和夫合力經營事業，有不下於從假面跳舞會中所得來的價值。有一班係顯然與夫共同經營公共職務者，別一班在社會及經濟上更有巧妙的手腕者；但無論是那一種，結婚至少都有益於夫婦兩造的。

這等社會習慣的不幸，即全在她們加意培養個人的及間接的交際方法，這實為我們女性的瑕疵。英國婦女無論在實際上或法律上絕對沒有直接的能力，然間接的卻大有影響。這種手段是她們習練的太熟了的。這實是舊過惡，原因只在階級，並不在於性別。但這種間接的影響，卻比民治主義的美國的婦女的力量要大得多。以這種陰謀者的社會職業給與婦女，是完全違反婦女主義的精神的。至在別一方面，英國男子的閑散和他們的加入政治活動及遊戲，卻對於其妻實有利益，和婦女主義所指向的進行線，完全相調和。

美國婦女結婚之後，男女便相隔離，實為社會生活的不幸罷。但遊戲和俱樂部未蔓延以前，這種習俗已漸打破，這種舊習慣在小鎮中倘有一部分遺留着，在城中則差不多完全打破了。

美國的男子，就物質上說，是世界最良好的丈夫了，然他自身和其妻卻特別另有一種錯誤處。他的結婚概念是這樣，以為男子是給予者，婦女是收受者。他將一切盡力的給予其妻——只是自身卻並不給予她。所以上等階級的美國婦人僅有「良民」但她卻不能得到丈夫的親誼。如果完全的人生是合男女造成的，那麼，合衆國中這樣的人生寥寥罷。美國的模範商人，蜜月以後，盡他們的能力，很豐富的供給其妻。大陸人的思想，以為美國男子乃最愛金錢者，據我所見，其實不確。他並不愛錢，只是他不知道怎樣買法。歐洲普通的紳士們，對於物價比他有識別力，美國人慫恿他的妻愛錢，他自己則置身於這競技中。他是世界最敏捷的獵人，但他所獵的並不是狐而是分配金；他是世界的最善戰者，然他所接戰的卻是競爭的團體，不是競爭的軍隊；他的生活比別人緊張，然生活上的知識卻很缺乏。他的生活範圍，猶如一個兵丁，終日只從事操練或

者像一個還戶，一生只是追着貨物走。直到近年，這種商業男子，終日經營沒有假日，到五十歲已覺很衰老，只是沒有妻也沒有小孩的人纔是豐美的。

這種生活方法的結果，家庭情形也可想而知了。我相信本耐脫(Arnold Bennett)所說並不是誇張之詞。他說，美國的男子早晨進家庭似的事務所中去，到晚上則離開那家庭，回到他的住所裏。商人的家庭，是他極生疎的屋子，他晚上到那里去睡的，這屋裏數年來有一二個不熟識的小孩，和一個為他所愛的美麗的夫人。這美婦人是十分忠實的待他的，而他呢，我相信，對於她也是這般，或者更甚；因為他不愛別人，只是很愛她。他對她的時間還不多，更沒有多時間對付別的婦女了。這種人的，商業之後第一便是他的妻了。

這種情況現在已很快的改良了。現代的男子不欲學從前的情形，以自動車或在打球場消遣他們的週末的假日。到夏間則要求居住鄉間。因此他們的妻也得隨同享打球和栽種園地之樂了。

舊日的情況的能夠鼓起婦女主義，也從而可以知道了。舊式男子的妻，自見她們的生活的不完全，她們中的智慧者又要根究：如果結婚是婦女的全部生活，那麼生活為什麼這樣狹小的呢？她們知道這不是她們生活的全部，於是更尋求別部分的生活去了。偶業部和各種別的組織於是起來了，這是我在前已經說過了的。

現在有多數美國婦女都要求小家族，不欲多生小孩，人遂用種族自殺的話責備她。不欲小孩的人未嘗沒有，但只在過於富有的家庭，就大體說起來，我相信這種責備是過分的。這論題雖難說明，但於婦女缺乏運動，懈怠，養護不良，和氣候上的各種結果，知道的愈多，使我們的判斷也愈能精確。又若對於男子的原因也知道，這種責備自然也會得改變的。據我的經驗所見的婦女實在沒有一個不願有小孩的。

一部分原因，也許因男子專心商業，愛情因此減退了；家族的縮小，這應當是一個很大的原因。小孩是愛情的永久的產物，照正則的說起來，凡是夫婦間愛情愈濃，他們希望小孩的心也愈切。許多婦女——雖然不是全數——愛情與母性的關係很密切，如一遭愛情不濃厚，他造也便放棄了。大多數婦女的不希望有小孩，只因男子與她沒有了愛情的緣故；如果一個商人的妻，她的愛情之花因缺乏看護而枯萎了，能夠將如何憔悴的譴責加於她的麼？

美國婦女是高傲的，並且所抱的結婚標準也很高。她雖然不能完全免掉悽涼，但在青年時總不會有的。並且她又是新土地的女

兒。她對於結婚有很多的要求，如果失敗，她便棄了，因此離婚率也就高了。她的性情是不容易妥協的——這也是新種族的性質能。她大概是極自信的，卽在困難之中，也要攫取其最好的生活。然則要攫取最優的，結果怎樣呢？美國結婚的地位怎樣呢？我毫不躊躕的說，沒有別的地方，結婚比美國更高等優美的了。美國中等階級的結婚，都是同等階級的青年，常同在一校受教育的，有可貴的抱負在前，專門學校教育繼之在後，我相信這在今日世上，實在算是最優良的了。

我曾到過這樣的家庭許多家，我見他們兩人都精神契合，都有優美健全的愛情。那里並沒有種族自殺的情形，却特別設有給予女居住的房屋，并且在結婚前，貯蓄金錢以供產時之用。妻也常用一部分的時間去賺工資，所以小孩們得有更好的環境。

在這種廣大的友誼和分擔責任的家庭裏，我常見兩造都是婦女主義者。丈夫常教他的妻要愛社會上的運動，她們要得到更廣大的責任，便是想趨於更完全更高級的公民的途上。

美國貧苦人家的家庭，自然也如英國的，或其他各民族中的苦人，一樣缺陷。滿眼汙穢和窮窶，爲母的婦人出去操辛苦的賤役。但是美國法律保護母和子的條件，大概比英國良好，只除却特別的幾條例外。在美國，毆妻不是常見的習慣；若在美國產的人中，簡直可以說沒有這種事情。最後，美國產的工人，飲酒的也比英國少。

一般的評估起來，美國婦女的受男子的待遇，地位比英國爲優，這是毫無疑問的。不特婦女各種工作上如此，卽在家庭中亦然。女子的價值也較高，所以她們的生命中得有更優美的啓示。美國的女孩出世，父母並不因她是女性而加以憎惡。自從她生出時第一次呼吸起，直到後來，進取的機運較之於英國，可說與兄弟沒有什麼上下。

英美婦女地位之所以不同，我以爲有這三種原因。第一，美國的重女的習慣，追迹到我們先驅者到美國的情形，可以知道。當時婦女來的少，就覺得可貴，并且她們與男子並肩操作，曾經過許多患難而不懈，足以徵她們的能力。

其次，因爲國內沒有階級差別，各人的心境也自平等。平民政治，我曾經試想說明，不只是在各階級都平等有主權，其實是包括男女的平等有權。所謂均等一語，決不是只指民族中一半的男子的。因此美洲西部，奧國和紐西蘭，各個先驅的國家，女子參政將先告成功，而在古帝國制的歐洲，却是很遲鈍，就是這原因了，

最後，我想男女同校教育的普及，於改良婦女地位上很有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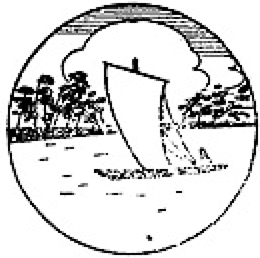
男女兒童有友誼和相互了解，實爲婦女主義的理想中的基礎。在幼年和青年時期，男女隔離是最不自然而且足以促起人爲的婦女觀的原因，歐洲便是如此的。男女同校教育，至少在幼年時期，必須認爲自明的眞理。

總括說起來，今日之下，雖然去完全的法律還遠，并且男女間的責任也太專化，但優良階級的婦女，在家庭中實不失她們的幸運。她們能實現這希望，願將從社會裏得來的利益，仍然去報償那社會，居家婦女的加入婦女主義者有數十萬人。她們是快樂的，但別的却受着困苦；她們的房屋是淸潔，但她們的城鎭却汙穢；她們的小孩是強健的，但苦人的小孩却多病；她們是安逸的，但她們的男人負擔太重。她們服務不是爲報酬而來的。她們精神上沒有苦痛，如許多英國姊妹那樣，且有快樂的自信力，她們正與世界婦女聯合着共向日光進趨。

（節譯自哈爾女士婦女的需要）

上海家庭日新會調查

家庭日新會發起於民國八年冬季，初由沈信卿黃任之，顧蔭亭黃伯樵四君夫婦所創。會中以不飲酒，不吸煙，不賭博爲戒，故其會徽中一樂字四周繞紋三匝以爲戒識。因其創會初旨以某君夫人酷嗜賭博，無法戒之，乃相約立會，互相勉勵。其後會員日多，以夫婦爲單位，無會長及職員等名目。每星期開會一次，皆於星期日舉行。會場無定所，或假公共場所，或在會員家中。有時名人演講，有時討論改良家庭問題，備有茶點以供會員及攜帶之小孩消遣之需。會中並購一鋼琴備會員之娛樂。又有國技學師一，專授會員拳術。鋼琴置於公共體育場，以便於會員之練習。會員互約更番至各家參觀，不定日期，臨時動議往某家參觀，不先通知其主人，以免預先佈置安貼，不得見眞象也。蓋此舉用意至善，可勉勵會員家庭衛生，甚爲有益。嘗開展覽會，陳列家庭用具，非常完整，足資模範。蓋此會宗旨完全以改良家庭剷除陋習爲要義。三年以來，會員已有五十餘家，一百餘人，而會員之家庭，咸能注意改良云。



家庭議會的建設

屯民

在立憲政治上，議會占重要的地位，這是人人都知道的。議會應做的事，第一便是議一國的豫算。卽對於政府提出的豫算，加以詳細的討論，應該修正的，嚴密的修正，這是議員的任務。在封建時代，人民服從君主的命令，繳納租稅，沒有什麼反對的意見；然在立憲政治，徵收租稅時，不但必須一一經議會的協贊，並且對於其支出也必須一一經議員的承認。所以在我們的家庭，如果實行立憲政治，家長也該把一家的財政狀態，公開於妻子，有時並須容納他們對於支出的意見。但是我所以在此用『家庭議會』的名詞，無非爲便利起見，並沒有所謂權利和義務的主張，更不是要像議會一般，要開莊嚴的會議，依多數可決決定財政上的事情。形式怎樣都可不管，不過以爲把財政的事情向妻子公開，不但可以增進家庭的幸福，對於全體的家族員都是有益的。我們主張家庭應該是立憲的，這有種種的理由，其中使孩子們有財政的知識，並且知道對於財政負責任，也是許多的理由之一。做夫的使其妻知道財政的事情的，一定很多，然而對孩子們也能公開財政的人，究竟有多少呢？我以爲夫對於妻，固然應該使她知道財政的全部，就是對於孩子，也一樣應該公開的。然而世上很有許多人，不但不肯對孩子們公開財政，便是對妻也往往守幾分的秘密，所以我們不能大呼家庭議會的必要了。

然如前所說，我並不以爲妻子必須以要求財政公開爲權利，這便是一國的議會和家庭議會略異的地方。一國的議會，議員所以有討議豫算案的權利，因爲他們納了稅，所以當然有要求的權利。

然而在我們的家庭中，至少是孩子們，對於家庭生活上，並沒有像納稅樣子的負擔，所以他們並不是有權利可以要求財政公開的。因此，我所以主張家庭議會的必要，並非從權利義務的立脚點出發，完全爲着家庭的幸福罷了。

官僚主義，一名祕密主義；立憲政治，一名公開主義。在我們的家庭中，向來所以並不爲妻或孩子們公開財政，並沒有怎樣深奧的理由。這不過因爲我們多年生活在封建制度底下，養成了什麼事，都該祕密的習慣。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輕蔑孩子們，完全不認他們的人格，以爲他們沒有知道財政的必要。官僚主義的特色就在祕密，這是研究今日所謂官僚根性便可瞭解的。倘若爲着什麼問題去面會官吏，他們決不肯明明白白的表示眞實的意見，總是用了一種所謂不得要領的回答卸除責任。這不得要領，就是祕密的別名，可以表官僚主義的眞髓的。現在我國雖然已經採立憲政治，然而古來養成的官僚根性，仍然遺留在行政官吏之間，我們的家庭，不該沾染這樣的官僚風，所以做家長的，應該事事實行公開主義纔是。

現在我先說夫該對妻公開財政的理由。第一，從尊重妻的人格一點說，當然須對妻明示我們的財產及收入共有幾何，並且商議我們該有幾何的支出。在我國的中等階級，夫所得收入的約四分之三，都是由妻的手中支出的，所以妻實在一人擔負財政上的責任。因此，我們從尊重而且信任妻的一點說，對於妻沒有可以祕密財政的理由。如果關於財政上能夠細大不遺的向妻公開，便不會有一些不正當的支出了。就是像審計院檢查政府的不正當支出一樣，夫的不正當支出不能逃出了妻的眼睛：這樣，夫爲了公開財政的緣故，不能要求一切機密費，其結果自然能夠免除一切不品行的事情。這是對於家庭的幸福一方面可說很有益處的。

夫對於妻公開財政的狀態，不但可以限制自己不正的支出，並且偶然遇着事業失敗，財政大虧損的時候，使妻不致受意外的驚恐，或者因耐不起苦痛而怨恨。在平常能夠尊重妻的人格的人，其妻當然也肯與他分擔苦痛的。華盛頓歐文雜記裏妻的一文，很可以說明這個意義的。

講到對於孩子們應該公開財政，恐怕定有許多反對的人。他們的意思，以爲向年紀很輕的孩子們，公開財政，即使沒有弊害，也決不會有益的。然而我以爲使孩子們知道一家的財政狀態，的確是很有益處的。在財政寬裕的時候，父母有時還願意公開，到了財政稍於困難的時候，他們便覺得怕敢公開了。然而這樣辦法，果然有

利益的麼？我們對於小孩，都主張應該竭力教以誠實的。如果在財政困難的時候，仍然裝着寬裕的樣子，不是以虛僞對待他們麼？從教育上說起來，這是大不該的。如果不使他們知道財政的實際狀態，祇從表面來判斷，至少要使他們發生謬誤的見解，或者要求一種不相應的要求。倘使他們誤以爲自己的家有相當的產業，其弊害一定極大。所以把財政上的眞實告訴孩子們，就是負債也使他們曉得，他們使自然能夠節省自己的費用了。

我曾經從一個友人聽到這樣的事實：他還是做學生的時候，他父親就向妻子公開一家的財政狀態，絲毫不漏。定下一年很詳細的豫算，如誰的教育費幾何，誰的衣服費幾何，與妻子們商酌。所以我的朋友，對於學費非常節約，不曾向他父親要求過豫算外面的費用。據他說，他的學費，經家庭會議決定後，孩子們便感到十分的責任心。許多的父親，都爲了不肯公開一家的財政，孩子們錯估了自己家中的財產和收入，藉了種種的名義，向父親求索許多的錢。如果父親不答應，他們便要覺得不平。許多富豪的子弟，往往都浪費金錢，大概全爲了他父親不肯公開財政的緣故。如果父親對於達到相當的年齡的孩子，使其明白的知道財政狀態，和將來怎樣的分配，並且同他們說明，如果能夠節儉，你們的分配額就可增加，那麼，他們爲自己的利益起見，當然不會浪費了。

還有一個朋友，他所述的事實，也很可以作爲家庭財政公開的好例。我這朋友，是很有家產的，而且肯不惜金錢教育小孩，無論男兒或女兒，都能順從他們的希望，授以十分的教育。然富家的子弟，往往有這種事情，就是屢次請求豫定以外的支出，如果父母不允，心中便覺得怨恨。但我的朋友，是非常週到，並且很有進步的思想的。所以有一天，他招了他的兒子們，向他們很詳細的說明自己的財政狀態，並且說道：「這財產是從祖代傳下來的。我們是一個財團，我不過是這財團的管理人和支配人，自己並不敢隨意妄用的。如果你們定了一定的目的，當必要的學費時，無論二千元，三千元，我都願意支出的。但是你們如果爲了無益的事要求金錢的支出，我不得不盡支配人的義務拒絕這種要求。如果我做了事，幸而增加財產，我不妨祇把這增加的，照我自己的意思爲社會公益使用，至於祖上遺下來的財產，當全數交給你們。我也不願行使支配人的權利，損傷你們的感情。我家的財產，現在已經明白同你們說過了，你們如果要做支配人，運用這財團，我是不拘何時可以辭職的。不過無論誰做了支配人，都必須負有不損這財團的責任。你們有了這覺悟，我是不拘何時可以息手的。你所應該注意的，就是管理

了這財團，決不能浪費財產。』我的朋友，這樣向孩子們公開了財產，而且表示自己不拘何時都可辭職，所以他們孩子都非常心服，不再浪費家裏的財產了。

所以開家庭議會每年編成一家的豫算，由兩親極精密的作成計算表，給孩子們看，實在是必要的。不用說，一家的豫算，性質當然與一國的豫算不同，所以編製的時候，可以不必模仿一國的豫算的。然如果能够儘量的模仿政府的豫算表編成，當然是更有趣而且有益的。譬如，把一家的支出，分爲經常費和臨時費，或設立了特別會計的項目，對於孩子一方，是很有益的。一家的財政，可以有兩種分法，卽各人的支出和全家的支出，何者較爲適當，可由各人自定。至於支出的分類，大概可分爲食費，衣服費，薪炭燈火費，敎育費，衞生費，娛樂費，交際費等，並且可隨各人自己的意見加上別的項目。

國家有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卽議會與政府；而在家政上，兩親常司行政事務。如果孩子們也給以參政權，使參與豫算的編成，那麼，同時也該使他們分擔行政事務的一部分。現在母親大概都叫女兒幫助家政，但我想單叫她幫助，實在不算十分完全。母親須要使女兒練習負擔家政的全責任纔好。譬如把一個月的豫算表交給她，叫她照着這表定金錢的支付以及飯菜的安排和烹調等等。現在女學校中大概都有家政科，然往往祇是紙片上的練習，於實際上不十分有用。我以爲家政的學問，不如在家庭練習容易而且便利，更可節省學校的時間。暑假和寒假的時間本來很寬裕，利用這時間練習家政，並不妨害修學，而又容易達到目的。今日的母親所以很少實行，完全因爲她們過於保守，不肯向孩子們公開財政狀態的緣故。所以我以爲兩親須先公開財政狀態，那時使女兒管理家政的全部便很容易了。

家政上的行政事務，不但女兒應該分擔，就是男兒也該分擔其一部分。不用說，男兒的分擔，並不像女兒所分擔的範圍那麼廣，但爲了惹起男兒對於家政的興味，使他分任相當的事務，也是很有益處的。如家政中關於敎育，娛樂，衞生等事，使男兒分擔，很可以使他喚起他們的責任觀念。

總之，我希望使家族員全體都爲了家族的幸福而勤勉，所以孩子們也該把一點事情給他們做做。

譯自尾崎行雄氏『兒童本位的家庭』

二十年來的家庭生活

Y. S.

我在婦女雜誌八卷三號中讀了枕石女士的大家庭的慘史，一字一淚，不知怎的同情心增到了一百度；原來我所過的家庭生活，也是苦悶萬狀，說出來恐怕也有人要替我落淚呢！

我今年方才二十歲，這二十年的家庭生活，可以分作四大期：第一期自墮地後至九歲；第二期自十歲至十五歲；第三期自十五歲至十八歲；第四期自十八歲至現在——二十歲。

第一期的家庭生活

我墮地的一年，父親就和母親失和；呱呱的一聲叫，覺叫出家庭的痛苦——二十年的痛苦來了。當我未生以前，聽說我的父親同我的母親互相愛好的，在我的村裏，幾有鴛鴦夫妻之目。這一年，父親就在紹興娶了一個妾，於是雙方便失和好了。當時祖父母因素愛我的父親，也不加譴責，且對於我的母親，態度與前不同。這也是當然的事。我母親既然抱着失愛的苦痛，還要聽那祖父母的訓斥。那時我還在乳母懷裏，母親常常受了憤緒的逼迫，幾次想自殺；幸有乳母在側勸她，我纔到現在還能看到我的母親。那時我的母親又要求祖父准她入庵，祖父也許允了。可憐我的母親要抱着我同去，父祖因爲只有我一個孫子，就不准了。那時候，我的庶母還同父親住在上海，不過聽說他們就要回家來了，所以有這種的要求。到了我七歲的一年，父親同庶母果然來家了，當他們未來的前一天，祖父就借着罵祖母爲由，合家受了一次大訓斥，這時正當黃昏時分，我寫母親在樓上，只聽得下面拍桌聲，怒罵聲，歎惋聲，充滿耳膛。我的母親左手執着水煙筒，右手執着煤頭，臟踴的抖；兩隻紅腫的眼，不絕的流着淚珠兒。我呢，也是這樣。但那時我也能夠用幾句寬氣平平心的話勸我的母親。他們到了，祖父便指着後面幾間平房給庶母和父親同住，並且叫婆婆去陪他們。那時母親雖不致時

時受婆婆的訓責，却遇婆婆到前面——我們住的房子——來，也要受點零碎的氣。還記得有一天早上，婆婆在我們門外石櫈上坐着，我母親正在煮飯。婆婆坐了許久，不見茶來，就說：『我想點茶吃，也沒有的，這種媳婦，外人還要說她賢德，不賢德便怎樣……』母親聽到了，連忙捧着一碗茶，賠着笑臉說：『婆婆！我沒有知道。』婆婆也不接茶，轉身咕嚕咕嚕的去了。這不過是一種我記得的事。

後來過了一年，庶母同父親又到上海去；祖父母已嘗過了庶母的滋味，待我的母親也轉好了。又過了一年，我正是九歲；祖母從正月得病，到六月裏死了。六個月的侍奉，只有我同我母親。這一年的十二月，我的祖父也死了。我自墮地到此時，喫着都很滿意，因為祖父還是愛我的，不過時常要陪着母親出淚罷了。

第二期的家庭生活

祖父母死後的次年，庶母又回來住在後面的屋裏。那時候她的兄弟姊妹父母，幾月的和她同住着。我的父親固然不消說了。他們喫魚呀，喫肉呀，水菓點心呀，喫得沒得空；我呢，同着母親嚼菜根。那時候家裏還有廿多畝的田地，我同母親雖不能好喫好穿，但柴米總還可無憂。過了幾年，父親因為喜歡打麻雀，逐年的把田地賣了，於是把我同母親的生活也不顧到。我記得十一二歲這兩年裏，每當小學校裏午假回來，天天拿着米淘籮向庶母討米，站在她的門口，連聲的叫爸爸。有時跑出我的弟弟或妹妹（都是庶母生的，我母親只有我一個兒子）來，說我又來討米了，臉都不要的。我的淚只有向肚裏流，也不敢出一聲。有一天，我兩手抱着一把柴，帶着一個米淘籮回來，看見母親等在門口，連忙跨上階石，不料一跌，把米倒在地上。母親連聲責我不小心，說我苦到極點，還有什麼高興呢！我同母親蹲在階上，把米一握一握一粒一粒的拾起，從新去煮飯。還有討不到米的時候，我恐到校時晚，只得回來空肚而去。母親總給我幾個錢叫我買些點心，但我總也不買的。十二歲的夏季裏，我在初小畢業了，我一心要到高小裏去，母親也很情願，但我的父親聽了別人的話，竟沒有准我。我那時恨到極點，但也沒法，只有伏在桌上哭；哭後把什麼論說文範……等燒了。後來終於在初小裏又讀了一年。十三歲的秋季，我的堂阿叔也在初小裏畢業了，於是就跟着他同入高小。我們距高小有三里多路；阿叔等都在校裏寄午膳的，獨有我則早上拿着一只飯籃，盛着一碗飯和一盅菜，下午拿着空飯籃回來。雖覺得很慚愧，但也很情願。我從入了高小，於是討米討柴，我雖少管，而母親反多同父親接觸了。有時犯了父親的怒，

父親便把母親所供的一尊觀音菩薩拾掉，把母親拿來打一頓；等我回來，只見母親面上掛着淚痕。這種情形，也不祇一次呢！因為我母親自從父親娶了庶母之後，心裏非常煩悶，在第六年，就同祖父母商量，請一個菩薩在樓上供養，也不過每天點炷香罷了。父親以為母親有許多錢，常常因事要同母親爭鬧，我眞覺得日夜的不安，又不敢勸母親不供菩薩，使他沒有安慰，也不敢對父親說一句話。

第三期的家庭生活

這期經過的情形，較前更覺得可憐了。十五歲的三月裏，我們祭裏，清明節有胙可分的，每人可得四五兩的肉。我們一家，約可得一二斤肉。母親想把這肉拿來到曾祖父墳上去祭土。（紹興風俗在清明節要掃墓祭土的，）叫我到值祭者家裏去拿。不料庶母也在他們家裏，說道胙肉是要大家分的。我那時崇拜祖先的觀念也很重，便說，『曾祖父是大家的祖先，你們也該少喫點肉，拿去祭土，使曾祖父能歡悅於九泉之下。況且這肉祭過之後，我也沒有得，你也沒分，總要歸管墳墓的了！』庶母堅持不肯，於是我只有哭回來。母親見我這樣情形，便到值祭者家中告訴族長。那時庶母也在，但母親同她並不說話，因為她倆素來是不交口的。過了幾天，庶母生產了，產後得着了病，父親此時就從上海回來，說道庶母的病是母親害她的。到庶母死後，父親就預備將弟妹等來住在前面屋裏（我同母親所住的，）且把母親的房門用鎖鎖上。此時謠言四起，都說父親要把母親墩斃了。我同母親對着只有嗚嗚的哭。我雖不願離開母親，但也不敢曠課，所以只有提心吊膽的到校裏去。後來父親同弟妹及庶母的兄弟等搬到我們住的房子裏，逼着母親拿出儲蓄的一些金錢及首飾。母親於是避到鄰家阿伯的家裏過了幾天，我也同住在阿伯的家裏。然這總不是可永久的，於是母親決定到庵裏去了。那天母親動身的時候，日猶未出，寥寥晨星，百步見人，我的母親素是足不出戶，今日背着個衣包，獨自彳亍向西去了。我只有含着眼淚，立在門口，送我可憐的母親。自從母親去後，鄰家的阿伯勸我到自己家裏去。我也只得回去。父親對我，也不叫我做事，也不罵我，也不問我寒熱，我實在有許多說不出的憂苦。我那時在家，差不多做了一個厭人物，除了鄰家的阿嬸，對我談幾句天，安慰我幾句以外，就沒人了。所以我到現在，對於這位阿嬸，總還是非常感激的。

我還記得這年夏季裏，並沒有牀子睡，夜裏只得在帳房中的地上躺着。有一天，天起了大風雨，氣候忽然變冷了，我那時只有幾件

小衫褲,都穿在身上雖明知帳房的隔壁,有一條棉皮在着,但恐領管兩個阿妹的用人要蓋我也不敢去拿。到了第二天早上,肚子就痛得不能立起來了然而對那個去說呀!我的怕父親眞可謂極了,且非特父親呢!

那時許多人還說我同庶母的阿妹,發生了肉慾關係;因爲她在我們家裏住了幾個月,待我略略和善些;其實我到現在還很怨她,因爲她將母親房裏許多的東西搬到家裏去。我曾經看到一次,問她理由。一瞬間父親對我來說:『你這樣能管家事,你的母親的首飾也給我去領回來。』從此我就也不敢多說一句話了。到十六歲,高小畢業了,父親聽着許多人的勸告,叫我到中等學校讀書。這時我有一個很親愛的先生,指示我到一師裏去。父親也准我了,並且陪我投考;我和爸爸便從此略較前要親密一點。這年九月,母親在庵裏得病沈重,父親就把她的首飾等收拾回來。可憐我有病的母親,住在庵裏,沒有人侍奉。

第四期家庭的生活

十八歲的春季,我同劉竹墟女士,雙方已經緊繫着戀愛的情緒,這年下半年父親也准我們結婚。不料結婚之後,父親聽了旁人的話,說你們媳婦嫁妝這樣好,此後你兒子的學費你可不管了,這話眞成了事實。自從十八歲冬到現在,差不多都是她助我的。然而還有我在小學裏的一位很親愛的先生,也是我永久不敢忘的。十九歲的夏季裏,父親又到上海經營商業,這時我因在校,當家的是我的阿弟。她在家中種種苦況,由旁人傳給我聽,我也很佩服她的忍耐。因爲她從沒有同小叔姑等鬧一次口舌。而我所目覩的,就是這年秋季裏她生產的時候。那時我接了她的母親來家,我的阿弟就把柴米不管自己到鄰家去。用人對他說了一聲,他帶哭帶罵的說,『家裏只有喫的人,沒有管的人。』十六歲的弟弟,眞能幹呀!但是我也不敢同他去鬧,因爲父親得知了消息,總說我欺侮他呢!還有當她臨盆的一天,肚痛了一晝夜,胎兒沒有落地,母親等——母親自我娶親後就從庵裏搬到後面的平屋裏——急得了不得。我的弟弟說:『生產又當奇事了,我的媽媽生我們這許多人,並無什麼,只有她的生育各樣的。』啊!何等忍心呀!



國際婦女參政會第九次大會記略

記者

一

國際婦女參政會於一九一三年夏間在匈牙利京城不達伯息開第七次大會後，到一九二〇年纔在瑞士日內瓦開第八次大會，在這七年間婦女得到參政權的共有二十二國之多。該會名稱上雖爲謀婦女參政權的團體，但這不過是起始時的步驟，其第二步當然須謀種種關於婦女法律，經濟和社會上地位的均等。因此本屆大會所議事件，也多在謀婦女的機會均等方面了。



安科那女士

國際婦女參政會第九次大會於五月十二日至十九日在意大利京城羅馬開會，到會者有四十三國的代表。其中代表有些係來自與國際婦女參政會協作之團體，其他亦有未經加入爲會員，或新加入者；幷許多國家的政府並有代表派遣到會。該會在第一日上午，先開四股常駐委員股預備會。四股所主議事件，第一股討論女工工資權利均等問題，由意國安科那女博士(Dr. Ancona)主席；第二股討論道德問題，由法國盧魯堡格夫人(Dr. Witt Schlumberger)主席；第三股討論婦女國籍問題，主席爲英國麥克米倫女士；第四股討論嫡子與私生子的經濟地位，主席未詳。下午開全體代表預備會，主席爲意大利波急


虞脊盤格夫人

阿女士(Alice Schia-vonni Bosio)。

至十四日正式開會，到會人數聞有二千餘人之多，除各團體代表，丹麥瑞典德美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的國會女議員，政府代表之外，更有各國未得參政權的婦女，及新聞記者等多人。中國代表與會者有朱汪道蘊夫人和鄭毓秀女士。

二

國際婦女參政會對於婦女經濟，法律，道德和社會地位的改進計畫方面極廣，十四日正式開會以後通過者有女工工資均等及婦女工作權利案。此案大致是說女子應該與男子有同樣職業訓練，如果婦女作與男子相同之工作時，薪給應當相同。又說婦女自己有作工之權利，已婚婦女工作權之限制條件，應當取消。

婦女國籍問題一案也已通過；大致說婦女得保存或選擇自身的國籍，非遇有特別事故，在男子不得不消失其國籍的時候，在女子也不得消失其國籍。此案由該會保證，設法促成國際的行為。此外又通過兩案，一為主張世界各國應一律加入國際聯盟會，二為反對埃及政府不准青年女子考試的新例。

對於私生子案，議決應由其父負養育的責任，并應有承受一部分遺產的權利。此種撫養費的徵收，須由地方官廳擔負責任。

此外所議關於花柳病的防禦法案以外，并聞大會更通過一案，主旨說各國婦女應努力於國際間的親善，要求以法律方法代替武力，并提倡種族間的階級平等。其理由因為欲謀婦女得達到更


波息阿女士

自由和鞏固的基礎上，必須以有秩序的政治生活，和安穩的經濟狀況爲其基礎。故決議各國爲大會會員的婦女團體，必須盡力襄助各本國政府進行關於世界經濟重造和入結親密的方法云云。

三

近年來因多數國家的婦女已得到選舉權，故國際婦女參政會的步驟趨於更廣大的方面，然對於婦女無選舉權的國家，則仍極力予以援助。意大利亦爲文化先進的國家，然該國婦女却還不曾獲得此項權利，國際婦女會對此很爲注意。十四日上午開會時，意大利總理墨索里尼氏 (Signor Mussolini) 到會演說，曾向大會擔保，說當對意國婦女先予以市政選舉權云。至十九日上午全體代表約四百人又往謁墨氏，由該會女書記二人合持該會大旂，各代表手中均執旂幟，最後爲前會長今名譽會長甲德夫人及新會長愛希貝夫人。墨索里尼總理在內務部大廳接見甲德夫人發言，先致相見詞，其次乃謂今有決議書呈覽，度總理必表同情。書中大意說，今已有二十五國之婦女享有與男子同等之選舉權，故吾等齊集於國際婦女參政會第九次大會之四十三國代表議決，由本會常事部以此事實通告婦女尚未得有參政權之獨立國家，并勸其予此等婦女以參政權云云。墨總理答詞實誠懇，大意說我是守信之人，凡所許諾的事，必力踐之；在本年年終以前，如果我尚在執政，凡具有相當資格的意國婦女必予以市政選舉投票權，以作達到全部選舉權的初步。各代表對於此項答詞，非常滿意。參政運動向少進步的意國婦女，不久亦將獲得參政權了。

四

國際婦女參政會本屆大會，本爲更選會長之期，故該會於閉會前一日，即十八日，選舉會長，各代表仍一致公推甲德夫人 (Mrs. Chapman Catt) 繼任。但夫人以年老爲詞，力辭不就，結果遂僅任名譽會長；會長一席，則舉該會前祕書英國愛希貝夫人 (Mrs. Margery Corbett Ashby) 繼任。

這次中國赴會代表兩人，鄭毓秀女士因學校教科匆忙，未及終會，先回法京巴黎；朱汪道蘊夫人因原在羅馬，故得從容與議，在會中演說時，并將中國近年來婦女運動情形報告於大會。朱夫人係畢業於聖馬利亞女學校，擅長英法文字，富於才幹，此次受中國女權同盟會之委託赴會，聞頗受羅馬輿論所稱揚云。

朱汪道蘊夫人的演說詞

於未述我國女子現在所要求以前，余極願說明數句人人已知道本會之得此良好結果，大半皆賴會長甲德夫人及其他諸會員之力。余等亦不得不感激意政府之允許本會於羅馬開會，及其優待情形，且意國總理不惜時間，惠然來會演說，余等尤覺非常榮幸及歡迎。

中國女界之爭平等，雖為時不久，然進步極快。初本無人顧及，自婦女運動以來，遂全國注意之。現在最重要之團體組織有二，即女權運動同盟會及女子參政協進會是。此會所要求者，(一)除去為男子而設之法律，以求女權之保護；(二)打破專以男子為限之襲產權，以求經濟之獨立；(三)打破專治家政之教育制度，以求知識平等。

女權運動會所要求者，(一)全國教育機關一概為女子開放；(二)承繼權財產權男女平等；(三)制定男女平等婚姻法，有傳染病，肺病，及癡呆者不得結婚；(四)禁止買賣婦女；(五)婦女能在外工作；(六)婦女作工與男子同等保護；(七)工資男女平等。此二會現在正積極進行，以促進婦女之要求。甚望此大會之贊助中國女子也。

末則余甚望稍加數語，即吾人宜知中國為古國，為文化最早之國，西方文教不能過急行之於中國，必經多次之試練忍耐始能合中國情形。在改進以前，必須有性教育之普及，故青年之中國能自知己之所缺而自改良之，獨行之則益較大矣，此則又基於家庭也。青年為母親者，為人妻為人女者，當急起圖之。英諺云「手之搖小孩車者，能管理世界。」

附　本屆大會議決案

朱汪道蘊譯

一　男女工資平等案

本會因鑒於婦女有工作之權利，希望經濟之需要，及自謀生活之需要，故認婦女工作實為最重要問題之一。併倡各種工作必須

一律爲婦女開放，且須注意工作必須合於身體及精神者。
(一)職業教育及商業教育須使男女利益同等。
(二)在公民服務內，各種行政司法及行政機關之各種職業及位置均須開放婦女與男子一律，各種高級位置，須男女均等開放。
(三)已婚婦女，若願工作，不宜有何種阻據。
(四)婦女如作與男子同樣的工作應有同樣之工資。『同工同值』的意思是說，男女同一職業者，不問論時間或論件計算，應有同等的工資，本會深爲同意。
(五)無論已婚或未婚婦女，均有工作之權利，對於婦女工作，應不設特別規定，或與男子的規定有所殊異。法律關於婦女如母親等不得有妨於其經濟地位，且將來工作規則必須適於男女平等。
會中提出(一)本會與國際勞工會相聯絡，關於婦女的立法，應與本會所提出之議決案一致，而對於母性問題尤爲爲重要。(二)國際婦女協會，婦女職業團體，及婦女工業會團體，聯合行事，每會互派代表，各國之無此種團體者，本會宜鼓勵其成立。(三)本會甚望國際勞動大會下次開會時，應勸勵男女小孩當有專藝之訓練。

二 花柳病及道德

本會鑒於由兩性不負責任之結合而加於種族間之危害，及不識花柳病之危險，故以爲男女均應有性及道德之教育。本會議決無論何國，各級教師均應受生物學及道德科學，以教育青年男女，使知貞潔之責任與必要。此種教育者之絕對責任，無論父母及教員皆不應緘默者。對於青年應講授花柳病之危險，因此亦危害及道德律者，并當教以對於家庭及社會之責任。彼等之責任所在，不僅在說明道德之原理而已，必須更說明此等原理之生物學的基礎。
本會於道德問題中提出以下三條，(一)各師範學校章程中應有性教育一科。(二)政府及普通團體對於爲父母者應講演性教育。(三)無論何國，應設立團體專以防禦花柳病。
會中鑒於花柳病者婚後傳於他人之害，而以婦女最受其影響，以其傳於小孩故也。故提出以下兩條：(一)花柳病之危險宜使衆人知之。(二)無論何國中，必須設道德團體及醫藥會，在一人未婚之前，宜證明其確無疾病，給以證據，始可結婚。(三)法律應規定婚姻上若有一造患有花柳病者，應即廢止婚約，且受法律上之科罰。
關於拒絕花柳病事項，本會以爲急宜進行。觀於此病之蔓延，以爲當列此爲公共健康問題。無論何國之女子宜監視此項團體有無鼓勵賣娼等情形。會中極不贊成官樣式預防書之分送。

三　已婚婦之國籍問題

(一)已婚婦女國籍之權利。本會提出已婚之婦，仍有保守國籍，或改入他國籍之權，與男子無異。

(二)國際政府會。會中已知關於上項之律法各國不同，以致上條難以實行，故必於國際會中解決之。故此分會宜要求各國政府，特行開會討論已婚婦女國籍問題。

(三)國際婦女協會。又議決已婚婦女，應有權利保守國籍，或改入他籍。此為擬定之條件，由政府團體及個人之裁決行之，幷徵求彼等之評論及意見，並由各國政府代表，及國中分會，呈出於政府。

暫時提出條件。高等簽約會，鑒於已婚婦女之少國籍權利，及不待本人允許而後入他籍，加以各國律法之不同，故議決以下諸條。

大綱(一)已婚之關係。婦女之國籍，不宜改變，除非婚後或婚時入夫之國籍。

(二)保守或改入。婦女有保守或改變國籍之權，無論為歸化或脫籍而改國籍，不得因婚嫁而受梗阻。

(三)不得本人允許。不得本人允許，不能使之改籍，除非具有別種條件，此條件即為若不得男子允許亦必須改變其國籍者。

小例(一)保守國籍。婦女不失其國籍，除非如嫁一外國人，或婚時其夫因歸入他國等，而失其國籍。

(二)失國籍。已婚婦女只有如有以下情形，則失其國籍，若在某情形之下，能使已婚男子失其國籍者，或結婚時國家律法提出其夫為一國民，得其國籍，而婚婦提出改變國籍者，

(三)改入他籍。外國婦不得專以結婚故而改入夫籍，一婦女亦不得因夫改入他籍而隨之入籍，婦之改入夫籍與夫之改入妻籍，必當給以便易之法。

(四)重復入本國籍。婦女之已失籍而歸入其夫籍者，若遇離婚死亡，解散其婚姻者，如回本國，能給以簡易之法，使之復入本國籍。

(五)因結婚而失國籍。立法應採用本會決議，婦女惟以下理由可失其國籍，嫁與外國人，結婚後其夫改入他籍時，自願重歸本籍。

(六)因結婚而得國籍。婦女因結婚或因夫之歸化他籍，亦同入籍者，彼能保守之，除非自欲棄之者聽。

(六)保護無國籍之婦。如一國律法規定一婦婚後，失國籍者，則其夫之國中，必給證以保護之。

(七)夫婦之權利，及責任，關於家產之依國籍而遺動者。夫婦於個人關係及關於產業之權利責任，依夫或妻之國籍律法而定，由

結婚時，兩方協定之。但關於結婚律法，事前已起變更者不適用之。

停會。本會除非停會，以後每凡五年應刷新努力進行。

幹事員之重選。結婚婦女國籍問題幹事會，以後由加入之各國派代表一人，國際婦女會，及國際婦女平和及自由會各派代表一人組織之。并於國際政府開會時參與赴會。

四　嫡子與非嫡子在律法上之關係

妻及嫡子之權，（一）本會以爲已婚婦女爲生育子女者，子女則爲將來之公民，其關於社會之重要，與人之用腦或腕力以起發財富者相等；故其經濟上之地位，將來宜保護注意之。

（二）會中欲改良各國法律，予結婚婦女及其子女充分之權利。

（三）會中已見數國行男女平等之增加工資法，極爲滿意，子女仍依靠父母者給以養育費（如法德比等國）。惟議決以直給其母親爲佳，以母爲子女之養護者也。會中又提出宜設一團體，查察各家給費之情形。

（四）會中再提出（1）已婚之婦宜有全權管理其收入；無論工作所得或家產，（2）夫婦應互有權利得收受他造進款之一部份，婦女專事管理家務及養育小孩，實即爲負擔家事以減輕其夫之經濟者也。

（五）會中仍聞有數國中，男子能無故剝奪妻之承受遺產權，聽其零丁，故特由本會在各本國之分會宜助爲妻及子女者，在夫死後可得一定之遺產。

無父之子女之權利，本會極讚成，寡婦及其子女由國家或地方給以養育費，再此等養育費宜視爲一種母子之權利，不宜視爲慈善費，以認識母親教育子女之價值。

未婚母及非嫡子之權。（一）拿破崙律法之不公平條例，「禁追究私生子之父」，現仍行於數國中，（如玻利非亞，哥斯德利加，意大利，巴拉圭，羅馬尼亞）故此等國內之分會宜極力除去此項法律。

（二）再本會知各國中，私生子養育之責，幾全在其母，即規定有由父出費條件者，其養育費爲數亦不足，且不穩定，故本分會亟宜從事改良此種律法。

（三）本會再提出婦人在生產時費用，宜爲夫者供給之。

（四）本會又提出徵收私生子之父所出費用，應由官廳負責。

（五）再會中極力囑各分會須鼓勵律法，如男子已在海外，或已出官廳之管轄區域以外時，仍有取其養育費之可能，此等問題，宜由各政府負責，且此種意見須各國一致，并宜提出於國際聯合會。

意國衆議院提出女子行政選舉權案

朱汪道蘊

本年五月間國際女子參政會在羅馬開第九次大會開幕時，意國國務總理墨索利尼演說謂本政府擬先許女子有行政選舉權，後予以政治選舉權云云。墨氏即囑主管機關預備女子行政選舉權之議案，由墨氏提出國務會議通過後，將該議案咨送衆議院徵求同意，其大致如下：

女子已滿二十五歲而有下列條件之一者，方可列入行政選舉單內。(一)曾得軍功獎章或戰功十字章者。(二)曾得民事獎章或公共衛生勞績獎章或小學獎章者。(三)戰死者之母。(四)有主自權或能自衞者。(五)已在小學畢業或已入國立或公立及國家已經承認或批准之中學一年級者，或經過與中學一年級程度相等之考試者。(六)能識字及能寫字者，在本城已納各種直接國稅者，或在自治局稅册內每年納稅至少四十呂耳(合華幣約四元)者。

凡有選舉權者，即有被選舉之資格，按照自治局章程，分擔各職，惟不能充當下列各職。(一)自治局局長，自治局董事。(二)省參事局局長及副局長，省議會會長及省議員。(三)省行政委員會委員。(四)徵兵委員會委員，沒收四足動物委員會委員，射檜局局員，及森林委員會委員。

意國政府之所以限制女子職務者，蓋因女子有不相宜之處，或在女子行政選舉萌芽之時代，特嚴其範圍，俟有成績之後，再擴充之，亦未可知也。

上項議案雖尙在衆議院討論中，以余測之，當可通過，在本年內或至遲在明年，意國女子必可實行行政選舉之權，因意國國務總理墨索利尼已一再允許也。此屆國際女子參政會，道蘊因上海女權會推舉爲代表赴會，得與各國代表討論，並探悉有女子選舉權諸國，每屆選舉，則女議員之數目必增加，而尙未有女子選舉諸國，有因女子運動而已有結果者，有已在運動中而尙未有結果者，總之各國女子對於女權，無不積極進行，即歐洲最守舊之意大利，因潮流所趨，亦許女子有行政選舉之權，而我國現正政治刷新之際，我二百萬萬之女同胞，曷起而圖之。

十二年六月十一日作於羅馬。



第三國際及其婦女部

日本山川菊榮著

光亮

一

資本主義的勃興，使世界各國間的關係，不論是政治的，經濟的或技術的，都變成非常密接了。紐約金融市場的形勢或英國政界的空氣，不僅是美國或英國一國的問題，並且要惹起全世界人的注意和興趣，直接間接影響於世界各國的政治界或經濟界，惹起各種各樣的反應。海陸交通及通信機關的發達，越發助長此種形勢，使全世界民衆的思想及生活，如一國或一都市一樣，相互間的利害關係一天密接一天，一天複雜一天。這種進到密接和複雜的國際關係，一方面或現爲幾個政府的提攜（或同盟）或成爲各種國際的協約，更有組成萬國紅十字會，萬國平和協會，國際勞動會議及其他無數的公私團體的；同時他方面也有現爲勞動階級的國際團體，如國際社會黨，國際共產黨（第三國際），赤色勞動組合國際，阿姆斯退遂姆國際勞動組合同盟都是。

資本主義各國之間，有許多促成國際團體發達的萬國共通的問題，婦女問題即是其中之一。資本主義的文明，由貧富懸隔而破壞無產階級的家族生活，促進了婦女及兒童的工錢勞動，結婚困難，賣淫昌盛等現象。由這些事實所產生的道德上及肉體上的弊害，實報答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身，危及自己的基礎。鑑於此種困難形勢的各國資產階級，也曉得矯正這種種弊害中的一部分，或爲粉飾表面起見，做了許多姑息的，僞善的，皮相的改善運動。好多國際的婦女團體（如婦女矯風會，婦女平和協會等）都因爲達到這個目的而發生的，而其實際的性質，不過是一種國際的社交團體，偶然地一時地做一點皮相的慈善的救濟事業罷了。即那以一

般婦女解放運動爲目的而成立的婦女參政權同盟，實質上也不是充滿萬國參政運動的活力活氣的中樞機關，倒可以說是少數參政權論者國際的社交機關。

這樣看來，從來存在的大多數的國際團體，其基礎都是從在肯定資本主義社會上面的，其團結也是極其緩懈的，與其說是爲了一朝有事來共同行動的團體，毋寧說是爲了閑空無事時互相交驩的團體倒適切些。

在這許多國際團體當中，只有一個組織強固關係緊密做全世界活動的中心的國際團體。這就是那爲全世界無產階級運動的先鋒軍及參謀部的『第三國際』。

這第三國際，是全世界無產階級運動的中樞，對於一切問題，都以最精確的知識最透徹的先見和最適宜的處置去對付的。所以他對於那爲國際社會問題之一的婦女問題，也樹起了最實際的方策。第三國際婦女書記局就是爲統轄全世界的無產婦女運動強固她們的團結，指示她們的運動方針而設立的。

二

『婦女解放』這句話，是十九世紀以來的流行語。今天，只要多少帶點進步的自由主義的色彩的任何團體，任何運動，可說多少同意這一個標語的。可是只樹了一塊招牌，是沒有什麼用處的。我們不應離開眞正解放婦女所必要的實際的手段而去迷醉抽象的自由解放的流行文句。於是就發生婦女解放的根本條件究竟是什麼這個問題了。關於這一點，資產階級的婦女運動，我們姑置不說；而在社會主義各派之中，則對於第一須使男女無產者從貧困的鐵鎖中解放出來這個基礎條件，是抱完全一致的意見的。不過第三國際和其他各派社會主義者之間，其不同的處所是：前者不甘只是理論上承認這個基礎條件，並且要實際講究各種最適合婦女痛切要求的教育及運動方法，因爲她們知道婦女幾千年來羈縛着與男子不同的生活，教育及心理狀態，已養成一種特別的心理，非有適應其心理的教育及運動方法不可；而後者則不然，只曉得固守着那男女無產者由經濟狀態的改善自然會一律獲得解放的基礎條件，再不去進一步謀實際的積極的方法。

第三國際於一九一九年二月已奠定了基礎；到了一九二〇年十一月，由俄羅斯及德意志共產黨婦女的高唱，通過設立婦女書記局的議案；一九二一年七月及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各國共產黨婦女部的代表大會，都與第三國際的世界大會一同開會。

婦女書記局，直接屬於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是擔當與各國共產黨婦女部聯絡通信之務，決定世界無產婦女運動的根本方針，並指導統轄各國共產黨婦女部的運動的中央組織。她們的世界大會決定了下列諸事：(一)各國共產黨內部設立特別對婦女宣傳的宣傳委員會；(二)這宣傳委員會直接屬於黨的執行委員會，常在其指令之下活動；(三)婦女委員會設立一名通信員；(四)委員會須調查報告各本國內的勞動婦女，職業婦女及主婦等等的生活和思想，樹立適合其國實際狀況的運動方針，常與執行委員會合議協力實行；(五)又須給第三國際婦女書記局通信報告，使國際的婦女運動鞏固；……。第三國際婦女書記局，拿這些各國的報告做基礎來議定根本方針，給與各國以適切的忠告或助力，準備大家對國際的問題取一致的行動。

三

婦女書記局的任務，大體已如上述，然特別的計劃雖已作成，而實行起來卻頗不容易。第一個原因，是各國無產階級運動內部對於婦女運動的偏見。這就是舊式社會主義運動的傳統見解，以為男女可由同一條件來解放，用不着特別對婦女做一種啟蒙運動。然此說若與實際運動的經驗一對照，就可以知道是一種太抽象的迂腐之說，不能應用到實際的了。如果我們把那為無產階級的一半的婦女除外，則那種無產階級運動定成了半身不遂，遇事卽生障礙，使那本可以做友的人都跑入敵人陣營裏去反對自己了。這種結果，現在已是很顯明了，所以那種傳統的見解，無論在理論上或實際上都漸漸失却勢力了。

現在一個更重要的難關，就是無產婦女本身太缺乏組織並運用婦女部的才幹及活動的能力這一件事。不用說，婦女委員會，男子也可以參加的，不但是可以參加，並且是極希望男子參加的。不過無論如何，總須以婦女自己的活動為基礎。若在歐洲先進各國，因為資產階級的婦女運動很發達，許多有為的婦女都被彼吸收去，以致無產階級的婦女運動為其所壓，是一個原因；又因無產婦女陷於極端貧困和無智之中，缺乏與男子為伍參加組織的運動之餘裕，以致不易從其中發見或養成真可信賴的鬬士，也是一個重要原因。至於後進各國，更加困難了，不但無產階級的婦女運動沒有發達，就是資產階級的婦女運動也沒有發達；換句話說，資本主義的文明還沒有成熟到足以使任何種類的婦女運動發達的程度，各階級的婦女都壓伏在中世紀的專制的家族制度之下。

這些國家當中只有俄羅斯已經打破無產婦女解放運動的所有障礙，做出一個特殊的例外，但他是在社會革命後才做到的。俄羅斯的政府和共產黨，現在正在協力一致做婦女的教育和組織的工作，並且由母性保護，家庭勞動的減輕，及其他法律上政治上和實際上的設施等等，着着進行婦女的事實上的解放。

婦女書記局，認明東洋婦女和西洋婦女的地位及生活，有非常的懸隔。所以主張那資本主義已經成熟德謨克拉西已發達到某程度，婦女在某程度內已從家族制度的羈絆和對男子的隸屬裏解放出來進而直接參加於勞資戰爭的西洋，就勸婦女們加入共產黨或勞動組合，參加由共產黨領率的婦女參政運動和選舉運動；而對於那資本主義尚未十分發達或幾乎未曾發達全以手工業，小農業和牧畜業爲主要產業，大多數都是完全無智的文盲，做中世紀家族制度奴隸的東洋婦女，則是以反抗家族制度和家長專制爲解放運動的出發點。又爲東方民族的解放起見，去年曾經舉行了兩次近東婦女大會，一次在啓富利司，一次在巴克，同年一月，又在莫斯科開了一次遠東婦女大會。東洋婦女沒有參加此次會議的，只有日本一國。

這樣，婦女運動目前的戰術因東西而不同，情形也因東西而兩樣，若把婦女書記局設在莫斯科，是不能與西洋各國取敏活的聯絡的，所以爲與歐洲各國保持親密的接觸起見，就把婦女書記局的西歐部移住柏林，在那里發行了一種婦女機關報國際婦女。書記局的東洋部則仍設在莫斯科，做東方婦女運動的中心，

我很抱歉因爲規定紙數的關係，不能詳細報告各國婦女運動的實況；不過第三國際婦女活動的概略，是如上所說那樣的。總而言之，第三國際的婦女運動，是要誘導婦女羣衆跑進無產階級運動的陣營裏去，以獲得由全無產階級的解放而生的『婦女的完全獨立』爲目的，在其目的和理論上，是十分徹底，非妥協的；同時在其實際運動上，是以無產婦女現實的生活和心理爲基礎，捉住很微細的日常生活卑近的問題與她們接近，觸到其痛切的利害上去，藉以解明她們的階級意識，促進她們的組織能力，使其組織成爲一個全無產階級的國際的團結的鞏固的聯鎖。這個運動，是要使那爲國際無產階級問題之一的婦女問題，由國際的運動把婦女從幾千年來的貧困和性的不平等這二重鐵鎖裏面底澈的解放出來。



姊姊的屈服（續）

卓如

芸姊：

我很高興報告一個消息給你聽：我桂姊現在居然能夠寫信了。

下面便是她給我的第一封信：——

我的親愛的卓如妹妹：——

我沒有想得我今生還能拿筆寫信的。我現在能夠拿筆寫信，妹妹你想我高興不高興呵！

你對我說的一些話，我都明白，我好像也常常那樣想過的，不過你叫我說我又說不出來就是。

妹妹，我現在也不像以前那樣作(着)急了。我現在每天除了弄飯洗衣服以外，就做鞋子，看你給我的信書和雜誌，寫一張大字，一百個小字。我着(覺)得狠快活！

你的明卿哥哥又有幾天沒回來，我也不管他。我現在只管我自己，好到了要緊的時候，不至於餓飯。

妹妹，你學校裏事情狠忙嗎？我狠想常接你一封信。

祝你進步！

你的可憐的姊姊桂英。 初八日

芸姊，我自己不敢誇口，桂姊會有這樣的進步，真是出我意料之外。你過細把『我現在只管我自己，好到了要緊的時候不至於餓飯』這句話想想，這不是顯然有離婚的意思嗎？

我這一向也寫了幾封很淺的信給她。但信上說的恐怕她還是懂不清楚，我預備一兩天就到她家裏去。我想現在有兩點很重要：(1)不要有『生育』的事發生，以免日後拖累；(2)趕快學一種能

謀生活的手藝，以解決麵包問題。姊姊，你以爲如何呢？

………………

卓如。 三十節後一日

○

芸芳姊：

我離開家裏纔三個月，竟至發生了萬分不幸的事，說來眞是叫人氣煞，痛煞！我此時手正顫着，心正跳着，不知能不能繼續寫下去。但無論如何，這件事應該要讓你知道，而且我想也應該讓天下人都知道，我預備稍遲心裏寧靜了，把這事做一篇小說發表出來。我且把這事的原委先告訴你。

不用說，自然還是關於桂姊的事啦！

三個多月前，我赴滬的前一個星期，那一天我到桂姊家裏去，這是我同她會面的最末一次。我會着她，把我前說的那兩個要點都宛轉地告訴她了，她也深以爲然。並且她說：『我現在已經暗地裏在學着縫襪子；這種手藝，認眞做起來也可以顧得着自己一個人的生活。』一個星期後，我因爲校事，不得已要到上海去一次；我原打算至多一月可回的，誰知就擱了三個多月。這三個月中，沒有接着她一封信，便是我父親給我的信也不提起桂姊一字；我倒寫了

好幾封信給她，我正深自詫異。

我回家後，問起桂姊來，我父第一個開口說：『你再不要送什麼書給桂姐看，也不要寫信給她了；做家務的人那里像你們做先生的有那些工夫讀書寫字？』我摸不着頭腦，看看大家臉上的神氣，都像有點不對。一會我便說：『我看桂姐去。』我父叫我不要去；我大哥說：『回來了也歇兩天，何必忙在一刻呢？』此時我眞墮在五里霧中了。我便從各方面去偵探，費了三天的工夫，大體都被我知道了，我竟獃了一天沒有吃飯！

你想是怎樣一回事！

明卿的行爲一天不如一天了；後來又加入了某賭局，結果把身上的衣服輸得精光，還欠六七十元的債。他跑回家吵着桂姊要衣服當。桂姊自然不肯給他，他便行兇，要打桂姊。桂姊不得已，便弄了幾件衣服給他穿，說請遲兩天再想法。一面便抽身回家，把這種情形告訴我父親，父親此時也覺得應該出來爲女兒說幾句話了，便把上述情形轉告明卿的父，意思請他把兒子管束一下。他聽見了這種情形便大發雷霆，（或者他並不是怒兒子的行爲，只是被親家說了一頓，所以發氣）說非要把他兒子打死不可。他祖母怕桂姊在家看着難爲情，便叫人把她送回我家去。他父親便把他（明

卿）他打了一頓，又用鐵鍊子把他鎖在房門角裏監禁着。

桂姊那晚在我家，兄嫂們怕她着急，便拉她打牌。正打牌的時候，叮玲璫琅，外面跑進一個人來。脚上拖着一大掛鐵鍊子；你道是誰，原來就是明卿，他一進房，坐在椅子上，把脚擱起，一面解着鍊子，一面報告他在家被打和逃出來的情形。最後帶着得意的神氣說了一句：『竟給我跑出來了。』此時桂姊已經氣得暈過去了。

雖然明卿不成材，桂姊對於外人從來沒有說過的；大家因爲她是喜歡要面子的人，所以雖然曉得，是從不敢對她提起。今天這位不知羞恥爲何物的明卿，竟當大衆把自己的醜態一五一十地都宣布出來了，你想桂姊如何受得住！

她醒後也不說什麽，把那兩條鐵鍊子一提，朝外就走；大家攔不住，只好叫了一部車子，着一個老媽子送她回去了。

她一回去，便找着她的公公講理性。她的理由是：(1)對於兒子，不管就不管，管起來就像捉住了強盜一樣，這是應該的麽？(2)管兒子在家裏管好了，爲什麽讓他跑出去，像逃犯一樣，跑到媳婦娘家裏去丟媳婦的臉？她的公公只是用話敷衍。那知桂姊的脾氣來了，便像霹靂火一般，拍桌打椅亂來。她公公無法，便只好着人到我家請我父親去，父親說桂姊這樣鬧，實在是丟娘家的臉，不願意去，便叫我大哥前去向吳家賠禮，聽說弄到夜裏兩點鐘才了事。當夜桂姊兩次尋自盡，都被察覺了，未成。

第二天，我大哥逼着桂姊向她祖母及公公賠禮。桂姊在床前叩頭，她祖母在床上裝睡，沒有理會；她公公說：『只要把脾氣改了，自然還是一樣；本來好好的一個孩子，以後再不要那樣糊塗就是。』

因爲怕她尋死，所以她的一切舉動都被監視，這樣勉強地敷衍過了半個月的光景。

一天早晨，桂姊家二姑太的第二個兒子——只十六七歲，不常到我家去的——慌慌張張地跑到我家裏去，會着了我大哥，他說：『吳家表嫂（即桂姊）說有一個包袱叫我來拿的。』大哥很奇怪，因爲桂姊並沒有什麽包袱放在家裏，而且便是有什麽東西，又何至要她姑媽的老表來拿呢？因回說沒有，他姑了一會便走了。一會明卿來了，問桂姊回來了沒有，大哥說沒有；他說：『她一早挈了一個包袱出來的。』於是他們倆分途到熟處所去尋，沒有一點影子。我大哥回到吳家，正同明卿的父親坐着。他家二姑太在後面大聲地說着，說她的大兒子一早出去，也沒有，箱子裏的衣服也不見了。他家祖母叫她小聲說，因爲我大哥在那里；她好像是故意要我大哥聽見的一樣，還是大聲大氣地說着。我大哥自然有些不好過，

便回家來了。下午，郵局到了一封信，是本地發的，是桂姊寫的，說她現在某尼菴，請大哥去一會。

其時明卿也在我家，我大哥便偕他到那尼菴去。會見了她的時候，我大哥問她為什麼要跑出來，她也不答。她只要削髮為尼；我大哥自然不許，菴中住持也不敢擔承。尼菴中自然不能久住。但她祖母以為她做出這種不規則的事來，說不要她再進門了；我父親又怕吳家也不要她進門，便也不敢接回我家去住。以免自己受累：大家商量的結果，暫在我姨家借住幾天，一面我家和吳家商量挽回的方法。桂姊此時聽說幾成木偶了。

關於吳家二姑太的大兒子同時出亡這一點，桂姊也沒有聲辯。那二姑太還說她手裏還有他們倆——桂姊與她大兒——通情的證據。這件事一直到今天大家還不明白。我根據各方面的考察，推知這件事是如下的一種情形：

桂姊與二姑太的大兒通情有八分是事實；但兩人都非出於本心——男是受母（二姑太）的指使，女是被誘惑。二姑太最後的目的，或者是在制桂姊的死命，至少在破壞她的名聲，使她無臉做人。她（二姑太）的手段只在把桂姊騙出吳家的門就完了。情形多半是這樣：她一面命她的大兒把桂姊騙出去；一面叫她的二兒到我家去拿包袱，這無異去報信，說『你家的小姐跟我家哥哥跑了。』一面她便在家裏自己吵，這便是告訴吳家說：『你家的媳婦跟我的大兒跑了。』她的大兒將桂姊騙出去以後，多半就不理她了；桂姊此時才知受騙。所以即刻發信告我大哥。她那樣愛面子的一個人，上了這種當，自然不肯說出來，要削髮為尼不過是掩羞遮蓋的話罷了。那位二姑太為什麼要這樣陷害桂姊呢？不外因為桂姊使得她不能干預娘家的事，至多使她不能多沾娘家的光罷了。為這點小事，竟這樣想法害人，芸姊，我自己雖是女子，我也不得不佩服『最毒婦人心』這句話了！

我父及吳家似乎都以為桂姊這次的事，應該歸我負責任。倘使此事是真的，我也並不說我沒有一毫責任，不過要我完全負責任，我便應該聲辯。因為倘使此事果真的，第一個應該負責任的，是我父，明卿的父及祖母；第二個應該負責任的，是吳家二姑太；第三或者說到我頭上來。因為倘使桂姊不是『遇人不淑』決不至於為人所誘；其次，倘使沒有人誘惑，則她雖因思想進步不直明卿，亦決沒有什麼『私奔』這一類的想頭。這在前幾個月她的言談中都可以看得出來的。不過糊塗如他們，這些話自然不會懂得。

現在且看此事如何下落。

他們只就事實來說，把一切原因都拋開了。他祖母最初表示絕對不再容桂姊回去的意思，後來經我父及我兄向明卿的父作了很多保證的話，她的意思稍稍活動，直經過一個月之久，她纔明白表示，必須我家出一憑單，才允桂姊回家。我父說：『只要她跨進了吳家的門，無論她的死活都決不過問。』於是命我大哥寫了一封信給明卿作為憑單。下面便是那封信：

明卿賢弟台鑒前者舍妹無識輕舉妄動以致玷及府上家聲實深愧仄連日家父及愚兄等對於舍妹已多方加以告誡伊亦自知愧悔茲既承太姻伯母暨姻伯父母不念既往准予還家豈獨舍妹應知改過自新即愚兄等亦感激靡涯矣舍妹還家後如再有不守婦道之舉動倘祈我弟即稟太姻伯母暨姻伯父母謹依尊府家法處治不必姑息愚兄等惟自慚家教之不嚴決不敢有所僭議也

愚兄家吉上　即月初八

有了這一張賣身死契，桂姊才能重返家園。姊姊，我腦已昏亂，不能再寫下去了。

卓如。二、一、三、(民國十一年)

芸姊：

○

我的失敗真使我不忍再提及桂姊的事。處在這種黑暗社會的惡勢力之下，軟弱如桂姊，自然難以超生。我只自恨能力薄弱，以致功敗垂成，我現只努力預備實力出戰。

你說想把桂姊這事的經過發表出來，我自然十分贊成。我本預備做一篇小說的，因為許多原因就擱了；你既把那信發表，便省得我再費腦力了。

自從那時以後，沒有什麼多的事可說。這一年多當中，我只到她家去了三次。她的那位二姑母，在她沒有回去以前就搬開了的。聽說她的詭計已經給吳家察覺了一些，彼此已經沒有往來了。我到她家裏的時候，她祖母對我總是要理不理的樣子。桂姊的書籍和筆墨早已拋在垃圾桶中去了，她對我也絕口不談讀書寫字的話了。談話中，偶爾提到前事，她便表示十分懺悔的樣子。

她的小孩——男孩子——在我前次到她家去的那一天，恰滿兩月。她很高興地把孩子送給我看，說了很多樂觀的話。

總結告訴你一句，她現在已經是一個克盡婦道的媳婦，同時又是一個發育提攜的母親了！敬頌儷健

妹卓如。一二、三、二、夜九時

(完結)



愛昆蟲的小孩

法國法布耳原著

周作人譯

現在人們把一切的事都歸到遺傳上去，便是說人和獸類都從他們祖先承受到各種特別的本領，而祖先又經過許多代纔把這些本領逐漸養成。這個學說我不很贊同。現在我要把自己的故事告訴你們，表明我的愛昆蟲的性情並不是從那一個祖先承受來的。

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都毫不留心什麼昆蟲。我不曾見著外祖父，但我知道他過了一世困苦的生活，我相信他倘若遇見一個蟲，他所做的事只是用脚把他踏死。外祖母是字也不認得的，當然更不問什麼科學或昆蟲了。有時候她在桶裏洗菜，倘若發見一條青蟲在萵苣葉上，她就要駭了一跳把這可憎的東西拋掉。

祖父母呢，我是很知道的。我從五六歲的時候起便跟著他們過日子，因為我的父母太貧窮，顧不到我的身上。祖父母還在鄉間住在一個精窮的田莊裏。他們不認識字，生平不曾翻開過一本書。祖父知道許多關於牛羊的事，但此外更不知道什麼東西。他如肯知他的家族裏的一個人將來會消費他的光陰去研究那些無聊的蟲子，他不知將怎樣的驚愕。倘若他猜得出那個瘋子便是坐在他的桌旁的我，我怕要在頸子上受到一大拍。他將吆喝道，『怎麼浪費了光陰去幹那樣胡鬧的事麼！』

我的祖母要洗衣服，管理小孩，預備飯菜，紡紗，養小雞，做乳皮乳清，黃油，醃菜等，太忙碌了，沒有工夫再去想別的事情。有時候在晚

上我們圍了爐火坐著，她常給我們講那住在野上的猴的故事。我極想去一見那個猴，使我們心驚肉顫的故事的主人公，但我終於不曾去。親愛的祖母，我蒙你不少的恩慈；這是在你的膝兒上，我得到初次煩惱的慰藉。你傳給我好些你的身體的壯健，好些耐勞的性質；但是你的確不曾給我那愛昆蟲的性情。

我的父母也都不曾給我這個。母親是全然不識字的，父親幼時進過學校，略略知道讀書寫字，但是謀生太忙了，更顧不到別的事情。他看見我在軟木塞上釘住一個昆蟲的時候，頭上重重的鑿上一二下，那便是我所得到的所有的獎勵了。

但是我開始觀察，開始研究萬物，在我還是嬰孩的時候。我的這個傾向的最初的記憶，說起來頗有趣味。五六歲的時候，有一天，我站在田莊前面的原野上，穿著一個汙染的粗呢衫，披拂到我裸露的脚跟；我又記得那手巾用一條繩挂在我的腰間——一塊手巾，我慚愧的說，時常遺失，用了我的袖底替代。

我的臉向著太陽。煊赫的光輝使我眩惑了。便是飛蛾也沒有這樣的爲燈光所誘引罷。我站在那里，對自己發問。我用了什麼去享受這光輝，用我的嘴還是用我的眼睛呢？讀者，請不要笑：這乃是眞的科學的好奇心。我大張著嘴，閉了眼睛：那光輝不見了。我張開眼睛，閉了嘴：那光輝再現出來了。我重試一次，得著同一的結果。這問題是解決了；我從歸納法上得來，我是用眼睛看見太陽了。啊，怎樣的一個大發見呵！當天晚上我把這件事告訴家裏的人知道。祖母很親愛的微笑我的淳樸，別人聽了都哄笑起來了。

這是第二次的發見。黃昏時候，在鄰近的叢莽裏，有一種聲音引起了我的注意，在暮色沈寂之中很柔和微弱的響著。什麼東西在那里作聲呢？是一隻小鳥在窠裏叫著麼？須得去考察出來，而且非趕緊去看不可。他們告訴我，那里有一隻猴在這時候從樹林裏出來。但還是去看一下罷，只是不要走得太遠就好了：且到那里，在那陰暗的樹叢的後面。

我站著守候了好久，終於無效。只要我在叢莽中一動，輕輕的發出聲響，那叫聲就止住了。第二天我又來試聽，第三天也是如此。這一回我的固執的守候成了功了。一把抓下去，我捉住了那歌人。那並不是鳥；他是一種蚱蜢，游戲的同伴教過我，他的後腿是很好喫的：這是報酬我長久守候的一件微薄的獎品。這件事務裏最好的部分却並不是那有蝦味的大腿，但是我剛纔學到的知識。因了親身經驗，現在我知道蚱蜢會歌唱了。我沒有發表我的新發見，因爲怕那對於我的太陽故事同樣的哄笑。

啊，在屋外鄰近的田裏是怎樣美麗的花呵！他們似乎用了大而藍紫的眼睛對著我微笑。隨後，我看見開過花的地方都是一球球的大紅櫻桃。我摘來嘗喫。他們不很好喫，而且又沒有核。這些櫻桃是什麼呢？到了夏末，祖父拏了鐵鏟出來，把那田都掘過來了。從地底下出了一種圓根，整筐整袋的裝。我認得那種根；在家裏很多，我時常拏來在泥炭爐裏煨煮，那便是馬鈴薯。他的藍紫的花和紅的果實，便從此永遠的安排在我的記憶上了。

帶著對於動物植物永久注意的眼，那未來的觀察者，六歲的小猴兒，全是意外的獨自在那里實習。他跑到花里去，跑到昆蟲里去，正如大白胡蝶之就甘藍，紅胡蝶之就薊花。他觀看而且研究，為一種好奇心所牽引，其秘密為遺傳所不知道的。

過了幾時，我回到村裏，到父親的家裏去了。我現在是七歲，正是進學校去的時候。事情再好也沒有的，因為教師就是我的教父。我把那初學字母的那間屋子叫做什麼纔好呢？這很難找到一個適切的字，因為這屋是供一切之用的。這是一個學校，也是一間廚房，臥房，餐室而且有時又是雞塒和豬圈。宏大的學校在那時是未曾夢想到；無論什麼小房子便都覺得儘夠好了。

一個寬闊的梯子通到樓上去。梯子底下圍著板壁，放著一張大牀。樓上是什麼地方呢？我全然不知道。我只看見教師有時拏下一抱乾草來餵驢子，有時拏下一籃馬鈴薯來，主婦就倒在給小豬煮食料的那個鍋裏，這大約是一種頂閣，存放人畜的糧食的堆房罷。這兩間屋便是全家裏所有的房間了，

且回過來說那樓下的教室：一個窗門向著南方，是屋內唯一的窗，低而且狹，你可以用你的頭和兩肩同時觸著這窗門的框緣。這個向陽的窗口是全家裏唯一明亮的地方：從這里可以俯視沿著山谷斜坡散置著的村莊的大部分。在窗下便是教師的一張小桌子。

對面的牆上是一個龕，放著一個滿盛著水的爍亮的紫銅水桶。口乾的小孩們可以用了擱在近旁的一隻杯子，隨意的喝水解渴。龕的上邊是幾層格子，明晃晃的都是錫盤，碟子和杯盞，只在有大事情的時候纔拏下他們的寶座來。

凡是光線照著的地方，差不多到處牆上都貼著粗糙地著色的圖畫。靠著對面的牆是一個大火爐。中間是爐灶，但左右兩旁有兩個半身高的壁廚，半木半石。廚裏是臥床，鋪著滿裝穀殼的厚墊褥。兩塊抽板當作窗門，倘若願意安靜的睡，便可以關閉起來。這兩張床是家中寵兒所用的，便是那兩個寄宿生。他們晚上一定睡的很

是舒服，關上了牀門，外邊北風在暗黑的谷口吼叫，吹得雪片亂滾。其餘的地方都被爐灶及其附屬物所佔據，如那些三足凳，挂在牆上乾燥的鹽盒，須用兩隻手拏的重的鐵鍋，還有那火筒，正如我在祖父家裏鼓著兩頰吹過的一樣。這是用一枝大松樹做的，中間用了燒紅的鐵條打通一個孔；人家就從這個孔裏吹出氣去。（爐外邊）用兩塊石頭當作柴架，先生的一捆柴和我們各自的木材都在那里燃燒閃動，——我們各人倘著想分享烘火的權利，照例每天早晨須得帶一根木材來。

然而這火並不是專爲我們而生的，第一件却是爲的要去燒那三個一排的罐，其中煨著小豬的食料，馬鈴薯與米糠的雜拌。這是所以生那柴火的目的，雖然我們各出一根木材。兩個寄宿生，坐在矮凳上，在最好的地位，我們其餘的都蹲著坐在自己的後跟上面，環繞著滿到鍋邊而且哺哺的響，噴出一陣陣的熱汽的大罐，成爲一個半圓形。我們裏邊膽大的人，趁先生沒有看著的時候，拏小刀戳起一個煮熟的馬鈴薯，放在自己的一片麪包上；我要老實說，倘若我們在學校裏沒有學到什麼功課，至少是喫的很多的。這是一個老例，在我們寫字或習算的時候，一面總在那里剝幾顆兗果，咬一片麪包皮的。

我們較小的孩子們，在這喫而且學的幸福之外，時常還有別的兩種愉快，都是同剝兗果一樣的好。後門通到一個院子裏，那里有母雞帶著她的一窩小雞搔爬覓食，又有一打的小豬在他們的石槽裏打滾。這扇門有時開放，容一個人出去，這一種的特權我們時常濫用的，因爲我們狡猾的同學特地注意當回來時不把門關上。於是那些小豬就陸續的跑進來，聞見了那煮著的馬鈴薯的香味。我的板凳，最幼小的兒童們所坐的，靠著牆，在那銅水桶底下，正當著小豬的路。他們進來且跑且叫，捲著他們的小尾巴；他們擦著我們的腿；他們把紅的鼻子塞到我們手裏來，找尋麪包皮的碎片；他們用了精明的小眼睛看我們，問我袋裏有沒有一個乾栗子給他們喫。他們這邊那邊的走過了一個圈子，先生的手巾很和善的一揮，於是他們又回到院子裏去了。

其次，是母雞帶了她的穿天鵝絨的小雞們來訪問我們。我們都很熱心的研碎麪包給那些美麗的小客人們。大家互相競爭著把他們叫到旁邊去，用手指撫摩他們柔軟蒙茸的背脊。

在這樣的一個學校裏，我們能夠學得什麼呢。各個幼少的學生手裏都有——或者總算都有一本一個銅元的小書，是一副字母，印在灰色紙的上面。在書面上，起頭是一隻鴿子，或是差不多的東

西。其次是一個十字架，隨後拼著字母。倘若這小書是有點用處的，先生應當講些什麼給我們聽。但是他老人家太用心於年長的學生了，沒有這些功夫。他把書給我們，不過使我們像個學生模樣罷了。我們只好坐在板凳上自己去研究，借了近鄰的幫助去讀他，倘若這鄰人知道一兩個字母。我們的學習終於毫無結果，因為時常紛擾，去探望罐裏的馬鈴薯，和同伴相爭計較石彈，或遇見小豬的叫喚闖入與小雞的到來。

年長的學生常常寫字。他們有特別的便利，從狹窗進到屋裏的一點光明，唯一的大桌與周圍的坐位。學校毫不供給東西，連一滴墨水也沒有；各人須帶了全副文具來上學。那時所用的墨水瓶是一個長的紙板盒，分作兩層。上層放筆，係火雞或鵝毛管用刀削尖，下層一個窪裏盛著用煙煤和醋所做成的墨水。

先生的重要事業是修筆，其次是在空白書葉上頭寫一行筆畫，字母或單字，應了學生的程度而定。寫完之後，大家可以注目看那裝飾寫字本的美術品了：先生的手靠在小指上，預備下筆，看他的腕關節怎樣的波動呵！突然的那手動了，飛了，舞了；看呵，在那一行字的底下，顯出一串圓圈螺旋和曲折，畫成一隻張翼的鳥，全用紅墨水，只有這一種墨水纔與這樣的筆可以相配。我們大大小小的人站在這個神異的前面，都出了神了。

在我的學校裏讀些什麼呢？至多是法文的幾節聖書紀事的選讀罷了。拉丁文還要常讀些，教我們能夠正當的唱晚禱歌。

歷史地理麼？沒有人曾經聽見過這些東西。這地是圓的還是方的，於我們有什麼關係！無論怎樣，使地面產生一點東西反正是一樣的困難。

文法呢？先生不很想到這個，我們更不想了。還有算學呢？是的，我們做過一點，但不是這個高深的名字。我們叫他做『得數』。禮拜六的傍晚，有一回得數大會，結束這一禮拜的功課。領班的學生們站起來，高聲背誦九九表，凡十二遍。這個朗誦既了，全班學生連幼小的在內，同聲合唱，造成一種狂叫，倘若那時小雞和小豬正在屋裏也就嚇的跑了出去。

總而言之，我們的先生是一個很好的人，他本來能夠把學校辦的很好，倘若他不是缺少一件東西：這就是時間。他代管一個不在本處的地主的產業。他保管一所齋莊院，有四個塔樓，却早已變了許多的野鴿子窩了；他指揮那些收穫乾草核桃蘋果雀麥的事情。在夏天我們時常去幫他的忙。那時候的功課便比較的不很無聊了。大抵所教的，都是乾草或稻草的事；有許多時候，上課時間都用

在收拾鴿柵，或者踏死那在雨天裏從園中黃楊木籬笆間巢穴裏跑出來的蝸牛。

我們的先生是理髮匠。用了他的輕妙的右手，那樣巧妙的畫出捲尾鳥來裝飾我們寫字本的手，他給本地名人剃面，如村長，牧師律師等。我們的先生又是撞鐘手。人家有婚事或洗禮，便把功課中止；他須得去撞一番鐘。一陣風暴也給我們一天假；那口大鐘必須去撞，以避雷雹。我們的先生又是教會的歌咏隊。我們的先生又管理村裏大時辰鐘的事務。這是他最自負的職務了。向著太陽望一望，約略知道是什麼時候，他便爬上塔頂去，打開一個大木籠，鑽進輪機混雜的裏面，這些祕密只有他一人知道。

這樣的學校，這樣的教師與模範，將使我尚未發達的自然的趣味變成怎樣呢？在那些環境裏，似乎只能滅亡，永遠壓住了。然而不然，這壓種終有生命；他在我的血脈裏活動，永不離去。他到處尋得食料，下至我那一個銅元的字母書的書面上；上邊很粗率的畫著一個鴿子，我研究他卻比那些字母還要熱心。他的圓眼，帶著細點的一圈，似乎對我微笑。他的翅膀——上面的羽毛我都已一一數過——告訴我美麗的雲間的高飛；他帶了我到山毛櫸的林裏，高舉著滑澤的樹幹，下鋪苔毯，間生樹菌，好像游行的母鷄所生的鷄蛋；他又帶了我到戴雪的山峯，在那里羣鳥遺留下他們紅脚的星一般的痕跡。他是一個好人，我的鴿朋友；他慰藉我，消遣那隱藏在書面底下的愛苦。感謝他的惠顧，我纔能安靜的坐在我的矮凳上，等候放學。

戶外的功課，別有許多佳趣，先生帶領我們去弄死黃楊木叢裏的蝸牛的時候，我並不一定照行。我搜集了一握蝸牛，將要踏下去的時候，我的脚有時遲疑了。他們是如此美麗！試想，那里有黃的與紅的，有白的與棕色的，都帶著暗黑的盤旋的斑紋。我取最美的裝滿了各個衣袋，以便閒暇時再去賞玩他們。

在先生的田裏製乾草的幾天裏，我與青蛙相結識了。把他剝去皮，插在劈開的樹枝的尖端上，可以當作餌去引誘小蟹走出河邊的洞穴來。我在赤楊樹上捕到呵布利亞，那種使青天失色的美麗的甲蟲。我採摘睡水仙，用了舌尖試取他藏在花冠底裏的蜜露。我又試出這蜜喫的太多要發頭痛，但這個缺點並不妨害我欣賞這鮮艷的，在漏斗的頸間帶著狹的紅領的白花。

我們去打核桃的時候，那荒蕪的草地給我許多蚱蜢，有的張開翼來成為一把藍扇，有的成為紅扇。鄉間的學校，因此即使是在深冬，也把食料不斷的供給我對於一切的好奇心。我的愛好動物植

物的心情便自然的發達起來了。

所不進步的是我認字的本領，因為愛那鵲子所以把這方面荒疏了。我還是那樣的程度，全然弄不清那一套字母，這時候我的父親忽然的感觸到，從鎮裏給我買了一本書來，這纔是我的讀書路途上的出發點。這是一冊大的印本，價約六分，圖都著色，而且分部，各種的動物用了他們名稱的第一個字，教人認識字母。我從神聖的動物起首，驢子名叫 (Âne) 第一個字大寫，教我A這一個字。牛 (Boeuf) 教B字，鴨 (Canard) 教C字，火雞 (Dindon) 教D字。其餘就這樣的下去。有幾部的確不很清楚，我對於想叫我說H，K和X三個字的河馬 (Hippopotamus) 叫喚鳥 (Kamichi) 與犎牛 (Zebu) 都沒有什麼好感情。但是不要緊；在困難的時候父親便來幫助我。我進步很快，所以不到幾天我能夠回過去切實的讀那本以前不能了解的小鵲子書了。我已經知道訣竅；我知道怎樣的拼音了。我的父母都很驚異。到了現在我能夠說明這個意外的進步的緣由了。那些會說話的圖畫介紹我到動物朋友中間去，與我的趣味正相和合。我應感謝動物們教我讀書。以後永遠便是動物！

第二次好運又惠顧我了。因為我學會讀法，父親給我一本拉芳

登的寓言，是普通廉價板，擠滿圖畫，很小而且極不正確，但仍是有趣。這里是烏鴉，狐狸，狼，喜鵲，青蛙，兎，驢子，狗，貓；都是我的熟識的伴侶。這本華麗的書和那些畫著動物行走談話的略圖，非常的中意。至於理解書裏所說的話，那是別的一件事情，這不要緊，你只把拼音念出來，現在雖然他還不對你說話，過幾時便會同你談起天來，拉芳登將永為你的朋友了。

現在講到我已十歲，在洛代學校的時代了。我在學校裏名望頗好，因為我善於作文和翻譯。在那古典文化的空氣裏，常聽到關於亞爾巴王布洛凱思和他的兩個兒子奴米娑耳與亞木留斯的故事。我們聽說那強齶的人古諾吉洛思戰爭中失了兩手，還能用牙齒拖住一隻波斯的兵船；還有那斐尼基人凱特摩思，把龍牙像蠶蟲一般的播種下去，隨後收穫了一羣甲士從地裏出來便互相攻殺。那一個殺臘的遺民其身體堅韌如皮革，大約是後邊的大牙的子孫了。(註一)

(註一) 此節所說皆希臘羅馬的神話傳說。

倘若他們對我講月亮裏的人的故事，我也未必更出驚了。我卻用了我的動物把他補償過來了。我一面感服凱特摩思與古諾吉洛思，每逢禮拜四和禮拜日大抵一定跑到田野上去看牛齧草，

和黃水仙曾否開花，或紅雀是否在杜松叢中孵化了，或栗殼蟲曾否從風搖的白楊樹上落下。

我漸漸的讀到威吉爾，見到詩中美列波思，科呂頓，美那凱思，遂摩太思等人物，很令我感動。（註二）在這些腳色活動著的畫面裏，有許多關於蜜蜂，蟬，鷓鴣，烏鴉，山羊，金雀枝等的精細的描寫。這些田野的故事照著響亮的原詩朗誦起來，眞是一種快樂；這個拉丁詩人於是在我的古典的回憶上留下了一個永久的印象。

（註二）以上皆威吉爾(Virgil)牧歌中人名。

隨後突然的與我的功課告別，與帖都路思和美那凱思告別了。惡運毫無慈悲的掩襲我們，飢餓迫脅家裏的人了。現在你可信託上帝，各處奔走，去盡力的賺得你的一片馬鈴薯罷。人生將要成爲可怕的地獄。讓我們快快的走過去罷。

在這悲哀的時期，我的愛昆蟲的心應該消滅了。却並不然。我還記得怎樣的初次遇見的一個松樹上的栗殼蟲。他的觸角上的羽毛，深褐色背上白點的美麗的圖樣，是那時陰暗的悲哀生活中的一線陽光了。

把長的故事縮短了說：幸運——他是決不捨棄勇敢的人的——終於介紹我到伏克呂斯初級師範學校去。在那里我的食料是不愁缺乏的了，如那些乾栗子和大黎豆。校長是一個意見寬大的人，不久就很信用這新的助教。他完全任我自由行動，只要我能勝任課程。在那時候這也是不很高深的。我比同學諸生的程度略高一點。我利用這個機會，整理我的關於動植物的籠統的知識，使略有秩序。大家正在互校默寫的答案的時候，我常在書桌抽斗底裏檢查夾竹桃的子，金魚藻的子囊，胡蜂的刺和甲蟲的翅匣。

我從這樣偶然而且祕密的拾到的博物學裏嘗到一點滋味，所以我出學校時比以前更深的愛那昆蟲與花了。然而我還只能把他擱起。自然史這項功課不能給我找到位置。那時的校長都看不起他；拉丁希臘文與算學是必修的科目。

於是我竭力的去研究高等數學；這是一個苦鬬，倘若世上曾經有過；沒有教師，整幾天的和奧妙的問題對抗。其次我照樣的研究自然科學。選擇了一個不可能的實驗室，便是我自己兩手的工作。我非本意的做下去；我把我的博物學書都藏在箱子的底裏。

末了，我被派到亞札西阿學校去教物理和化學。這一回，誘惑可是太大，叫我抵當不住了。海和他一切的神異，海岸滿鋪著美麗的貝殼，桃金孃，楊梅和其他的樹，這華美的自然之樂園比幾何三角更要動人。我降服了。我把我的閑工夫分作兩份。大部分用在數學

上，我想藉此在世上謀點出路；其餘的一部分，非常躊躇的，應用於采植物，以及尋找海裏的寶物。

我們永不會知道將來我們情形是怎樣。我少年時費過這許多工夫的數學，於我幾乎沒有什麼好處；當初竭力想避開的動物，却是我老年的慰藉。

我在亞札西阿遇見兩個有名的科學家：勒建，是一個知名的植物學者；廖更丹頓，他是教我自然史的第一課的人。他寓在我的家裏，因爲旅店住滿了。他臨行的前一天，對我說，

『你於貝殼很有興味。這是好的，但還不够。你必須看到動物的內面去。我將告訴你應該怎樣的做。』

他從女紅籃裏拏起一把剪刀和兩根針，在滿盛清水的湯盤上解剖蝸牛給我看。他逐漸說明，併且畫出擺在我們眼前的各種器官。這是我一生曾經受到的唯一的而且永遠不能忘記的，關於自然史的功課。

現在應當把這篇講我自己的故事結束起來了。從這一篇裏可以看出從很少的時候我就很愛好自然的事物，我又有觀察的才能。爲什麼緣故，又是怎樣起來的呢？我不知道。

我們人與動物都有些特別才能。一個小孩喜歡音樂，別一個時常用泥土塑出東西來，又一個是長於計算。在昆蟲也是這樣。一種蜂能够切葉，別一種建築泥房，蜘蛛知道織網。這些才能因爲存在所以是存在，人們所能說的只是這一句話能了。在人類裏，我們稱這特別的才能曰天才。在昆蟲裏，我們稱他作本能。本能即是動物的天才。

附記

今年是法國『科學之詩人』法布耳（Jean Henri Fabre 1823–1914）的誕生百年紀念。他的世界聞名的著作是一部十卷的昆蟲記（Souvenirs Entomologiques），以及給兒童看的許多科學故事書。他的大著中所講的是昆蟲的生活，但我們讀了却覺得比看那些平凡的小說戲劇更有趣味，更有意義。他不去做解剖和分類的工夫，——普通的昆蟲學裏已經說的够了，——却用了觀察與試驗的方法，實地的紀錄昆蟲的生活現象，本能和習性之不可思議的神妙與愚蒙。我們看了小說戲劇中所描寫的同類的運命，受到深切的銘感，現在見了昆蟲界的這些悲喜劇，彷彿是聽說遠親——的確是很遠的遠親——的消息，正是一樣迫切的動心，令人想起種種事情來。他的敍述又

特別有文藝的趣味，更使他不愧有昆蟲的史詩之稱。戲劇家羅斯丹(Rostand)批評他說，『這個大科學家像哲學者一般的想，美術家一般的看，文學家一般的感受而且抒寫，』實在可以說是最確切的評語。

法布耳的少年生活，在這一篇『愛昆蟲的小孩』中說的很清楚。他的學業完全是獨學得來的。他在鄉間學校裏當理化隨後是博物的教師，過了一世貧困的生活。他的特別的研究後來使他得了大名，但在本地不特沒有好處，反而造成許多不愉快的事情。同僚因爲他的博物講義太有趣味，都嫉妒他，叫他諢名做『蒼蠅，』又運動他的房東兩個老處女，說他的講義裏含有非宗教的分子，把他趕出屋去。許多學者又非難他的著作太淺顯了，缺少科學的價值。法布耳在『荒地』(La Harmas)一篇論文裏說，『別人非難我的文體，以爲沒有教室裏的那種莊嚴——不，還不如說是枯燥。他們恐怕一葉書讀了不疲倦的，其中未必含著真理。據他們說，我們的說話要晦澀，這纔算是思想深奧。你們都來，你們帶刺者，你們蓄翼著甲者，都來幫助我，替我作見證。告訴他們，我對於他們的密切的交情，觀察的忍耐與紀錄的仔細。你們的證據是一致的；是的，我的書冊，雖然不曾滿裝著空虛的方式與淵博的胡謅，卻是觀察得來的事實之精確的敍述，一點不多也一點不少；凡想去考查你們事情的人，都能得到同一的答案。』他又直接的對著反對他的人們說，『倘若我爲了學者，哲學家，將來想去解決本能這個難問題的人而著述，我也爲了——而且特別爲了少年而著述，我想使他們愛那自然史，就是你們使得他們如此厭惡的這一種學問。因此，我一面仍舊嚴密的守著真實，卻不用你們的那科學的散文來寫；因爲那種文章有時似乎是從伊羅瓜族(註三)的方言借用來的！』我們固然不能非薄純學術的文體，但讀了他的詩與科學兩相調和的文章，自然不得不更表敬愛之意了。

(註三) 伊羅瓜(Iroquois)是北美土人的一族。

『愛昆蟲的小孩』現在據英國麥妥思(Alexander Teixeira de Mattos)譯本重譯。所記幼年時事，約在九十年前，略可窺見當時法國鄉村小學情狀，頗多趣味。上邊的說明，多以我的隨筆『綠洲』中第二章爲本。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五日記。

上文概畧

美尤阿缶是戴薩南農場的主人。他有三個兒子，瑪克思，哥德弗里特和保爾；又有一對孿生的女兒，卡脫和格來太。保爾——本書的主人公——從小到大度着憂苦的生活。他父親和兩兄都小覷他，關心他的只有他母親藹爾思培思女士。他們從前有一所邸宅，叫做海侖南塞爾，簡稱白房子，是保爾出世那一年，賣給陀格拉思的。有一個他母親因為家用窮乏，曾帶保爾往白房子去借錢。便在那里，保爾遇到他的教母陀格拉思夫人，和她的女兒藹爾思培思姑娘。（因為是他母親的教女，所以名字相同。）及至保爾十四歲，他和

憂愁夫人（續）

德國蘇台爾曼作
胡學志譯

第十七章

夏過去了，秋披着『霧紗』漫過荒原來。紅色的太陽光沿着樹林邊懶懶的浮動；石南垂着紫色的花冠。這時在一向比通常靜寂的哈台翟思中，起首聽到奇異的聲響。像是打鏈聲和鐘聲在一起，這聲響成了嚴密的節拍，從荒原上遠遠的傳送過去，忽而響亮些，忽而柔和些，却一樣的帶着和諧的回聲，慢慢的消滅在空中。

路上村人們詫異着停住了。有一個問道，『美尤訶缶家裏有什麼事了？』

又一個便說道，『這聲響有點彷彿是他自己造起一所鐵工場了。』

『他是絕不會幹出些運氣來，』第二人說，於是他們笑着分別了。

藹爾思培思姑娘同入堅信禮預備科讀書。兩人漸漸親呢起來，於是情苗萌芽了。過了二年，他們同施堅信禮之後，他便做了農人，和他不常見面。有一晚，也許受了戀愛的驅使，他走到白房子左近，在月下和她敘話。後來，有一個僕人，因了對於保爾的父親的怨恨，到點爾南來放了火，那時保爾剛在她家的花園裏等着她。一見火光，他趕緊回家來施救，僅僅保全了一所住宅。這件放火案的結果，就是法庭上判了放火犯五年的懲役。此後不多久，他的母親死了。自從她害病以至安了葬，他熬受了好多的慰藉。在她安葬一天，藹爾思培恩若緣也帶了白玫瑰花圈去送葬的。

那照常坐在屋角，欠伸而且咕噥着的父親，一聽到這聲響便驚起，叫了雙生兒來探問着情由。然而她們一點也不知道，只是那天大清早，從鎮上來了一個工人，帶着鉎鎚，和舒箱，曾經和保爾商議了好久，保爾是手裏拿着各類的圖案和樣子。她們忽忽的奔去看，所見的便是這樣：

小舍後面，站着『黑蘇賽，』由架板圍繞着，像是穿硬布袴的女人；架板上保爾和工頭忙着攀來攀去，鎚着，察看着，並且旋着釘子。雙生兒十分的詫異，便面面相覷了，因爲她們猜到：有什麼偉大的事情，正在預備呢；然而這些消息，她們却以爲不一定要傳給父親知道，因爲她們記起兩封已經寫好的小小的信來，須得趕速秘密的遣使女帶往郵局去。

保爾，是高高的站在『黑蘇賽』的圓背上，倚着細瘦的煙囪，懷念似的望着沼地，像哥倫布將要發現新大陸一般。

危險的道上最初的步驟是取了。

接着他母親的死，沈長失眠的幾夜中，當哀愁將他的靈魂捏在『鐵爪』裏時候，他曾經從死者淒涼的形象，『逃』到他那書籍上。像鼷鼠一般，他從幽暗的學理中間，穿掘他的路；待到他的頭腦昏沈，他的身體過了激動的用濫，倦乏起來時候，他便自己大叫道，『不

可使他最末的希望也失望呵！」他於是伸張他的手脚，一種新的活力，又閃到他的腦裏來；他不息的連續的用心，務使深奧的謎順利的自解，務使每枝桿軸變成『筋肉』，每個汽管變成『動脈』；他只是考慮着最善的方策，如永生的造物主的精靈之於人體一般。

若干禮拜和若干月過去了。其間這對於知識的渴念，這創造的欲望，全然佔據了他的心坎，至於先前困惱他的一切，像遠地的黑影一般消失了。他那母親的形象漸漸的漸漸的平安起來，而且似乎向着他微笑。倉屋裏，收穫加積起來，彷彿不可見的手帶到那地方似的；待到那一天，麥堆前卸下最末的麥束時候，他拍手到額前，嚷道，『在我還是昨天，剛看見初出的穗兒似的』！

他的知識愈是增加而且成熟，那『成功』的熱望也一樣的愈是在他靈魂中湧起來。當他寫信給鐵匠時候，他的心跳得像考試前學生的一般。他因爲怕人家笑他，不使自己的事務張揚開去，似乎一提起便是罪過。然而連續的鎚聲却將消息宣示大衆了。

新的工頭不由的就着『家常的桌』（註一）坐，那父親當他進門時，不去同他招呼，所以表示反對他，而且向他的碟子，嘮叨着許許多多關於獃子和寄食漢的話。

然而沒有人留意他，工作靜靜的進行着。依了保爾的指導，把機器拆成零件，察驗到極微小的各部分。那職業的工程師一過眼就發見的弊病，這兩人必須用了極大的困難，纔尋得出來，大家解說一番。他們間的爭執時常接連着幾點鐘，同元老院的會議一樣。

有一回，工頭不耐煩的問道，『這東西，你怎麼不送到鐵店去修理呢？』

保爾愕然了。這確是一個主見！在他似乎是一個很新的主見，而他先前倒是時常想到的。不過他不曾想採用，因爲這在他似乎太莽撞而且無謂了；而且他又太害怕，怕人家會退還『蘇賽』說是『修不來。』他正像鄉下的女人，寧可自己醫治她丈夫至於死，却不願聽醫生說，『他不可救了。』

天暗起來，工人們和僕役們停手之後，他時常在工作室裏惘然的再摸索一點鐘光景，單因爲撇不下『蘇賽』罷了。他時常想，最好不如在她旁邊當作看守人，直站到早晨。他喜歡將他的圖案或者一本書，挾在臂膀下面，這也是惘惘然的，因爲天已暗了——他只想將各物收拾攏來罷了。這等行動都是極隱密的，因爲『保爾是獃子，』沒有人比保爾自己有更堅強的確信了。

一天晚上，他暗中正在找尋一本帶往那邊去的書時，他的手觸

到了一件長而且圓的物事，在抽屜最裏面的角落，用薄紙當心的裹着。

他暗中感得他怎樣的紅暈起來。這就是藹爾思培思的笛子。他對於這個或者給與者，想念起的時候，覺這樣稀少，怎麼使得呢？他一生中最『陰暗的』一天，末次見過的那美麗的形相已經從他胸中漸漸的隱去，因為他的『存在』進到朦朧的『悲哀之王國』裏了，現在終於是因了純淨的苦難和憂愁，她於他已經變成陰影一般了。

他初次記不大起她的臉相來。只是漸漸的漸漸的，她的形象纔呈現於他的胸中。

他臂下不挾書籍而挾了那笛子，徐徐的走到小舍，便坐在汽鍋上面。他抱着好奇心，將手指按了笛孔；他又將笛口安到唇間，然而不敢發出聲音來，因為不願攪擾人家的睡眠。

『這就妙了，』他自己說：『如果我一向吹得出各種甜美的曲調，而且想着藹爾思培思；我那就再能夠向她傾吐出我的心事來，而且覺着我也是世間有為的東西了。但是那麼，我可是單為着自己生在世間的麼？』他問他自己，茫然的捏着一個彎曲的把手。『正同這彎曲的把手不知為什麼的轉着轉着，而在本身上不過是一片生鐵一樣，我也得轉着轉着而不問一問「為什麼！」世間所謂「人們，」是有為自己而生活，依自己的志願模範世界的權利的。然而他們構造的和我不同；他們是漂亮，驕傲，而且奮勇，而且太陽常照在他們之上。他們甚至也可以有保有一個心而依這個心的指示行事的特權。然而我呵！阿，好的上帝！』他停頓了，便悲哀的注視那在昏黃中黯淡的晃着笛孔的笛子。

『如果我是這樣的一個，』他過一會接下說，『我就該變成著名的音樂家了。我很知道我的腦子裏有許多的曲調，從沒有別人吹過的；我若一達目的，我就該娶了藹爾思培思了——而父親就該富了，母親也有福了；然而現在是，母親死了——父親是個可憐的殘廢的人了——藹爾思培思將要嫁給別人了——而我站在這里看着笛子，還吹不成哩。』

他大聲的失笑了，於是便溜到前面來，使碰得着烟囪。他在烟囪上敲一下，說道，『然而「這笛子」（指烟囪，）我倒要吹會他，一定會好聽的。』

他坐在那地方時，似乎聽得花園裏有抑遏的笑聲和低語。他側着耳朵聽；這是無疑的了。一對的戀人正在用情呢，或者，也許不止一對罷，因為夾雜着各種的聲音，像一大簇燕子的喁喁一樣。

「我總是使女們辦着人罷，」他說：「我將他們趕出去。」

他拿了掛在馬房的門上的一條馬鞭，促爬過了圍籬最遠的部分，去截獲闖入者們去。

於是忽然間他猝的停住了，似乎變成石頭一般，從他的穴部突出眼珠來，手裏抖動着馬鞭。他已經辨出他那妹子們的聲音來了。

他倚在一棵樹的幹旁，側着耳朵聽。

「現在他可放任你麼？」一個戀人用了低語問。

「現在他正弄着機器忙不過，」格來太的聲音回答說，「他連那討厭的教訓也不給我們聽了。」

「總之你不會留意到她們啊！」（保爾對自己說，）

格來太盤盤的笑了。「不管他所有的威嚴，他只是一個笨孩子罷了，而且戀愛的事，他一點也沒有懂得；據我所記得，他是看中爾思培思陀格拉思的；然而你想他可有過一回，敢向她抬起眼來麼？她自然做夢也不會想到嫁給這等委靡的獃子。有她的表兄里夏在那里——他是完全各樣的人了。」

他的心臟快要停了跳了，然而他總繼續聽着。

「我不懂你爲什麼全然服從他，」她的戀人的聲音說；「我們本來常是先給他一個打，隨後放他走，而他倒來向我們討饒。人只要堅定的反對他就是，他是這樣的怯弱漢呵！」

「且等一歇，你這流氓！」保爾想，「他現在知道在他前面的是誰了。」

然而格來太急切的答道：「阿，咄！我們不應反對他。他愛我們這樣樣，去欺騙他，我們眞是應當羞愧的；他見我們要什麼，便給我們什麼，而且我可以發誓說：那使他這樣悲戚的，不是什麼，只是戀愛罷了。所以也不必介意於時常聽教訓，如果後來不注意他，尤其不必介意了！」

「我知道這樣，倒是一件好的事，」保爾想，便繞了半個圈子，來到別的一對坐着的亭子。

那邊是愈加寂靜了；只是時刻的從樹林間幽暗中，傳來一種接吻聲或是嗤笑聲。於是他聽到卡脫的聲音了：

「前禮拜日你爲什麼同瑪的爾大跳舞的這樣起勁呢？」

「好可怕的謊言呵，」又一個答說。「那一個告訴你的？」

「牧師的女兒海維格告訴我。」

「好呵！她妬忌你啦；這就是了。前禮拜日她怎樣的看我呵！我以爲我的頭髮要給看的燒焦了。」

「阿阿，這虛僞的女兒呵！」

『是了，不要悲傷罷你都弄錯了！我的甜密的小百靈呀，我的「太陽光」呀，我的小乖乖呀，把你的頭擱在我的膝蓋上罷，我想要摩弄你的頭髮啦。』

『這樣麼？』

『不；你躺在我的錶練上了。這樣對阿！唱點給我聽。』

『我唱什麼呢？』

『關於戀愛的！』

於是暫時全都寂靜了。——卡蒂（註二）卽刻柔和的唱起來，

『「夜鶯在紫丁香花叢上，
唱過了夜的柔和的時光；
我聽得一聲軋，輕輕的一下推，
我的窗玻璃碎落了！

『我忽忽的跑去看是怎的，
在夜的柔和迷人的時光，
我於是看見梯子放在那里——
一個漢子站在我的閨房邊了。
啦，啦，啦！』

『唱下去！』

『阿不唱了，當眞是不正經的。』

『那麼，你爲何唱起頭呢？』

她盈盈的笑，便默然了。

『給我唱點別的調子罷。』

『唱之前，給我接個吻。』掙扎了一會；於是他的聲音：

『怎的？你先要接個吻隨後又掙扎起來你這貓！』

『我在着。』

『放了我！你不……要抓！』

『如果你娶別的女孩子，我要抓出你的眼珠來！』

『還有什麼呢？』

『好了；我要躺在杜松樹叢的下面，餓死我自己。你必須來送我的喪。阿這就美妙了！現在用心聽罷；我知道一首美妙的詩啦：

『「我對於你的愛怎麼樣，你知道麼？
荒原上有一座孤寂的墳叢；
其中睡着一個可憐的死詩人，
他的愛引起了他好多的哭泣，
他在那陰沈沈的墳墓裏睡着，睡着，

然而誰不去愛所給與的哀愁。
半夜裏走到這荒原上的墳墓去，
等候他回過氣來；
他很知道那唱歌與接吻，
他能夠告訴——」

「可不好聽麼？」

「很好聽！誰教你的，克試」（註三）

「有一回我從母親藏着的歌集裏看到這首詩我以爲恐怕是母親自己做的。」

在這番談話之際，保爾本來站在那里恐怖得發呆了；但他一聽到他母親的名字他的憤怒便制住他，於是他將那馬鞭在一對人的頭上打過去這幾亭子邊枯萎的樹葉瑟瑟的飛揚起來了。發出高聲的叫喊他們都跳起來了。兩弟兄一認清他，便打算逃脫了；然而兩女孩子嗚咽着抓住了他們。她們尋求那緊着自己的哥哥的保護！

「這里來」他向着她們叫。於是她們離了她們的戀人，大家撲攏來，互相保護着。

兩歐特曼靜靜的倒退得遠些了。

「你們得停在這里」他叫着說。

「你要我們怎樣呢？」年長的說，他是第一個回復過厚顏來。

「你們對於你們的行爲怎麼說？」

「你知道那地方可以來尋我們罷」年小的說，便扯着他哥哥的衣裾，當作逃避他的暗示。然而這剎時保爾却將他的喉管扼住了，

「放我去！」他驚喊了。

「你們同我進屋子裏去。」

「阿阿，不去還是不去，」年長的說。

「我全不知道你要怎麼樣我們，」年小的說，他在保爾的拳頭的緊捏之下吃驚的非同小可。「我們愛着你那妹子們；我們一點不曾奈何你。」

「如果你們愛着她們，你們豈不知道那邊有着門，可以從那門進來向她們求婚的麼？強盜，你們是！」

這剎時烏爾列克（註四）已經從保爾的掌握中將他的兄弟勒脫了；他還沒有定了神，他們兩人可已穿着花園火迷的逃跑，跳過籬笆，在荒原的昏暗中消失了。

他完全聾瞶了，轉過身來便看見他那妹子們，蜷伏在樹幹的後

面。

『來呵！』他指着房屋，唏噓着說，她們便跟着他走。

當她們打算溜到自己的住房去時候，他開了退閣室的門說道，『這裏而來，』她們發着抖，在屋角蜷伏下來，因爲她們沒有知道：他將處她們以怎樣的罰。

他自己點着了蠟燭，拿起『家譜』來，便取出一張像片。

『現在到你們住房去，』像兩個懺悔者一般，她們在他後面慢慢的走動。

『這是誰？』他指着像片，用了最嚴厲的聲音問。這是她們母親的照相，在早年拍的，因年長月久，幾乎消褪了。然而她們很認得出來，於是扭揑着手，跪在牀前，悽惻的在枕上欷歔起來。

於是她們便向他招認出所有的事來。是比他本來所想到的更壞了。

接着是可怕的寂靜。保爾踱到窗邊去，在夜色中瞭望着。

『多謝上帝，你死了，母親！』他合着手說。

於是她們大聲的哭起來，膝行到他的跟前，打算接吻在他兩手上。他撫摩她們的頭髮。他的愛她們，是了不得的好。

『孩子們，孩子們！』他說，在椅子裏倒下去，幾乎同她們是一樣的無助。

『罵我們就是，保爾，』卡脫欷歔起來。

『不，不如打我們，』格來太催着說；『我們是該打的。』

他將手移過了眉頭。在他都仍然像一個惡夢似的。

『怎麼會鬧出這等事來？』他喃喃的說。『我看顧你們有這樣疏忽？麼』

『他們說他們——打算——娶我們！』卡脫氣喘喘的說。

『服喪的年分一過，就成婚了，』格來太加上說。

『他們如果這麼說，他們得守他們的約言，』他說，竭力的自慰着。『不要向我下跪了，孩子們，下跪在上帝前面罷——你們必須跪的。這張照相以後便每夜竪在你們小桌上。你們竟還有膽量走羞恥的路徑麼？晚上好。』

她們追着他奔去，央求他陪伴她們，『她們是這樣的嚇驚了！』然而他卻委婉的離了她們，走上他的小閣，便在那里他暗中坐着尋思。他是羞愧到這樣的深，簡直自以爲再也受不住日間的光了。

次日早上他叫了工頭來，便付清了他的工錢。

這善良的人十分驚愕的仰看他的臉。『但是現在，美尤阿缶先生，百事都順利起來時候，就停工麼？』

『是呵，瀕利起來了，』他沈思的喃喃的說。『羞辱加上不幸呵！——這人的話是對的。』（他心中這樣想。）

『有點事情使我不安了，』他於是說『使我沒有心思幹。我們且將這番工作停一會子罷，時候一到，我再來叫你。』

他的父親苦苦的陳訴夜裏的激擾。『你在園子裏鬧着什麼呢？』他問。『我聽得你的聲音！』

『有賊想偷蘋果啦，』保爾答說。

雙生兒有着紅腫的眼睛，不敢從地面抬起來。

『墮落的女孩子就是這模樣呵，』保爾想，便許了一個願要對於她們，當作囚犯一樣的嚴緊。但當他初次向她們親屬的講話，而她們象兩個改悔的『瑪格達林』一般用了受害的卑謙的眼光仰看他時候，他是被愛憐制服到這模樣，至於他抱住哭着的她們，而且說道，『你們定一定神罷，孩子們，百事都還會好起來哩。』

他抱着堅定的確信，以為兩歐特曼總不肯讓日子空過去，不到哈台爾甫來。『他們的良心會教他們來，』他自己說。他覺得這樣確定了，膳後，他便有力的催促他父親，那在閒懶生活中已經變了很落拓的父親，穿上他的新大衣，為的是準備着重要的人客到來。他的父親咕嚕着聽從了，後來見得大大的勞力原來用在全然無用時候，便又加倍的憤怒起來。

『他們要明天來罷，』保爾上牀時候自己說；『今天他們沒有勇氣啦。』

然而第二天也過去了。並不見什麼人來，這樣便經過了整個禮拜。

保爾似乎失神一般，在屋子裏跑着。每隔十分鐘，人就見他站在大門口，向荒原上張望着，所以僕人們互遞眼色，低聲的說各種廢話了。

『好不可憐呵，』他自己說，『我還是這樣的天真，在戀愛事件上一點也沒有經驗，否則我該知道應當怎麼幹了。』

一種苦悶的恐懼起首主宰他，於是他在牀上轉輾着，睡不成了。

『我得使他們事情容易辦，』他一天早上想。便吩咐把那不多時前在拍賣場買來的鑑製馬車預備好，便習往洛德卡，叢歐特曼的邸宅，是他們父母死後一同住着的地方。

他的心感到了一陣羞愧與暴怒的痛楚，因為他現在是同討情的人一樣，進了那等人的邸宅，就是在他一生中曾經這樣厲害的捉弄過他的。他少不得要再轉向門口去，但他的兩手卻更緊的勒住了韁繩，他的嘴唇喃喃的說道，『你所感到的事，是不成問題的。』

他踹過了出草的天井，其上高的荊棘叢開着花，旁夾着高大的，雖然頗見蹤蹡的農房的，於是在房屋前面停住了，那屋的板窗上，畫着黑和白的圓圈，大約因爲有時作靶子用的。

『姊妹們嫁到這里來是失體面的；然而她們也顧不得多麼體面了，』他想在進門的扶欄上拴着馬，因爲不見有可以拿韁繩的人來；只是從遠遠的一所小舍裏，傳來打稻的整齊的聲音。

他一進客堂，似乎聽得一片紛亂的聲音，接着便是後門的開關聲響。於是，忽然間，全都沈靜了。

他進了退閑室，其中擺着他們早餐的賸餘，而且還是瀰滿着雪茄的煙氣。他站在那里，等候了好一會，於是從隔室的門走進一個瘦削的女人來，露着一種慌張的強笑。

『我的主人不在家，』她說，並不等他問；『他們一清早乘車出去，一時不會回來哩。』

『不要緊，我可以等着。』

那老婆子起首絮聒而且解說了，她說全然用不着等候，他們何時回來她沒有預先知道，他們常是整夜的住在外邊，以及這類的話。其時他彷彿聽得一輛狗車非常之快的嗆啷的駛出了天井。他跳起來，着慌了，因爲他以爲他的馬溜了韁了，然而他看見那匹馬却靜靜的站在原地方；於是疑心在他內中起來了——這疑心若在一分時之前，他早就憤然的棄却了。

那老年的管家不敢將他趕出去；於是不被打擾的却也沒有飲食的，他坐在那里，直等到晚上。當天暗了時候，他動身向家走去，頹唐而且屈辱的。

次日早上，他又到那里來了，這一回也枉然。第三天，他便見大門嚴閉的下閂了。搭鈎上掛着簇新的一管鎖，似乎是特地爲着他買來的。

於是他不必再懷疑於兩弟兄的故意規避他了。『他們不好意思當面來看我，』他自己說；『我寫信給他們就是。』

然而當他拿起筆來，強制自己寫和解的友情的話時候，這樣的對於自己失體的行爲的嫌厭，制住他，至於他將那信撕碎在桌上，而且高聲的悼歎着，在屋子裏踱。

『我得先聚起我的精力來，』他說，便無聲的走到女孩們的住房。她們坐在窗邊，一句話也不說，而且以白的臉龐注視着遠地方；隨後有一個任着頭落在那一個的肩上，便輕輕的悲戚的說道，

『他們不再來了。』

『他們怕他啦，』那妹子嘆了一口氣。

於是她們又復回到沈默了。

『唉！』他深重的呼息說，一面走回到他的住房，『我知道這番話可以幫助罷。』

他於是拿了一張乾淨的紙，寫成了一封優美的信，其中他向兩弟兄說明着他不再惱他們了——他若肯回復他妹子們失掉的名譽他就宥恕他們一切了。

『他們明天一定在這里了，』他說，沒着一聲寬慰的嘆息，當他把信投到信箱裏時候。那天的餘時，他便徘徊在荒原上因爲他不敢正眼看人了，他的自愧是這模樣。

然而兩歐特曼沒有來。

・・・・・

是在聖誕節的前夜，剛在薄暮之前。荒原上深深的積着雪，從灰白的天空降下清新的無數的雪花來。那時保爾看見他的妹子們祕密的拿了帽子和大衣，打算從後門出走了。

他趕緊的追她們。『你們打算那里去？』

於是她們哭起來，卡脫便說道，『請你，請你不要問我們。』然而他覺到內中升起可怕的憂慮來，於是抓住了她們的臂膀，他說道，『你們若不招認出來，我就跟着你們去。』

於是卡脫喘出聲音說，唏噓着，『我們到母親墳頭去。』

他一聽得她們要到那『聖地』去，恐怖便制住他了；然而這情形，他當心着不使她們看出來。

『不，孩子們，』他撫摩着她們臉頰說，『我不答應的；你們要激動的太厲害；荒原上雪又是這樣深而且天快要暗了。』

『然而那地方總得有人去，』卡脫喘喘的說道，『今天是聖誕夜。』

『不錯，妹子，』他答道，『我自己要去，你們陪伴着父親，給他點幾枝蠟燭罷。我給你們帶點好消息回來，謝謝上帝。』

他們聽從了，便走回到屋子裏。

他披上一件厚暖的大衣，拿了帽子，便走到昏黃中去了。

『你們夜裏須得把大門鎖好，』他離開天井之前說，因爲他有着一種含糊的感知，以爲即使單是在雪地裏徘徊，也得到深夜纔可以回家來。

白色的荒原寂寥的橫着。雪下面深深的橫着枯萎的花，而在先前竪着杜松樹叢的地方，現在是小小的白色的一撮，看去像纍塚丘一般。連截頭的柳樹的枝幹也是白色了，但只在風所吹的一邊。

他苦痛的穿着鋪雪的荒原只是走，每一步陷落到膝踝上面。不時的老鴉拍着大翼膀，在空中飛過，艱苦的合大雪戰鬪着。

看不出什麼路徑來……遠遠的像黑的鬼影一般聳在天空中的三棵高高的松樹便是唯一的標記，可以用着定他脚步的方向。在天際輝煌過幾瞬間的金色的條紋消失了；漸漸的漸漸的夜色沈下來；待到保爾到了墓地的牆，那像妖異的堡壘一般屹立在他上面的，那時候天色已經變得十分暗黑了；而新降的雪却發出一種不定的亮光來，所以他希望立刻尋到他母親的墳墓哩。

正門被雪埋沒了！——是風所堆起來的雪，到處尋不出一條進路來。

他這幾艱苦的沿着籬笆摸索他的路，從籬笆處處有黑的枝條從白的積雪中伸出銳利的刺來，終於他的臂膀陷在雪中愈加深，遇不着什麼旁傍。

從那邊他強勉的衝到了內面的墓地。

松林用了虛廓的低呻問候他，本來停在雪中的一匹烏鴉便無聲的飛起來，不息的繞着松林的頂巔團圈，像找不到平和的可憐的靈魂一般。

當他看見眼前橫着一片灰白色的鋪雪的平原時候，一種恐怖使制住了他，因爲他沒有看見什麼標記，可以分辨出他母親的墳墓來。墳上是沒有十字架的，因爲他一直沒有錢去買，而那墳却伏在平坦的雪海下面。

他起了一種痛楚的憂慮；他彷彿覺得他現在已經失了一生所有的最末的東西似的。

於是他用了發抖的手起首在雪中摸索，從這墳到那墳——長長的一排，這其間，處處有花圈或是小的柏樹在昏黃中突出着。

『這里葬着這人，這里葬着那人。』他幾乎知道所有的墳墓，以及安息在那下面的是誰。

末後，他那摸索着的手便從一片從下面突出的碎玻璃上受了傷……他停住了，周圍當心的探摸……這碎片一定就是初春時候格來太帶出來裏面插紫菀花的，邊端尖利的一只綠瓶的一片——是的，這正是。那枯萎的花梗還在這裏面呢。而且這近旁是那花圈，那石南花圈顯得石環一般堅硬的冰結了；這是他末次到這里來時自己放在那邊的。

當他看見小堆的雪，那埋藏了他所最愛的一切的，這樣白而沈寂的鋪着時候，他便跪了下去，而且將臉埋在寒冷柔軟的雪中。

『全是我的錯，母親，』他哀痛的哭，『我不曾看顧她們，我任着她們放蕩了。不要責備她們罷，母親，她們自己也不知道幹了什麼啦！……我倒要懇求你母親，指點我怎樣的行事！只要從墳墓裏寄

一句話給我……哪，我就在這里，不知道怎麼辦哩。』

於是他忽然覺得似乎沒有停在那地方的權利了；他覺得似乎他那妹子們所引到自身的羞辱也落到他的身上了。他叫自己怯弱漢，又自私又懶惰，因為還許多時他一逕滯鈍着不敢為點難哩。

『我要這麼幹了，母親就在這夜裏』他跳起來叫着說。『我自己沒有什麼問題的。只要我的妹子們得救，我情願棄却最後一點的氣節了。』他舉着兩臂，這樣的發誓便奔到荒原上去了。

幾乎有三個鐘頭，他沿着積雪的路徑，掙扎的走。當他困乏而且氣促的，在洛德卡蒙的正門前面停住了時候，也許已經八點鐘罷。

『今天他們不可以規避我了，』他說；他一見正門又復上鎖了，他便伏下身，爬過了籬笆下面，同他見過的狗的爬一樣。

那宅的窗戶照耀的通明，但因為已經放下了帷幔，看不見屋子裏面的什麼東西，只有片段的歌笑聲音流到露天中來。住宅的門開着。他在暗黑的客堂停了一會，抑制着他的心跳，於是他敲門了。

烏爾列克的聲音叫道，『進來』

那邊躺着兩弟兄，伸張在一張長的沙發上，這一個的腳傍着那一個的頭，宛然是一幅心之平和與魂之澄澈的圖畫。他們每人在掌上託着一大杯燒酒，他們前面的桌上擺着一隻蒸發的『烹去』（註五）的碗。

他們一見他便着慌到忘記起身了。他們嚇了，仍然同本來一樣的躺着，而且注視着他。

『我說』首先回復說話能力的烏爾列克叫，於是弗列志（註六）鏘的一聲把杯子落到地上了。

接着烏爾列克俯下身，很熱心的拾起杯子的碎片。

『我為什麼來你們很想得到罷，』保爾慢慢的踱往桌邊說，身上是他那披着雪的外衣。

『不』烏爾列克說，慢慢的抬起身子來。

『一點想不到，』弗列志和着說，敏捷的躲到他哥哥的背後。

『你們接到我的信還不？』保爾問。

『我們不知道有什麼信，』年長的答說，傲慢的注視着他的臉。

『大約已經失掉在郵局裏罷，』年小的急急的加上說。

『記記看是十一月十六日，』保爾說。

他們於是隱約的記得了曾有一封信寄到他們這里。

『然而我們看不明白便拋到火裏去了，』烏爾列克說。

『不要推託了，』保爾答說『你們很知道那期望你們的事的。』

他們聳了聳肩膀，便面面相覷，似乎他們正在講西班牙語。

『我不是來同你們演喜劇的，』保爾接下說；『你們奪去了我的妹子們的榮譽，得給她們回復過來纔是。』

烏爾列克搔搔頭說道：

『我愛的美尤訶缶，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不能停當得如此之快的。且坐下來，同我們喝一杯「烹去」罷；那就大家可以了解得更快了。』

『是呵，更快而且更舒服，』弗列志加上說，一面仰起身來，抓兩雙新的杯子。

『謝謝你，』保爾說，『我沒有口渴。』

那時使他苦惱的，是這個模糊的疑想，就是那兩弟兄現在還要同先前一樣的取笑他。他的手脚似乎纏了鐵為桎梏了；他現在覺得自己十分無力無能了。

『哪，你既然這樣的到我們這里來，』烏爾列克遮道說，顯然有氣了，『我們就不必同你講話了。把我聖誕夜吵掉，我是不高興的。』

『而且把「烹去」冷掉，』弗列志加上說。

保爾定睛的從這個注視到那個。

那這樣的蒙着羞恥的他們能夠站在他前面，這樣得意而且傲慢；而單是來要求自己的權利的他，倒罪犯一般顫抖起來了，這是什麼道理呢！

『你難道不得一點安慰就回家去麼』！他內中一個焦躁的聲音叫。『不要使她們着惱呵；記着對母親所發的那誓！自己定沒有什麼問題的。』

『哪，你要喝不要？』烏爾列克忿忿的呼叫。

『自己定沒有什麼問題的，』那聲音又叫了。於是他點點頭，便嗄聲的說道，

『唔，請。』

兩弟兄互相一瞥，便微笑了，於是弗列志斟着他的杯子，說道，

『快樂的聖誕節呵！』

『一個快樂的聖誕節呵，』他吃吃的說，便嚥下了火熱的飲料，幾乎噎塞着，因為他發作嫌厭了。

現在是，他友善的和那兩弟兄坐在同桌上了——他本來是應當在那里作個『復讎者』的。

『哪，現在把這事情完了罷，愛的美尤訶缶，』烏爾列克起首說。『做過的事是不能挽回的了。我們不能不問個明白：是我們多尋上你的妹子們去呢，還是你的妹子們尋上我們來；總而言之，她們的錯處正和我們的一樣多。我們用我們的全心愛着她們；她們是

在近地最美麗的女孩子了，我們一想起我們害了她們名譽來，實是很抱歉；然而現在要她們的事，你不必期望我們了。』

保爾向他投去遲疑的一瞥，於是抑鬱的起首說『至少是——』他沒有說下去；他覺得彷彿血管裏的血凝結着似的。

『不要逗人笑了，』弗列志說；烏爾列克又接下說道；

『娜娜，我們倒也情願辦，因爲很想着她們，雖然她們自賤到這模樣』——一種憤怒的刺戟穿過了保爾的頭腦，然而他就鎮定了自己；『我們可以立卽償你的心願，但得先告訴我們你有什麼嫁奩給她們？』

『我沒有什麼，』保爾吃吃的說。

『有的啦，』弗列志應着說。

『我們還要錢，大筆的錢，』烏爾列克接下說，『我是最年長，如果我獨自管領這產業，我得把錢歸給弗里志，使他自己買。』

『我要掙起來，』保爾氣喘喘的說，帶着卑謙的祈求看定兩弟兄。

『你已經掙了十年，還一點沒有積起麼？』

『火起來，便阻礙了我，』保爾吃吃的說，彷彿求諒他所碰的不幸似的。

『再一年又有什麼事情會起來，阻礙你。不，不愛的朋友，我們不能靠你掙。』

那恐懼，就是他將不由的回到他的妹子們這里，沒有帶給什麼安慰，那一種恐懼，只是深深的陷到他的心坎中。這樣的壓迫他，至於放任了他的舌頭，於是他叫道，『然而爲上帝的緣故，聽着道理罷。我除去掙不能怎麼樣了……我要奴隸一般的掙去，……要日夜的掙，我要刻苦，節省，而且甚至於飢餓，凡我所掙來都是你們的……且看罷……我有光明的希望……機關車就可以修好了……沼地很豐腴呢……有十五尺深……你可以測量的……一車的泥炭好賣十馬克……逐年的進款，個個銅子都可以算是嫁奩哩。』

他用了期待的眼光熟視着他們，他們因爲他覺得他們一定會將這獻議立時接受的；當他們繼續默着時候，他從那流着冷汗的額上絕望的移過他的手，便喃喃的說道，

『阿阿，我能夠再怎麼辦呢？……是了，我還可以辦；我願意要求我父親把農場交給我，我便轉讓給你們，那麼……我的父親死了時，你們有一個可以在那里做主人了……我願意走開去，不拿什麼東西，除卻一身的衣裳。這於你們是夠麼？』

然而他們還是默着。

於是他覺得彷彿以前他的信心所抓住的一切，都從他滑去了，彷彿他脚底下地面陷落了，彷彿自己落到空間了。他揑着兩手，他的牙齒格格的厮打，於是他注視他們，像失却理性的人一般。『那麼，你們難道還不願意麼？眞的不願意麼？你們懂不得你們的責任是補救你們所犯的罪麼？……你們的名譽心豈不告知你們，不可剝奪別人的名譽麼？……你們的良心難道讓你們睡着麼？』

『且住！』烏爾列克叫着說，他起首覺着斷然的不舒適了。

『不，我不願住嘴；我不能這樣的家去……眞的不能……那麼，你們全不曉得所犯的過失……不曉得我家中主宰着的愁苦麼？』於是他回憶到那地方講出過的話而發抖了。『你們如果知道，就不會這樣凶了……哪，弗列志和烏爾列克……我認識你們這許多時了……，在學校裏時候，我們是一同坐的……而且我們是……一同跪在神壇前……你們常有惡意對我；我只得大大的容忍……，然而一切我願意忘掉，只消你們補救這件事就是。你們是快心的，然而你們却不壞……你們不會壞……你們也有個母親……我看見過她……我們施堅信禮時，她站在左邊第三根柱子邊，正同我的母親一樣的哭着，而且我的母親——阿，嬤！』他打斷了自己，因爲覺得充塞了這羞辱，就是在這流氓們前面提起了他的『聖』的名字來；然而沒有任何慰藉，不由的回家去的恐懼却使他狂發了，這恐懼，他『吞』下而又起來，一面各種的思想，在他頭腦中互相追逐着。『只要想一想：如果現在你往墓地去，而且使妹子們……受了感的……而且那妹子們你不會看顧的周到！……而且你不敢觸那鋪在墳上的雪……而且你是背信者……你將怎麼……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打死你，』烏爾列克說，輕蔑的瞥着他。

他發出尖利的一聲叫，因爲現在悟到了怎樣的自卑—怎樣的在塵埃中拖着他的氣節和榮譽。揑緊了拳頭，他衝向烏爾列克，然而後者閃躲在桌子後邊了；弗列志奔到隔壁的房間，去叫僕人來。

於是他蹣跚的走出了。正門先前一般的鎖着。他不敢回過去開門，這纔平伏着，他狗似的在籬笆下面爬。

（註一） 家常的桌（Herrentisch）英譯本譯作"Their own table"（他們自己的桌。）

（註二）（註三） 卡蒂與克式都是卡脫的暱稱。

（註四）（註五） 烏爾列克和弗列志是歐特曼弟兄的名字。

（註六） 『烹去』是一種飲料，混和葡萄酒，燒酒於檸檬汁湯，牛乳，糖等而成。



離恨

T. C.

她們倆的結婚，足足有五個整年了。然而一在A地，一在N城，各為了生活的重擔壓迫着，一年之中，却不過享了五六十天團圓的幸福罷了。

這是一個最好的標誌。他眼看着庭中碧梧增加濃蔭的時候，便細數歸期了。或者庭中碧梧化作黃葉，一片一片地打旋，只剩了幾條赤裸裸的青梗的時候，便也想到良晤不遠了。

『我們幾時不再嘗別離的苦味了？上帝呵！你說人要離開父母，和妻子聯合，成為一體。我們呢，離了父母，又解了一體！誰主宰呵。有這樣的忍心，把我們不可分的也竟分了！』他們倆別離時已不止說上一次二次了。可是終於無法解決這個問題，祇有各自灑些痛淚罷了。

這次的一合一離，可以說是極偶然的事，因為庭梧還正在放芽哩。

這其實是很平常的風，他覺疑是狂飆了；樹枝瑟瑟的微響，他覺疑是雨滴了。他在那動身的前一夜，時鐘敲過了十二點，還沒有成睡。心潮沸騰，怕的是明天天不做美，鬧起大風雨來。他輪迴地想着：

『我的愛人呵！怎能渡得江到車站上來候我呢？倘若風繼續地刮着。她前信早經告訴我過了，她到隔江S女校授課去，遇着大風浪，便要恐慌到極地，很有意把這個兼職辭去。風呵！快快止住哪！今夜她也許想得夠苦了！……我不應把信先通知了她！』他倦了。便矇

朧地進入睡鄉；可是依稀還聽得風打雨滴的聲響。

車頭的汽笛，這次發聲似乎異樣地尖銳而悠長。旅客都立起來了，行篋包裹放在先前各人自己的座位上，整緊衣衫，有的把手帕向面上有力地均勻地抹了一會。車忽然停住，N城的車站到了。旅客一羣羣走下車，他也擠在其中，肩摩踵接地緩緩走向黑色的柵門口去。他已瞧見了她了，她立在柵門外，穿着一件淡橘灰的夾衣。和他穿着的是同樣的色料。她也瞧見了他了。各各微笑着，輕點了幾回頭，這便是他們倆會面的敬禮了。

『你來了！』她的語聲很低微，說着，把他的行篋接了過去，當他過了柵門時。

『我來了，累你久等了！』他還想再找別的話，可是決然沒有了。

『你將住在那一家旅館呢？』他凝立着，虧她提醒了他。

『就是那一家，先前住過的，到南京去經過。』

這旅館離車站祇有百碼光景的路，他們到了那里，便找了一間第十五號的單鋪客房；茶房照例倒了茶水，逕自出去了。他一面洗臉，她一面替他倒茶，兩人默默地沒有話說，只是各人的呼吸十分迫促。

『茶？還是開水好……下次叫他倒開水……』她開始說了，然而他却沒有回答。彷彿沒有聽到她的話。

她輕輕地握住他的手，提上她的嘴邊吻了一下。『手，怎麼起繭了？玩Tennis？……不是……這是左手……』她說着，俯首看他的手。

『Tennis？……這幾天不曾……你氣色好……我快活！』他的心房跳動得十分劇烈，用急促的聲音回她的話。

『我只有一刻鐘可以伴你了！校中十二點鐘開午飯，飯不在這兒喫了。下午一時，你來，我在渡頭候你。親愛的！』經過了一會死一般的沉默，她撫摩着她的手錶，神氣很頹唐地說着，『你來，不過十幾分鐘夠了。——我的窗子有窗簾的，我可以望見你的旅館，……』

『我來？……也好……』他把她的話截住了。

時間雖則沒有腳，可是他的進行，比什麼都要快。一刻鐘竟過去了！『親愛的我去了！』他們倆擁抱着，她接着他的耳邊說。

『去了？……我送你一程！』他的眼圈紅了。

他依隨着她，被她攔住了，『你終許回轉的，即使到了渡頭。天氣怪熱的，親愛的！回去吧！可以喫中飯了。喫了中飯，你來，我候着你。』

他彷彿是她馴養的一隻鴿子，果然止住腳步了。直到望她不見，才回轉。

他們倆的話，多不是預先所想定的，只是東拉西扯的說。她引他參觀她的學校，「這是圖書館，這是中三班的教室，這是練琴室……」其實他何嘗有心聽這些話呢。

「我還有課呢，四點鐘後再來看你。還有一小時多，你怎樣去散散心呢？」他們倆坐在會客室裏，她對他說。

「我看朋友去，回來等着你吧！」他說了，悵然走了。

四點鐘已很清楚地打過了，她還沒有來。他一分鐘一分鐘地數着，或者寧可說一秒鐘一秒鐘地數着，直到五點鐘；她仍沒有來。他受不過苦悶，淚滴竟擠出來了！他以後不再看鐘的時分，只是靜坐着，幾乎連日報上的廣告都看熟了。可是他在心的深處時時呼喊着：「我那隔江的愛人呵！我的心碎了！你知道嗎？」

她忽地到了，神色很匆忙，兩頰緋紅。「諒我！我方纔密斯脫林和他的妹子來訪我，我絆住了！」她說了，便躺在床上。

她似乎有點倦意，兩眼微合着。他俯下首去，輕輕地和她接了一個吻，她把他摟住了。「你做什麼來呵！把我的心攪亂了！」她嘆息地說。「我又快要回校去了，六點只差十幾分鐘了。」

「我明天早車回去了？」他很無聊地自語着。

「早車太早，今夜好好地早些睡，明天中午再來會你，你午車去吧！」她說了，便立起身來，整整衣襟。

「我去了！」她說着，走了一步，又停住了。

「六點就到了，我決去了！」她說了，終竟去了！他目送着她，說「我午車去！」

N車站裏，旅客多擠住着買車票。他獨自徘徊着，俯首沉思，有時抬起頭來望那隔江的她的校舍，壁色是白的，磚色是紅的。三層樓上偏左一門的窗子上，白色的窗幕靜靜垂着，使他十分傷心，十分焦悶，十分孤獨！

車將開的時候，她忽地又來了。他們沒有話說，沉默地立着，眼圈都有點紅意。她哽咽地說「我幾乎不能來了！」

車開了，載着傷心而孤獨的他回去了！



微笑

陳竹影

他們倆結婚了。可是他並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她更是茫然，而且不知道將有什麼更新奇的把戲要隨着『結婚』來臨。他們不過是這樣着起新的衣服，拜了幾拜，就算是『結婚』——這是怎麼有趣的浪漫事呵！

結婚後的生活，並不與從前有什麼不同。她呢，還是一般的生活着，——勞苦地操作着；不過不是原來的地方而且處處都感覺到是新奇，她的生活可算是『新生活』了。他更與從前一樣，所不同的，祇是屋裏多添了一個人，心頭多懷了一重說不出的恐怖罷了。

他們就這樣生活着。一月之後，他收拾行囊，別過家裏的人，——自然也有她在內，——坐船到學校去。當他離家的時候，她牽着小兒弟的手隨着母親送到大門外。他走了幾步，被迫着似地回頭一看，只見母親還木立在那里癡望着，她躲在背後用絹子揩眼睛呢。他像觸了電一般，心上突的一跳，但終於仍然快步走去。

他到了學校，這里的環境又與家中不同，她自然看不見，然而那重說不出的恐怖畢竟還是不曾去掉。他也就祇好這樣把他懷着，在學校里一天一天地過去。

他的同學們都取笑他，或問他的妻有多大歲數，讀過書沒有，能不能寫信，……他都沒有回答他們。雖然他素來寡言笑，卻是他們看見他這樣抑鬱不樂的，就以為他的妻一定很好，使他很滿意。有一個同學便說：『一定滿意無疑了！不然，他何以才別離便這樣不高興呢？——我知道他一定是在那兒想念她呵！』

他們喧鬧着，不久便也散了。剩了他一個人孤另另地斜倚在那

兒漸漸墮入沉思之中去了。

『我眞不明白何以我走的時候，她會落淚呢？她是眞心「愛」我嗎，還是被別的什麼力引誘着呢？她不笑，我還很安靜；她那麼一笑，我的心竟都跳動了一下，這是怎麼一回事呵，我眞不明白！

『我的心就是我唯一的上帝。上帝要是我同她就這麼模糊朦朧地度過這一生，我的上帝允許我麼？但是，假如我拋棄了她，他又能否心安呢？——呵，我的上帝！……

『我不能這樣模糊朦朧地同她生活着；却又不忍便拋棄了她獨自走開，因爲我若這樣做了，只有死之際能容留她。——什麼是我所能夠做的呵？』

最後，他得了個較安全的法子。

他必得要等她明瞭婚姻的意義時，才明白地和她離開。這樣就不至於會出什麼亂子了。『幸而她還讀過幾年書，認得些字；要是不然，那更麻煩呢。』他臉上微微露出了一點笑容。

兩年後的一個黃昏，他得着她從學校裏來的一封信。他還是照常拆她的信的樣子，從容地展開讀下去：

——雲叔吾友：

別詩奉讀了。我直到今日才徹底地了解你的意思，這不能不說是我的愚和你的智了。

現在我才覺得，你對我種種情形，都是益我的；我從前錯了，我以爲你那樣對我，都是輕視我。現在我可明白了。我應當感謝你，誠摯地感謝你！你因爲你使我向『人的路』上走；而且，你一定能夠扶助我指示我以後的途徑，我相信的。

你去年送我們學校去的時候，你說過幾句話：『我很願意我們倆再當幾年朋友，然後才說到別的關係來！』這話我是永久不能忘記的，不過我對於你這兩句話裏有點疑惑的地方，就是『才說到』三個字。我終久相信，你這麼誠實一個人，不會竟說出這三個字來。你究竟是什麼一個意思？你能告訴我麼？在我的私心揣度起來，你當時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不過隨便這麼說出罷了，是麼？

你讀到這里，也一定知道，我說這話是不會沒有用意的。誠然，我實在不無用意。老實說，我是想把你這三個字改成『不說到』你允許我麼？——但這是你的初願也未可知；若然，那就更好了。

天氣漸漸熱了，好自保重，家兄嫂一函，盼即轉去。

五，十七日，琪——。

他讀完信，沒有說什麼，祇是微微地一笑。



微波

毛從周

登場人物

姜喬治（大學生，年二十三四。）

蔡貞（女師範生，姜之友，年二十歲。）

石素玉（醫院看護婦約二十二歲。）

柳在天（醫生，年約二十四五。）

卞新香（姜之同學，）

王德祿（醫院侍僕。）

時間　初春。

地點　北京。

第一幕

（佈景）學校寄宿舍門口植海棠數株，花開極盛。幕開時，姜獨自橫臥床上，現無聊及不耐煩狀。一分鐘後，鐘打四下。

姜　好，四點了！（坐起看鐘，極不耐煩。）怎麼他還不來呢，他這樣不可靠嗎？

卞　（自外入）喬治！

姜　啊，老卞，你怎麼這時候才來？我寫過一封信，還等你好久呢！（用手拉卞同坐床上。）

卞　今天兩點鐘物理，四點鐘試驗，忙煞了；那比得上你們文科舒服？

姜　我們倒是不忙，但是這住堂直同坐獄，真苦悶死人咱不說這些了！這封信是給我一個朋友的，請你親身去一趟，她住在

那個（用手指任一方向）醫院裏十七號，到那里一問便知！

卞——是你的Sweet heart miss蔡——不是？

姜——是。見她請告訴我實在不能去的緣故，並請問問那病十分重要不？得多少日子可以痊愈！（給卞信。）

卞——這些都交給我好了，（看信，）哈！——老姜，你怎麼鬼鬼祟祟的瞞起我來了？你看我不懂注音字母嗎？

姜——（微笑，）勞駕，勞駕！（推之出。）

卞——（立門口，指一枝正盛開的海棠花，）好鮮艷的花啊，老姜，Miss蔡正像這花呢！（笑欲走。）

第二幕

（佈景）一間極素淨，清潔明亮的養病室。幕開時，蔡貞仰臥床上，頭部墊得稍高，石素玉給她鋪蓋床氈。

石——這病實在有不生的可能性哩！（惋惜的像子。）

蔡——換句話說，叫作咎由自取！（蹙頞，微苦笑。）

石——可不是嗎。為了裝飾儘及身體，真不上算，天天得受多少痛苦啊！好在倒不是要緊的病，只是一個痛罷了！

蔡——（蹙頞，）提起痛字來真要命，這每次的換藥，直弄得死去活來。好受罪呀！

石——你這還是輕的呢！上次劉女士在這里治，也是凍腿，每天換二十四次藥，肉都爛脫了，幾乎現出骨頭，後來……

蔡——（牽石手，）後來好了嗎？

石——（坐床旁，）自然好了，那時虧了柳大夫從她大腿上割下了肉給補了皮，整整三個半月的工夫才好！

蔡——給我治的朱大夫怎樣？怎麼柳大夫不來看呢？

石——朱大夫總是差一點，經驗還不足；柳大夫現在休息着，鬧胃病，就在隔壁十七號病房養着呢！

蔡——你天天不太累麼？

石——可以，但是還不及他們大夫們三分之一呢！我只管十七，十八，十九（用手屈算）三間房；還有休息，歇班等等。

蔡——我可以直坐起來一點麼？（欲坐起。）

石——（忙站起，用手按下。）忍一忍好了，不過再躺幾天罷！（向枕邊將蔡頭放好。）你這頭髮屈折的倒是有趣！（極親暱的樣子，撫摩着她的頭髮。）但是，好像太麻煩了，又費工夫更不見得美觀，並且……

蔡——我現在覺得有點討厭他了，恨不……

石——你知道這也有危險的性質嗎？或者可以說能夠有很大的意外發生呢！上星期有個妓女出院了；她在這里治了差不多有半年，就是因為燙髮，火引着了酒精，撲

在臉上幾乎燒死臨了弄得一個大大的疤痕在面上……你如果不喜歡他我給你拿水盪伸了，願意嗎？

蔡｜只是太累你了！

（石出取水。）

蔡｜（撫髮自語。）這些修飾的事，時髦的修飾，一經覺悟其非，眞是羞愧得無地自容！這種惡習的勢力眞大呀！幾乎我們自己都想不到他能夠染到知識界的人物上！（嘆息。）人眞是最愚蠢最懦弱的東西！永久是伏在各種毒惡制度之下！……

（石托熱水盆上。）

蔡｜（微笑。）謝謝你！

石｜對不起，現在我不能給你洗了，請你自己慢慢洗伸他罷！剛幾來一個女學生，受傷的女學生，因爲戴那種市上賣的各色的玻璃鐲子，割斷了右手的大動脈，出血很多，不一定能保得住性命啊！……（盆放在床旁几上。）現在我恐怕很忙，回頭再來看你罷！

蔡｜可憐啊又是一個犧牲者！回頭談吧！

（石出，卜夾洋裝書數本在脅間，胸綴美麗海棠花一朵，過石。）

卜｜（微鞠躬。）請問蔡女士是在十七號住嗎？

石｜（點頭，）是，你要見她嗎？我可以領你去。

卜｜謝謝！

蔡｜（在室內，）誰？

石｜有人來望你！

（卜與石同進。）

卜｜（鞠躬，）蔡女士我是密史脫姜的同學。密史脫姜因爲住校，不能出來，非常着急女士的病，所以委托鄙人前來探視探視。（石欲出卜向石）密史脫姜說蔡女士的病多蒙您勞神了，等星期六他一定來致謝的！

石｜（笑，）這是我的責任，可以不消如此的，請轉謝姜先生吧！（走出。）

蔡｜失禮的很，不能夠起來，請坐吧！（微笑。）

卜｜（坐下，）女士的病，大概是不很重，精神很好罷！密史脫姜却很繫念着呢！這病是怎麼得的呢？

蔡｜提起來很慚愧，爲了腿部美觀，不顧温暖的緣故，經過冬天便凍得如此了！（低頭作不豫色。）

卜｜我幾乎忘記了，這里有密史脫姜的一信！（從書中取出遞蔡。）

蔡｜謝謝，勞神了，好在我們都不會客氣，也不用客氣！（微笑卜亦笑。）

（蔡拆信看稍流露一些快慰色。）

蔡｜原來您是卜先生，薪治很懇懃的給我們介紹，他說你是很可敬的呀！

卜｜豈敢，我們都是好朋友，我時常聽到薪

治|告訴我，女士的學問，思想，品格都是很可欽佩的！（一笑，）因為他住校。我是通學，所以就極少有機會和……女士見面。

蔡|是的，他的朋友很多，可惜機會太少。社交也是很要緊的呀！

卞|不錯的。……女士在這里不覺得寂寞嗎？怎樣消遣這單調的長日呢？醫院大概可以允許讀小說吧！

蔡|寂寞得很！但是小說有甚麼可讀的呢？新的悲觀派太多了，病人所最盼的，只有朋友來談吧！

卞|（點頭再三，遲疑一回，）我，我明天可以奉贈一些鮮花嗎？友誼上的敬意！名花解語，大概也許能破愁人的岑寂吧！能夠允許嗎？（臉色微暈，用目望蔡|。）

蔡|（略作猶夷，）謝謝先生的誠意，只得拜領了！但是千萬不要因為這小事就誤了工夫！

卞|沒甚麼！……（看表，）啊……五點多了，我要告辭了，（起立）明天再來看望你吧！

蔡|謝謝你的盛意！（伸手作欲握手狀。）

卞|趨前與握手，）擾得你半天沒得休息！

蔡|那里的話？

卞|（忽憶及美，鬆手。）哦！女士對於密史脫美|沒有怎麼話要帶嗎？

蔡|（低頭尋思，）請告訴他，這病是不要緊的，不要掛念，請他自己注意一些寒暖，我，不久一定會好的！

卞|再見罷？（拿起步。）

蔡|Good-bye！（點頭。）

卞|（出門回頭。）Good-bye！

第三幕

（佈景）醫院的花園。幕開時，柳在天|着寬舒的衣服，臥在一張沙發上，手裏拿着鮮花一枝。

柳|（伸懶腰，）好困人的春天啊！（揉眼，）稍息一回，抬頭見丁香枝頭掛有蛋青色絲巾一方，臨風搖曳。）這是甚麼？（立起，向前取下。）哦，素玉|的手巾，（用鼻聞，）這東西也和春來撩人嗎？恐怕自古沒有人能禁得住這些誘惑吧！

（石|從園後取一濕巾來曬，向掛巾處走來。）

柳|這是你的嗎手巾！（舉示。）

石|是的！這巾乾得真快，春風真是有些特別呀！（天真的笑，）你今天好睡，人走過你旁邊好幾次都不覺得！

柳|這手巾可以贈給人嗎？（微笑，用鼻臕嗅那巾。）

石|那值得甚麼！但是這時我却不願意送給人！（掛濕巾於舊處。）

柳|（坐一石上，目注石|）素玉|我們好久沒談了！

石——（坐柳的沙發上）談倒是很好的事，但是我總不敢談，怕談得太多了，將來沒有說的；那豈不是太孤寂了嗎？太無味了嗎？所以我以爲宇宙是要含蓄的好，人事應當……！

柳——這樣說春光是洩不得了！

石——（凝思，）春光嗎！

柳——騷擾任何人的春光！他的媚態，現在呈露在你和我的眼前！你的心，現在是不是充滿了春意？春情是最撩人不過的！素玉妹，請你答覆我這個！

石——（站起來，）這話我完全不懂，看成和哲學問題一樣的難懂！（看柳，覺柳看着實可憐，於是想用他話支開此事，）可以了，管他甚麼春不春呢！（摘丁香一枝，）你說，白的好，還是紫的好？（用吻親花。）

柳——甚麼白的好，紫的好？都不過是供春玩弄罷！白的總是倚着紫的才顯出他的嬌美，紫的總是靠着白的才露出他的鮮艷，只是互相利用啊！不然，便立刻感着孤零和單調了！看呀！花草都禁不住春的撩鬥，……何況人呢！素——妹呀！我們是人啊！我們何苦叫雙雙假倚的小鳥來竊笑呢？（雙手撫胸，眼作懇靚。）

石——我們是人，便怎麼樣呢？人當然是要相愛的？花草和小鳥，的確的，驕慢的向我們睨着，卑夷人們的愛不如他們的純潔呀！縱慾，是男子愛的目的罷了！這還有甚麼說的呢！（譏笑，不介意的摸巾，乾了，折疊起來，放在袖內。）

柳——我們不都是弱者麼？我們不是戀着嗎？禁道相互假抱着的安慰，是不應當的麼？你說的太偏了，（微笑，走前一步，兩手作懇求勢。）請答應了吧！我的血衝擊着我的心，他要崩碎了，這不是愛人所能旁觀的呀！（更上前作欲擁式，）My ...... my dear!

石——（退一步，）我幾乎莫名其妙，這是怎麼一種請求！我們的地位和教育，不比他們高尚些嗎？難道我們的愛，就不應當比他們純潔一點嗎？縱慾，是破壞愛最毒的一種器械，他的效用和嗎啡一樣，也能刺戟起愛來！但是你要知道，這比自殺還要殘酷百倍！——更豈止自殺，直是毀滅人類光明前途的炸藥！男子的心，和女子是完全背馳的！我不知道上帝爲甚麼一定將這不相爲謀的人安插在一起！（見柳狀若暈，）好了，這些說的未免有些太過呢！雲恐怕就要密佈起來，（仰看天，）要變冷了，回去罷！（扶柳欲下。）

（次號完結）

注意：欲排演此劇本者，須函致北京豫王府西夾道原著人商議。

小品

離校

秋心

我離了學校了。平時堅強的志氣，遠大的希望，那里去了？茫茫前途，將向何處走呢？就是這樣結局罷，我心實不能甘；真煩悶煞人呵！

我在未離校以前，聽見要散學回家，心裏只是喜樂，不加思索，草草的決定了；這種女孩子的脾氣，同學們很多和我一樣的；但一到收拾行李的時候，就都有點退縮了。離校的那一天，我懶散散地坐立不寧，不由自主的心傷起來；究竟爲的是甚麼？自己總回答不出。只覺得胸中有訴不盡的哀音，無氣力可以發揚；熱水般的酸淚，在眼胞裏直轉，覺幻成閃閃的珠光，把甚麼東西都蒙住了。那時同學諸姊妹，提囊的，持傘的，押着行李的，一聲不做；大家都現出慘澹可憐之色，低着頭走了，傍邊許多平時親愛的先生們，枯木般立着，做無可奈何的樣子。我壯一壯氣，踱到一位和我最有感情的先生面前，格格不吐的向他說：『先……先生！我……我去……去了，』剛說這一聲，喉腔裏早哽塞住了；久蓄未洩的熱淚，兩串珠似的往地上墜。我不待先生答言，急急轉過身來，把手帕掩面，硬着心腸，拔步就走。彷彿聽見先生說：『……我希望你……』以下便聽不清楚了。我不敢回望先生的神色，想必像同學們一樣的難看呀！

我一口氣走到海濱，跳上渡船，無精打采的靠着桅杆坐下；幾慢慢舉起頭來，飄然矗立的校舍，忽地又映入眼簾；他被沉悶的空氣包圍着，似也現出慘淡可憐之色。我不忍多看，閉了眼睛，溫起兩年來的舊事：

當初來校的時候，也坐着這樣的小船，風靜湖平，遙望數座高樓，輝煌壯麗，舟人指點

說：『那就是學校。』彼時我精神極爲奮發，恨不一步跨進去。入學以後，與同學姊妹們旦夕相聚；功課之外，彈琴啊，遊戲啊，散步啊，談心啊，何等快樂！學期終了時，整理行裝，喜喜歡歡的回家去。臨行和留校的先生同學們，鞠一鞠躬，說聲『再會！』絕不遲疑的走了。到新學期來學，未進校門，就有許多同學們，遠遠地迎上來，替我拿傘的，攜囊的，和我握握手的，親姊妹般親熱。先生見着我們，也表示歡迎的意思。如今呢！再會一句話講不出來了，沒有再和親愛的同學們握手的機會了。『回首前塵，無殊夢境，』但這種深刻的印像，還是一痕一痕的在腦子裏旋繞着，一輩子總忘不了，不過成個歷史的觀念罷！

同時離校的姊妹們，也許與我一樣心腸，不甘毀棄她堅強的志氣和遠大的希望，這是何等苦痛的事呵！——最可憐素馨姐，她是個無父母的孤兒，靠着哥嫂養活，起初哥哥相待還好，自從嫂嫂進了門，兄妹的感情就冷淡了，她嫂嫂又呼雞罵狗，冷語傷人，在家裏不得一刻安靜；所以負氣出門，想求點學問，爲將來自立地步。現在她的日常用度，異到苦極了。淑莊雖有父母，但年已老邁；她的弟弟方在幼稚，甚麼事都不會管。她自己算是當家的人，讀書是很要緊的。繼芬的父親還在，也積下幾萬家私；可是她有個後母，養了許多小弟妹，愛的如珍寶一般。繼芬在家，燒鍋，煮飯，洗衣服之外，又要看護弟妹；承望後母顏色，話也不敢多講一句。她父親覺得可憐，纔敎她出來念書，不知和後母鬧過多少次呢！還有玉如姐，去年已經出嫁了。她丈夫是學界中人，頭腦很新；雖然兩口兒尙覺和睦，但他總不滿意有舊式的夫人，所以催促玉如出來求學，無非欲增進家庭的幸福罷了。想到這里，又記起良璧姐來，她早已許人了，家裏也有大哥，小弟，母親却偏愛她；私蓄幾百塊洋錢，預備替她添辦嫁妝。去冬男家託媒討婚，被她嚴詞拒絕。一方面表示延期的意見，一方面要求母親提出儲金，讓她升學，情願把妝奩不要了，母親拗她不過，纔送到這里來。聽說街坊鄰舍，背地裏都笑她們母女一樣糊塗啊。——至於我呢！得父母慈憐，兄弟友愛，要讀書便讀書，我自己可以主意的。無奈家無餘貲，書籍衣服以及雜費，還是父親和哥哥勞動節省下來的。若使中途輟學，對得起我的父兄嗎？唉！我眞慚愧極了。

女子意志薄弱，感情輕忽，是我絕端承認的。像我們這回離校，到底有甚麼利害關係？我實回答不來。——自由啊！人格啊！造就人們的是你，貽誤人們的也是你。我不能評判你的功罪呀。

唉！我就是這樣結局嗎？

人生的悲哀

友眞女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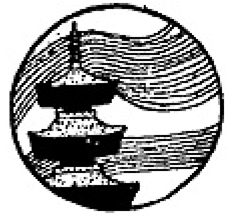
我眞不願再這樣永久的幹下去了；我或許要因此成病吧。

今天是我們的歷史上很榮耀，很光輝的『五四紀念』日了！你看：從去年以來，杭州的學生界多少的沉靜呵；現在，現在又在那兒紀念四年前聲勢盛大的『五四運動』了，我們的同學又穿着鮮艷奪目的跳舞衣，去跳舞唱歌了！咳！我眞忍不住再看下去了！

路旁的叫化子，師母小姐的亂叫着：爲的幾個臭銅錢來溫飽吧！穿綢喫肉的老爺太太們，覺得宴賓樓的菜蔬有點厭了，還是到聚豐園去吧！——咳！不平的社會呵！不平的人們呵！眞使我忍不住了！

我在朋友家裏，見到幾個很活潑的小弟妹。我覺得可愛極了；但是悲苦的思潮，忽的又湧將上來。小弟妹們呵！你們祇知道糖是甜的，木人兒是好玩的；那里知道人生的路上，却放着許多『悲哀』和『猛獸』呵！你要是不怕猛獸來咬，你要奮鬬着前進啦！你要是不怕悲哀來縈擾你，你該努力地向他開戰啦！但是你們的年齡，都要一年一年的增長起來；你們的知識也要高起來；你們的思想也都要由簡單而複雜；可惡的，這可惡的『悲哀的人生的途徑』便要使你們認識！小弟妹啊！我眞不願你們一天一天的大將起來，直和我一樣的長大了！我這樣的想着，可愛的，可愛的小弟妹們，還祇是圍着我，要我唱一首好聽的曲兒哩。咳，我眞悲傷極了！對了這可愛的小孩兒，我祇會發怔了呢！

我眞無以自慰了，我眞不能再這樣混下去了！我情願做了一個盲子，什麼都不要給我看見；我情願做了一個聾子，什麼都不要給我知道。如果死神不快降的時候，我願意這樣的做哪！



女子之性的知識（續）

美國魯濱孫(William J. Robinson)原著

味辛

第二十八章　花柳病的豫防

簡單的說，妻對於夫認爲有感染的危險時，有避免接觸的必要。然不得已而接觸時，則在交接的前後，都必須行豫防洗滌。有時雖可在交接後行之，然爲了希望安全和確實起見，交接前也是必要的。在交接前洗滌，則其後倘有若干分的洗滌液留在膣內，可以撲滅病菌的全部或一部。洗滌液的製法，先用重鹽化物七克冷(Grain)半，溶解於兩夸脫的水中。交接前用半品脫或一品脫，交接後用所剩的全部分。此外也可以用一—二湯瓢的炭酸或三—四湯瓢的硼酸代重鹽化物。

然而最要緊的，就是應該竭力避免感染花柳病的機會。不接觸這種病毒，纔是第一安全。以器具爲媒介而間接感染的，非常之多，所以切不可用公衆用的器具。

不得已用茶杯的時候，嘴唇切不可接觸着杯口，這應該在常時養成習慣的。手巾也是如此，多數人所用的東西都極危險的。

宿在旅館或其他陌生的地方，被褥的淸潔與否，最宜注意。

公衆用的毛刷，梳櫛等，也是如此。

請牙科醫治療的時候，更須特別的注意。往往有因治療器械的不潔而感染黴毒的。黴毒患者決不肯向牙科醫說明自己的有黴毒；牙科醫也決不敢問他。所以器械非經過消毒，是非常危險的。他如所謂美容師等，也是這樣。

最後特別應該注意的，就是接吻。世人每有不揀對手而接吻的，這在靑年的女子，尤其危險。據我所知，直接因接吻而感染黴毒的實例，不下幾百。黴毒患者，往往在唇，咽喉，頰等裏面的粘膜上，生有白瘮，這是能夠因了接吻而驟然傳染的。我在現在暑假中診過一個女學生，她爲了一次的接吻，竟染着

黴毒。務須戒避不揀對手的接吻！應該曉得這是惡習慣，其中幷有許多的理由。然我要勸青年的女子更應該特別注意。

第二十九章　妊娠及分娩的制限

無論男女，都該知道了豫防妊娠制限分娩的最新方法，纔可結婚。不知道制限方法的，除了下層社會外，大概少數，但也有以制限為罪惡的。這却我們不能同他再說了。如果全然不制限，則在某種的家庭，現在祇有兩三個小孩的，可以加多至十八二十人。但我在本章上不願為了子孫制限說再發詳細的議論，因為這樣也不過複述別種拙著（由妊娠豫防的人口制限）上的話罷了。然在本章也有把兩三重要點記述一番的必要。

關於妊娠豫防和分娩制限的問題在社會各方面，已經比較我們起初竭力主張的時代普遍了一點。然因為有許多的誤解，跟着主張同時發生，以致到了今日仍不能成為輿論。第一，有人以為我們是強制的減少生產或制限人口者。這種誤解，可說非常滑稽；但相信的人却也很多。我們主張妊娠的豫防和分娩的制限，事實上決不是強制的；乃是專為了那些因種種的理由，如經濟上，衞生上，遺傳上等理由，眞是不能，或不願有多數小孩的人們而說的。如果夫妻都很健全，沒有遺傳的惡疾，富於養育的資產，便至少有分娩五六個小孩的必要；不但五六個，就是十個二十個，社會也應該感謝其人口繁殖的功勞的。我們的主張，是以為負有養育的重任的人，對於所謂生產的重大問題，應該有制限的權利，有知道制限方法的必要。但是不消說得，他們喜歡產兩人，產六人，產十人，自己本有選擇的權利，我們決不加以強制的。

避妊　有一種愚論，以為避妊不但有害於妻的健康，而且對於夫也是有害的。這話實在極容易否定。近代進步的避妊法，決不會發生有害的影響。即使假定是有害的，（實際無害）然從避妊而生的害，比起那妊娠過多分娩過多的害來，也不過滄海一粟罷了。

避妊方法之中，也有使用困難或不快的；然這比較防止產生過劇的利益，不是極微細的犧牲嗎？這樣的代價，眞可算得小極了。

對於避妊最普通的反對論，就是說避妊沒有絕對確實的方法，沒有一切情形之下能奏效的方法。這非難確係事實。然為否定這非難，我可以舉出下面的三條解答來：第一，用避妊的方法而不能達到目的的多數由於並不完全適用那方法的緣故，決不能歸罪於避妊法。無論怎樣完全確實的方法，

也能因了使用的不合而失敗的。所以罪不在方法而在人。第二假定避姙的成功占百分之九十八或九十九，而失敗占其一或二，即使不是絕對確實，不是已很可喜麼？一百次的姙娠，變爲一兩次以上的姙娠，對於女子不能不說是幸福了。第三，現代避姙的不確實，是爲了學者及有識者對於這問題的沈默，如果這問題已經成爲各種醫學雜誌及別的出版物上討論的對象，在最近的將來，一定可以發見絕對確實的方法，而不留一點的疑問的。然而現代並非絕對確實的避姙法，總已勝於沒有萬萬了。所以像本章的開端所說，青年的女子，如何可以防止姙娠一事，實爲結婚前性敎育中必要的一項。在事實上，我相信女子的性敎育中，這一項最爲重大。即使別的不知道，這事却應該完全知道的。因爲這在女子將來的健康和幸福，實在是必要的緣故。

實例　在努力發見合理的避姙法的二十年內，我曾見過幾千的實例。其中有的是我自己的實際經驗，有的是同操醫業的家兄的報告，有的是各地犧牲本人的報告，如果從這二十餘年的報告中，採取値得注意的實例，編成一書，決不是誇張的話，這書的分量，可以像斯坦達特大辭典最新版的一樣多，（而且也是照他那樣的小字。）其中有極可揮淚的故事，使人不得不痛心於人類的愚癡和立法者的無情了。然而我並非想激起讀者的情緒，所以不敢採取特異的極端的例，祇舉簡單，平凡，日常的實例，使讀者知道因缺乏避姙知識而起的悲劇。

第一例　這種例極多，眞可說俯拾即是。假名斯密司的婦人，在九年前結婚，那時已經是五個小孩的母親了。她可說是良妻賢母的典型，自己司兒童的養育，對於敎育也加以很仔細的注意。五個小孩都很壯健。然而她的身體却逐漸衰弱了。因爲境況並不十分豐裕，不能雇用一個僕婦或管理小孩的人，所以不得不爲了丈夫，小孩，和一家的雜務勞心。她的精力和氣力乾枯了，從前的相貌不能再見了。神經過勞的結果，肉體上也受顯著的影響，回顧從前的壯健時代，幾乎變成兩人了。然在一方，再會姙娠否的恐怖，使她一刻不能寧息。她甚至於夢中都見到。而且不但夢見，日間的生活，也受這種恐怖所襲擊。這不寐的黑夜，沓悶的白晝，她祇覺得那姙娠到底不能平平穩穩的經過。然而肉體和精神，決不能再經一次的分娩了。她去見從前姙娠中診斷的醫師，請求姙娠的豫防法，然醫師却對着她微笑，不加援助。祇說『最好請你小心。』她就容納那醫師的忠告了。然而無論怎樣的小心，怎樣的煩憂，她的運命終於要被引導到下一回的姙娠去的。她姙娠了，她再奮勇去敲那醫師的

門，請他給一個墮胎的方法。不幸醫師是一個很可尊敬的人，對於她來請求『殺人』的方法，不禁勃然大怒，把她大大的教訓了一頓。她雖然涕泣請求，他終於屹然不動。

然而這時如果不是祗以二十五金圓爲墮胎報酬的斯密司，而換了別的能出二百五十金圓的貴婦人，這醫師是否也是這樣嚴厲的拒絕，還是一個疑問。醫師不肯教墮胎的方法，固是我們所尊敬的，然而我們所知道的醫師中，往往有對於某種的墮胎，因了報酬與其預期爲反比例而發道德的憤怒的。

斯密司從醫師那里失望歸家。然而她的決心，總是不肯生產的。於是到處詢問熟識的人，怎樣的方法可以墮胎。有人勸她請產婆去想法，產婆是不熟練而且不守清潔的。她於是去請產婆墮胎；不幸竟遭失敗，生命終於被奪，她遂以二十九歲死去了，她的丈夫，耐不得岑寂，便再娶了後妻。然而那沒有母親的五個小孩，却永久寂寞下去了。人是可以找得第二個的妻的，然而第二個的母却從何處尋找呢？

像斯密司那樣的悲劇，眞是極平凡的常事，到處都可以遇到的。人家總以爲上帝不仁罷了。

關於墮胎，在此處應該說幾句話。墮胎是非常可怕的：病毒的感染，不健康，慢性的衰弱，死亡等，往往跟着墜胎而至。現在我特地舉出墮胎的問題，警告世人。我們所謂豫防姙娠，限制分娩，與墮胎完全另外一件事。然而在無智的人們和無智的醫師，往往把避姙和墮胎看作一事。我們不得不加以嚴密的區別，使世人知道這兩者根本的差異。這差異就是一係豫防生命的創造，一係奪去一旦創造了的生命。不祗是程度的差異，實在是種類的差異。把這兩事當作一事而且有時覺受同一的刑罰，這實在是極大的違憾。不用說，在某種特殊的情形，墮胎也應該承認的；但這祗在不得已的時候，完全是別一問題。此處祗說明避姙和墮胎的區別不能混同罷了。

第二例　青年A與少女B戀愛了。然A的收入不能養妻，因此兩人不能結婚。他們如果不是爲了怕生出小孩子來，不用說，也可以結婚了。B是一個幸福家庭裏面的姑娘，雖然不能說到奢侈生活，但確是在和樂的中間養成的。美國的青年，都希望自己的妻的生活，至少和在他父母的家庭中所受的一樣。在這當兒，她的父親，爲了謀六個可愛的女兒的幸福起見，苦於勞動而死了。

像上面所說，他們倆爲了怕生小孩，總是逡巡着。每年總常常這樣打算：『明年或者可以結婚，能够養妻子了。』然而這希望雖似燃燒一般的熱烈，却終於不能達到。這樣

經過了好多年。A的頭髮，略略稀薄，顏色也稍帶灰色了。B的臉上，也生了細細的皺紋。然而，結婚的時候還沒有到。B原是保持純潔的信念行狀端正的處女，A可是不然。因爲足跡常常踏入那些花街柳巷，竟不幸感染了淋病。在他所學的知識中，沒有花柳病預防的項目，於是使他大爲狼狽了。爲了治愈這病，空費了六個月。那時兩人結婚的年齡，A爲三十九歲，B爲三十五歲。這相愛的夫婦的生活，會有幸福來訪問的嗎？唉，可悲的事！當他們舉行結婚禮的時候，戀愛的女神，早已忙忙的到別處去了。所以在他們的結婚生活，幾乎沒有什麼可喜。而尤其可傷的，他們竟不生小孩。

被破壞的生活——我要這樣的狂呼。這是因爲一毫沒有知識的悲慘生活的縮圖。

反對我們主張授與避妊知識的人，除了完全是笨伯的以外，如果他自己見了這實例，一定要覺得避妊的必要了。青年男女如果有了避妊的知識，便可提早結婚期，減少接觸娼妓的機會，防止花柳病的蔓延。這花柳病是一般公認爲導人類於自滅的。

第三例　青年的婦人，所嫁的丈夫是酒徒，而且間歇的發狂的男子。每年或隔年，必須在瘋狂院中住數星期或數個月。然退院的時候，她便受孕了，好像是紀念他退院似的。每次總是如此。她非常憎惡她的丈夫，但不能完全拒絕他的抱擁。遺傳發狂的小孩，逐漸加多。她去請求醫生授以避妊的方法。然醫生萬不肯和她說。從失望而陷於絕望的她，終於自殺了；那時她已經有了六個的小孩子，以酒徒和狂病者成長。

這樣的姙娠和分娩，是人類的仇敵，自滅的幫手，破壞人與神的法則者。她因了避妊知識的有無，結果有霄壤之差。

第四例　這是有可怕的遺傳血統的結婚。醫生診察過男子，說他斷不該生孩子的；並且也警告他的妻子。不用說，他當然詳細教以避妊的方法的，這和上面的各例完全不同。但他們倆都是篤敬虔的信仰者；因此，他們以爲避妊是違背宗教和上帝的，（正像以爲上帝喜歡生出無數不正的人類一般，）不肯聽醫生的忠告和警告。於是，他們有了四個小孩子。其中的一個，略爲愚鈍一點，（這大約倒像父母的，）但總算是常態的發育的。第二個是聾子，第三個眇了一目，第四個完全是癡呆的。

此情形便成爲另一問題了。愚昧的男女，結了婚，創造無價值的生命，雖姙娠和分娩也不敢避免。對於這事，我們應該怎樣呢？爲了減少精神肉體都是劣等的子孫，優生學上的議論，更不能不喚起一般的視聽了。

第五例　這一對夫婦結婚後八年，有小孩五人。當時妻自己說再擔不起分娩了。與

其分娩，不如自殺。不得已，夫婦暫時停止了交接。然這是都覺得不快的。從此，妻不再和夫接近；夫妻之間，斷絕了肉體的關係。夫便起頭去宿娼；妻不用說是沒有注意到的。幾個月後，夫染了黴毒，原有的位置，因此喪失了。家庭從此紊亂；妻不得不自己去求職業，任一般孩子在路上彷徨。——一句話，就是家庭完全破壞了。如果早有了避姙的知識，決不會發生這樣的結果的。

第六例　青年A，二十八歲；處女B，二十五歲。兩人在數年前就認識了。A是地方記者，B是電話作家，兩人便發生戀愛了。這相思的兩人，當然是結婚好。然而他們的職業和收入，都不能養育小孩。如果沒有姙娠的憂慮，這可以結爲夫婦的兩人，當然不必互守孤獨的生活，以等待機會的到來了。不用說，這是對於肉體和精神都有惡影響的。然而這兩人偶然知道了避姙的方法，便結婚了。他們非常的幸福。永久——不到能夠教養小孩的時候，沒有受孕。

這青年的夫婦獲得了避姙的知識，於社會果有什麼害處呢？

第七例　青年C與少女D，有了戀愛；不幸在兩人的血統，都有精神病的遺傳。兩人對於結婚和分娩，都抱有非常高潔的精神，所以非常怕遺傳到小孩的身上。兩人便決計終生守獨身生活；然在相愛的他們倆，這實在可說是孤寂悲慘的生活。然不料竟學得避姙的知識，（這在他們，實在是天使所賜與的知識）竟結了婚。他們便有了永久的幸福生活了。

這兩人有了避姙知識，社會果會受害麼？

第八例　E夫婦，結婚後五年，有小孩一人，已經四歲，忽然現出癲癇的徵候。兩人都非常的恐怖；調查種種血統的結果，明白妻的家系確有癲癇的血統。但這是前回的事，姑且不說，下次所生的小孩，是不是癲癇的呢？——兩人中有一方肯定，一方否定。然而最安全的，便是不再生小孩。夫婦都決定斷絕肉體的關係。他們用了很苦的努力，於十三四個月之內，不曾有過一次的肉體接觸。然在某夜，忽然以偶然的機會，接觸了一次，不料竟姙娠了，她說，『與其生出患癲癇的小孩來，倒不如死了好一點。』於是去訪問親切的醫生，商談一切。幸而這醫生肯斟酌事情，用了人工的方法使之流產。其結果，他們倆沒有再遇到不幸，此後的生活，也非常和樂。因爲醫生同時教以避姙的方法了。

這兩夫婦得了避姙的知識，果有害於社會麼？

第九例　F夫妻，結婚後六年，有小孩六人。在F結婚的時候，其收入爲每星期二十二圓，現在仍然祇有這數目。然在一方，生活費卻比新婚時增加百分之二十五。而且不

能不籌劃四個小孩的食物和衣服。（這不能不用二十二圓來維持，像從前祇維持兩夫婦的生活一般。）這苦痛的妻，在最近六年間，加深了十六歲以上的年齡，不能再覩從前青春的面影了。然而她本來很愛小孩的，有什麼也不能替代的強烈的愛。如果不是怕再生下個的小孩，她決不自以爲不幸的。肉體和精神，實在都當不得姙娠了。她先是厭惡夫的接近，漸次分室而寢。夫便要到他處去滿足他的性慾，她也不管；家庭便開始紊亂了。然幸而偶然見到詳細記述避姙的方法。因此他們覺得再回到從前的圓滿。

F夫婦，獲得避姙的知識，究竟害了誰呢？如果誰也不受着害，誰也有幸福，爲什麼嘗及這避姙的方法，竟以爲和別的罪惡一樣，應該受刑罰和非難呢？

第十例　G夫婦，十五年前結婚，有小孩七人。這在不論那里的家庭裏，不能說是少數了。而這七人，却是結婚後十一年內順次產生的。在最近五年間，他們爲避姙起見，起初互相節慾，後來行某種的避姙法。然而他們所採取的避姙法，却是近代學者都斷定爲有害於男女的神經組織的。不用說，夫戚爲衰弱人了；先是神經衰弱，其次是性的不能，終於變狂了。不能到公司中去服務，與妻（不用說妻也和夫同樣的衰弱）日夜的爭鬧。要想分居，却有這許多的小孩，並且也爲經濟所不許。夫呪妻，妻離夫，這樣日夜的爭噪着。然某時忽然得了合理的避姙法，立卽實行了。此後的一年，夫婦再回到從前的和平，恢復了健康和幸福。其結果，最受恩惠的，不必說，是七個的小孩了。

這樣，避姙是有害於社會的麼？如果G有一個授以這知識的醫生，這醫生便不得不立刻被捕，宣告有罪，下獄至一兩年或五年。他受這刑罰果然是應該的麼？

我在這里舉了十個實例。這是極明瞭極簡單的實例，是代表幾千萬情形的實例。這可以適切的證明那認普及避姙知識爲罪惡的法律，有如何的殘酷，如何的野蠻了。這樣的法律，是當然應該破棄的麼？不用說，應該破棄的。

（完結）

可怕的寄生蟲

日本理學博士吉田貞雄原著

李光業

侵犯人體的寄生蟲現在世界所知者，約有百五十二種內中有五十一種，是常常發見的。我國國民生活上因衛生設備的不完全，與科學知識的缺乏因此寄生蟲病的發生，非常之多。

寄生蟲病多非急性，乃是慢性的蔓延於人體，使體力氣力漸漸衰弱；在缺乏衛生思想的人多有已經罹了寄生蟲病，還不自覺的。所以從國民保健上說，實在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大問題。

要謀寄生蟲的撲滅，及寄生蟲病的預防治療，第一須賴此方面的研究者的增多，明瞭關於寄生蟲的知識；同時一般國民須極早修得學者所研究的知識，實際上各個人更須十分注意，努力於寄生蟲病的預防。這樣，寄生蟲病纔可以比目前減少，而國民的健康狀態也可以增進了。現在就寄生蟲的生活史，說明一下，以爲各個人對於寄生蟲預防及撲滅的指示。

一　擴節裂頭條蟲

此蟲成長時，有達二丈乃至三丈餘者，故爲最大的寄生蟲之一。其幅廣狹不一，普通在五六分左右。其體成自三千乃至四千餘的片節，在後方的片節較老；成熟的片節，時時振斷，與糞便共同排泄於外。本蟲的片節，廣過於長，故與其他的人體條蟲，容易區別。

生活史　本蟲的卵，與糞便共同排泄在人體外後，卽在卵殼內育生幼蟲，此幼蟲破卵殼而出於水中，以全身的纖毛，很活潑地游泳。在那個時候，卽侵入於小形甲殼類名劍水蚤(Daphnia)的體內，到了某某成長後，乃去此宿主而侵入於第二中間宿主的鱒的體內，卽潛在於其筋肉中，以待人類生食鱒肉的機會。我們如果誤食此種幼蟲時，他就走到腸管漸次成長，成爲母蟲。

從這樣說來，本蟲的侵入人體，由於生食鱒肉而來；所以鱒肉的生食，是危險的事。但是鱒的生肉，味道是很美的；所以產鱒的地方，將他生食或煮得半熟吃的人很多。此蟲在日本方面，是最多發見的寄生蟲之一。

有無此蟲寄生，從檢查人的糞便，就可以明白。本蟲是寄生於腸中的，所以發見的障礙，多爲消化器的障礙，如食慾不進，惡氣，疝痛等症，往往有陷於非常衰弱者。又由於本蟲的寄生而發現很重的貧血症的，亦不在少數。故飯島博士因爲要明瞭條蟲的成長，曾經食寄生此種幼蟲的生鱒，以自己爲實驗的材料。

二　無鉤條蟲

此蟲爲一丈乃至一丈餘的大形條蟲，幅約四五分，片節之數有一千三百之多。片節之成長者，通常長而狹；所以與前記的擴節

裂頭條蟲容易識別的。

生活史　本蟲之卵，散亂於糞便中的很少。與糞便共同排泄的片節，在外界腐爛，祗剩着卵散亂於各處。

然在此卵中已經成了幼蟲，所以此卵雖於水及雜草中，等待侵入於牛體的機會。幸而得能入於牛的體內，即在其消化管內，脫出卵殼，破其腸壁，走入筋肉內，成爲囊蟲；所以此種寄生蟲病，在生食或食半熟的牛肉時，是很容易感染的。

由於本蟲的寄生而發生的病症，只有消化器之輕度的障害，不致發生其他重大的病症。

三　切麪狀（Ligula）裂頭條蟲

此蟲的母蟲，近來方在日本發見，其詳細的事實，豈有不明瞭之處；但其幼蟲早已知道了。本蟲長短不一，最長的亦不過二尺餘，短的竟不足寸。此等小形條蟲，爲未生長的幼蟲體。其幅有達四五分的。

此幼蟲在人體各處都有發見，如眼窩，胸壁，腸壁，腹腔，鼠蹊部，陰部，尿道，股部等處。如潛在皮膚淺處，則皮膚表面必致隆起，成爲瘤狀或蠕狀隆起，如潛在尿道，時常在小便時逸出，這是可以目見的。本蟲常有在包囊中一個或數個存在的事，因其富於移動力，常輾轉變換其寄生的居所。往往從眼部，尿道及其他的部分，逸出於體外。

本蟲在各國很少發見，只有日本發見最多。

四　芽殖性幼裂頭條蟲

此種與前種同，在各國甚少，只有在日本地方發見很多。但其母蟲還沒有發見；現在所發見的，都是幼蟲。形狀大抵短小，長的亦不過寸餘而已。

此蟲體上，各處出芽，其芽成長後，從母體分離，而增加其數，此爲本蟲的特徵，而與其他條蟲的幼蟲的異點。此蟲因爲具有此種性質，所以經過悠久的歲月後，他的數目增加得很多，在人體上到處寄生。蟲體增加不已，侵犯人體各處，患者終致不免於死。

因爲本蟲的寄生，在當時不現何等的症狀，到了經過悠久的歲月後，蟲體增加，侵犯主要器官的時候，遂致爲急死的原因。

本蟲也有像前種一般潛居於包囊中的，也有在宿主體內自由橫行的。在皮膚下淺處者，往往現出小小的隆起，這是明示蟲體的存在皮下。蟲體移動，此隆起部亦必移動。

又有此蟲寄生的人，如果蟲的存在係在近於皮膚表面的地方，往往發生小點狀的隆起，此部即感瘙痒。也有用爪搔破，把蟲體

擴出的。又有因寄生體潛在的周圍的組織，化膿，致該部特別肥厚的。總之如果一旦被此蟲所寄生，不但沒有治療的方法；并且增殖不已，竟致侵犯體內各處，即爲人的死因，故此蟲爲最可怕的寄生蟲。不幸本蟲的生活史，完全不明；因此預防的方法，亦無從說起。

五　瓜子條蟲

此蟲長四五寸，幅不到一分，片節之成熟者，恰同瓜子的形狀相像。這本是貓犬身上通常發見的條蟲，但是侵犯人體的，亦不算少，在婦女更多。這個原因，如果把牠的生活史考察一下，就可以明瞭了。因爲含有本蟲蟲卵的片節，從犬的體內走出，其卵附著於犬的毛上，在其蚤或虱的體內，成爲幼蟲而存在。這種蚤虱入於人或貓犬的口中，或將挾有一部蚤虱體的爪，放入口中，即能感染。所以此蟲的侵入人體，爲常與貓犬有狎近的機會之人，時常玩弄貓犬的婦女，感染較多，這也是自然之勢。

六　那那條蟲

此爲四五分左右的小形條蟲，多寄生於小孩的體內。又有一種與此相似的條蟲，寄生於鼠體內的，但學者或以爲與寄生於人體者同種，或以爲是異種，要之不論是不是同種，總是酷似的罷了。此種條蟲，無須中間宿主，即能發育，所以鼠的條蟲與人的條蟲，如果是屬於同種的，那麼從人體中出來的卵，與從鼠體內出來的卵，都能夠侵入人體內而成長，故感染的機會很多。

被本蟲所侵犯的，大抵是小孩，成人是很少的。症狀完全沒有的亦有；但被害者，多數發生消化器的障害，或病的貧血，腹部感痙攣的疼痛。又發生不眠，頭痛，身體瘦弱，容易疲勞，並發生神經系的障害。所以在精神質病的患者，往往發見本蟲之卵。

七　Euchinscoccus 包蟲

此蟲叫做「狗兒條蟲」，爲寄生於狗身上小形的條蟲的幼蟲。此幼蟲的特徵，是形成大形的包囊形，於其包內，生數多的條蟲頭。其形狀大小不一，小的比米粒還小，大的有像人頭的大，常發見於人體各處，但大形者大概多在肝臟，腹腔等處發見。這種條蟲在人體各部都能寄生，就中起最危險的疾患者，就是幼蟲在心臟瓣膜中，爲血行的障害，及在腦髓中起神經系統的障害。在此種狀態時，往往發生致命之症。如果在腹部有這大形的包蟲，患者若爲婦人，常有誤診爲妊娠的笑話。

照前所說，本蟲是寄生於狗身中的小形

的幼蟲，此種狗的絛蟲之卵，帶進了人體內，便發生本幼蟲。所以被本蟲所侵犯的，以接近於狗的人爲多；愛狗的人，應當注意才好。

八　蛔蟲

這是普通所知的人體寄生蟲之一。雄蟲長六七寸，尾端少彎曲，雌蟲大概比雄蟲長大，達七八寸乃至尺餘。無論雌雄，其體都帶赤色。本蟲普通寄生於小腸內；但是因爲富於移動性的緣故，亦常常在其他的部位發見，例如從常住地的小腸逆上，經胃，食道等處，從口中吐出的事情，是世人時常經驗的。有時也有從鼻腔及歐氏管，侵入於中耳的。又從小腸經輸胆管而入於膽囊肝臟內，或發見於膵臟內的也有。不但傳入連絡於小腸的管腔，且穿通腸壁侵入腹腔內，更有進而突破腹壁出於體外的，出於腹腔的蟲體，更有侵入於膀胱，尿道，輸卵管，子宮等處的。其他入於胸腔，侵犯肋膜或心臟的也有。

人體在一時中，此蟲寄生的數目，自然沒有一定的；有時竟有非常之多的，往往有在一時中逐出數十數百的蛔蟲，或在屍體解剖的時候，發見得很多的。本蟲的患者，在都會比較田舍爲多；一般日本住民，十之五六，都有此蟲寄生的。多的地方，竟至十分之八九，這是由於我們通常的檢查法而得的統計。此法是用顯微鏡檢查人的糞便以本蟲蟲卵的有無，判定本蟲的有否存在。但這種檢查法，是不徹底的，因爲絛蟲等是雌雄同體的；蛔蟲及以下所述的寄生蟲，是雌雄異體的；所以有雄蟲或其幼蟲體寄生的時候，幷無卵的排泄，如用普通檢查法來考查，便察不住了。實際上本蟲患者的數，總比發現者來得多。照此推想起來，在日本地方，蛔蟲病多的地方，恐怕在八九成以上呢。反之在歐美先進國，被本蟲所侵者極少。美國某地方，差不多完全沒有發現這種的寄生蟲病。

由於本蟲的寄生而發生的症狀，是沒有一定的。有的呈顯著的重症。普通所發生的症狀，爲消化器障礙，因此發現嗜好物變異，食慾不振，及病的空腹，惡心，噯氣，下腹部疼痛，便通不正，唾液分泌過多等症狀。此外陷於貧血的亦有。照前所述，本蟲常在人體內移動，所以因其侵入的部位，呈重的症狀者，亦是不少。例如侵入肝臟，因爲蟲體及蟲卵的閉塞膽管，起黃疸狀及其他肝臟病的症狀；出於腹腔內，起腹膜炎的事，也是不少。又在腸內，多數的蟲體，糾絡而成塊狀，以致閉鎖腸管，呈危險的症狀。其他原因完全不明白的種種病症，因蛔蟲的驅除疾病卽告霍然的例，往往而有；所以從本蟲而發生的病症，爲不定的症狀之一。

生活史　本蟲的卵，與糞便共同排泄於外，在夏期約過二週，就在其中育成幼蟲。我

們如果把含有此種幼蟲的卵，與水及其他飲食物，共同攝收，那麼，此種幼蟲，就在小腸內脫出卵殼，穿通腸壁，而出腹腔。從腹腔移行一度，必集於肺臟，到了成長到某種程度，就遡氣管而出口腔，更走下食道，經過胃中，達於常住的小腸中，漸次成長增大，成爲成蟲。照這樣看來，本蟲之在人體內，必一度通過肺臟；所以本蟲的幼蟲，侵犯肺臟，而爲發生肺炎的原因，這是最宜注意的。

九　蟯蟲

此爲白色絲狀的小蟲，雄蟲長一—二分，尾端大而卷曲。雌蟲稍大，長三—四分，尾端細尖。本蟲的成體，寄生於直腸中，大都是發見於小兒體內的。此蟲的奇習，一至成蟲，往往從患者的肛門中爬出，那時患者的肛門部，感覺瘙癢，此種情形，發現於夜間者更多。所以小兒的患者，在睡眠中不知不覺間，搔其肛門，壓碎蟲體，將其卵子，附着於衣類及指頭等處。附着本蟲蟲卵的衣物及指頭，如果不及覺察而入於口，他的卵子，就入於口中，嚥下而入於腸內，孵化幼蟲，生長而爲成體。

十　十二指腸蟲

本蟲爲被害最顯著的線蟲之一。體長三—四分，通常雄蟲比雌蟲小。活的時候，透明而帶薄桃色，亦有少帶黑色的，死後變成不透明的灰色或微黃色。雄蟲的尾端，成膜樣而少廣，所以容易與雌蟲區別。本蟲多寄生於十二指腸及小腸的上部，吸著於腸的內面，所以往往因腸內面破裂而出血，發見血液於蟲體內。本蟲在同時所寄生的數目，固然沒有一定，通常達數百數千的，實在不少。

被本蟲所侵犯的人，起初發生輕度的消化器障害，漸次病勢增進，因之發現種種的症狀。先發現貧血，最顯著的是皮膚變蒼白色或帶黃白色。往往起水腫，容易出血。心臟部覺到重壓的樣子，呼吸困難，心悸亢進，步行或勞動時，容易疲乏。又對於嗜好物往往變異，有時會喫壁土，木炭，灰，紙，衣類及指甲等。被此蟲所侵犯的，往往指甲發現異狀，變成蒼白色或蒼血色，厚度亦減，恰同薄的[illegible]甲一樣，質亦變脆，前端略反轉於上方，指甲的表面，現波形的凹凸。

被本蟲所侵犯的，小兒較成人爲多；一被侵犯，很能阻害其發育；故爲最可怕的疾患，養育小兒的人，應該注意才好。

生活史　本蟲的卵，與患者的糞便，共同排泄於外界，如果溫度濕氣適當，那麼，二三日之內，就能生出幼蟲。此幼蟲即脫出卵殼，在水中及其他的濕地上，遂其某種程度的生長，以等待侵入人體的機會。如果接觸於此幼蟲所生存的水中或濕地，此幼蟲就能

侵入人體的皮膚中，從血管淋巴道，以達心臟，更從心臟轉到肺臟，經過一定的時候，溯氣管而到喉頭，再經喉頭食道及胃而達小腸，始生長而爲母體。走到肺臟的幼蟲，也有依血行而達於小腸壁，由此處穿入腸內，然後生長的。照此看來，此蟲的幼蟲，是從我們的皮膚侵入而感染的；所以像農夫礦夫這樣的赤手裸足而勞動於濕地，與小兒遊戲於水中濕地的，最容易感染。

本蟲除從皮膚感染外，也有爲了將幼蟲與飲食物共同嚥下而感染的。在此種情形，幼蟲必一度通過肺臟，再到小腸，漸次生長。

十一　寄生蟲撲滅法

寄生蟲的撲滅及預防，有三個重要條件：一，撲滅患者所排泄的寄生蟲體及其卵或幼蟲。二，撲滅中間宿主及傳播寄生蟲的媒介者。三，防止寄生蟲體及其卵與幼蟲的侵入人體。第一種就是依適當的方法，撲殺患者的喀痰及糞便內的寄生蟲體，卵子，幼蟲。此在個人方面，非常困難，因爲即使有人完全實行此方法，如果其他的人，毫不注意，那麼，要想把寄生蟲減退或絕根，是不可能的。所以此種預防法，沒有國家社會的協力施行，是不能奏效的。而像中國的農夫，以糞便作爲肥料，因此把寄生蟲，卵，幼蟲，到處撒布。當此蟲附著於施過肥料的野菜，在河洗滌的時候，如果附着在手，就能從手中附着於食器。這種狀態，好像在那里培殖寄生蟲的種子，不但不能夠把寄生蟲撲滅，寄生蟲儘能日益增加。從此點看起來，在國家方面，關於公共上預防的設施，是萬不容緩的。第二種，也是這樣，在個人不但是不可能，并且是事倍而功半，所以也不能不靠公共的設施。獨有第三種方法，可以依各個人的注意而實行的。如能實行這個方法，寄生蟲病，就可以漸次減少。個人如能注意，至少他的本人，可以不致被寄生蟲所侵害。個人既然能夠注意於寄生蟲的侵入健康的人，自然多了。那麼，傳播寄生蟲的原來的卵子，自然可以減少，國家的寄生蟲也就可以減少了。

至於其實行的方法，只要熟知上面所述的各種寄生蟲的感染法，那麼，對於各種寄生蟲的侵入的防止，自然是很容易的事。

要之我們能夠注意於飲食起居，自能杜絕感染的機會，例如在寄生蟲病流行的地方，有卵子或幼蟲存在的水中或野菜類肉類，加以注意；可疑的生冷食物，嚴加禁忌；在皮膚容易感染寄生蟲病的地方，勿裸體勞動或遊戲於其中，這都是應該注意的事情的。

通訊



青年的求愛問題

錫琛先生：

我這是初次寫給你信，也是因爲一種切身問題使我欲默不能的；所以冒昧寫給你這封信，求你見教。

我所要和你談的就是青年的婚姻問題。

在四年前我在南開中學讀書，那時我才十五歲。對於性的知識還很少；所以並不覺得有異性的需要。後來『五四』運動的時候我也曾參加各種團體和異性接近的機會漸漸多起來，然而仍舊因爲年齡的關係，對於她們都是漠然相處。

『五四』以後新的潮流漸漸沖入一般青年的腦海中，我既爲當時青年中之一，當然也逃不出此種勢力之外。其中最使我注意的便是婚姻的新解釋。以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婚姻的蟊賊，是應當絕對否認的。幸而那時我的父母還未曾爲定下婚事；但是看我已經長大已經起首替我提親了。

我既受了新潮流的洗禮，當然對於父母此種舉動認爲『不合法，而予以相當的反抗。結果媒人都被我趕了出去，再也不敢上門；父母愛子心重，也不肯過違我意。於是一場風波遂於很短期間平復，而我對於舊的革命遂也大奏凱歌了。

先生！現在我的婚姻問題已經完全由我自主了，父母絲毫不過問了。結婚的年齡也快到了，但是要同誰去結婚呢？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都被我拒了。第二步的辦法當然要由我自己去尋覓對手，但是在現在的社交未能公開的社會中，要想解決婚姻問題，豈不是『緣木求魚』嗎？即或有一部分已經公開——學校裏——但若我存了一種尋覓對手的心而與異性交際，豈不被斥爲『小流氓』了嗎？

現在我所在的學校是南開大學，裏面的女生雖有三十餘人，但是能令我佩服的也不過五六人而已。此五六人之中，我所認識的又祇不過一兩個人。我想和她們更進而爲較近的友誼，又恐她們把我的信編入『六個男同學給我的信』裏。據先生的意見，關於此種問題到底應如何解決，祈於貴誌中見復，則一般沈淪於迷惘之

海中的青年皆得先生之教了。

M. Y. H.

YH先生：

照來信所說，先生的年齡，還不到二十歲，而且尚在求學的時代，似乎可以不必急於求偶。我國舊社會中有一種最大的惡習，就是經濟還不能獨立的少年就已結婚，新時代的青年，似不宜效尤。戀愛固然與求學和職業同為人生重大事之一，但並不像求學，和職業一樣的急迫。愛倫凱是主張戀愛神聖論的人，然而她終於是一個獨身者。現在很有許多青年，把別種重大的事丟開不管，終日營營的去尋求戀愛；偶然遇到一個異性，便急不暇擇的當作自己的戀人，更急急的結婚，無怪乎近來戀愛結婚的多失敗了。希望先生千萬不要蹈這種時下的惡習，應該把戀愛當作唯一的重大的事，不要當作唯一的急迫的事，即使終身遇不到一個戀人，也不妨做一個獨身者。

至於性慾的抑壓，雖然不是我們所主張，但在少年時代，確有節慾的必要；孔子所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實在含有至理。如果能夠把性的精力轉移於別的創造力上，在這方面便不會覺得煩悶了。

章錫琛。

姙娠中性交之害

味辛先生：

讀尊譯女子之性的知識一文，使我獲益不少！

中醫謂女子在懷姙期內『性交』常得下列幾種惡果：（1）流產。（2）小產。（3）胞衣厚而難產。（4）胎毒太重，嬰兒出生後亦必孱弱而難養，且多生瘡疾。

『為什麼女子在懷姙期內「性交」，就會得到以上幾種惡果？』西洋醫學上可有關於此問題的解答嗎？——半梅不學，因尊譯女子之性的知識文內未曾述及，謹此奉質，如蒙惠覆，毋任感幸！

王半梅謹上　一二，六，三〇日。

半梅先生：

姙娠中的性交，當然以避忌為宜，但在事實上究不能絕對禁絕。所最應該注意的時期，就是姙娠的初期和末期。姙娠初期的過度性交，常有流產之虞。至於姙娠末期，因為子宮膨脹的緣故，陰道減短，性交時容易使子宮受壓迫，為早產或產褥熱的原因，所以尤該禁止或絕端節制。來信所舉的幾條，（1）（2）是一事而異名。（3）胞衣決不會因外界的影響而加厚，故無理由。（4）所謂孱弱難養，

或者因爲早產(卽未足月產生)的緣故胎毒和多生瘡疾云云，並無此理。

味辛。

爲夫另蓄一妻的可否

錫琛先生：

我是舊式婚姻被壓迫的一個新女子——我的H小我一歲，他的家庭腐敗到極點他的學識卑劣得不堪——我十九歲在中學將畢業的時候，他的父母旣不善青年教育他的兒子，令反忌我智識的進化，那時便下一絕妙阻撓手段，造作脅迫罷學從婚的一種勢力；我的母親拘守舊禮家風，明知斷送女兒一生事業，不惜順上他的圈套；我的胞兄ㄌㄠㄕㄙ，本是□(因來稿字跡模胡故闕校者注)一個信徒，處這要壓迫你願受壓迫的母親命令式下，也就設善法來拔救我；還記得庚申寒假時節，一般同學好友，都曉得我危機立至，拚命援助；我將頭髮自由剪去寄我母親，幷說：『未畢業不歸家。』於是我母被我H家的脅迫益甚；我兄被我母親抵死要我歸的決命益迫；不多日我兄由家來校，惟道母意，不及他語，我同學人們都要我兄擔任我身體自由的條件，我兄除言母爲我等心苦外，說到條件，但以各個人的自由憑各人自己的智力保存；適兄又有湘南之遊，我因不忍於母之一念，又慮妨害我學力光陰的加迫，沒奈何勉強歸家，了結婚的一套假形式；緩緩向我H宛轉度托，萬語千言，抵抗四面楚歌，無形消滅環擾的纏盤；可是我H卻易於遷善，他眼界也覺大了，度量也覺寬些，覺到援助我幾年奔走學業的成績，不驚師不動衆的把種種要危害我的一概打開，逆來順應保過至今的獨身事業；我日夜不寧的苦衷，也就一言難盡了！

唉！我并不是半新半舊的女子，我全憑良心血性對待我H，所以毫沒半點戀愛情中，反到油然生了一種愛他敬他又憐他沒有受好家庭，同學校的教育，他同我結婚，在俗眼看來，是一對美滿夫妻；我倆本身上卻感受着無數苦痛，故做了三年的形式夫妻，精神朋友；他雖年齡程度不能合高下的學校，現在我兄那邊，惟研究最初的軍事學術，聽說頗能忍苦耐勞，將來或可得好結果的！

誰知他的父母又將生育問題來逼迫我倆歸家，我立志在服務社會，要把現在社會當做丈夫；後來社會當做兒女，只願和他做個永遠精神朋友，卻不願和他做個肉體上的夫妻；但是他的家庭非常逼迫我，不由我不生出良心上不忍的離婚一念來！

我離婚，他很不願意；做形式的夫妻，他似乎甘心；我也不解他是甚麼心理。我若決志●他不願意的離婚舉動，又恐怕他鬱鬱在心！

辜負了他不同別人壓迫我援助我學業的成績，又違背了我良心上許同他精神感造的一念！還有一層，黑暗的社會裏，恐因此不信服我，反阻撓了我改造社會的路徑！并且不卜他終久能否不來逼迫於我；這豈不是兩難的麼？展轉尋思，又生了蓄一女子，情願爲但正式妻，桃僵李代的一念來；我想這一舉，他能原諒我，必定也准許我，但不知因此能不能脫離他家庭的擾擾？請先生指導我！

一二，七，三。如水寫。

錫琛先生：此信完全由我良心上發表的，我急如的盼望先生的覆信，請您一并披露在婦女雜誌通訊欄內，請您着實的說個徹底。

如水補上

如水先生：

你這樣『蓄一女子』『桃僵李代』的辦法，我們完全不敢贊同。關於你自己的事，你願意怎樣做，就怎樣做，他人當然沒有置喙的餘地；至於把別人當做一種器具，不免太蔑視別人的人格了。蔑視別人的人格，也就是蔑視自己的人格，請你對於這一點特別注意！

章錫琛。

戀愛的波折

錫琛先生：

諒我冒昧，因爲這件事『戀愛結婚』委實無法可想，所以敢向先生求援；希望指示我條路徑，得個圓滿結果，那真十二分感謝了！現在先把我的事向先生陳述一次，不過我實在無才，筆法又笨，不能爲文，恕我嚕囌！

我在民國九年春與姓劉學生相識；那時他同我全在學校讀書，固然沒有『戀愛結婚』的要求，只有彼此互相研究學問的往來。他去年畢業大學，我今年畢業中學；他對於我的婚事，可以有希望了！無奈吾的家中不准我同他結婚，我就直接去信向他說，事抱犧牲主意，以達吾二人目的。現在因環境關係，我死了也不能同劉君結婚。我實在發急，然而無法！故特來函向我素日最敬拜的錫琛先生前，懇祈賜教。

他同我均是中產階級的青年，他是孤獨在外，他寫信回家，家中允許他同我結婚，而我家裏不特不許，說他是騙我結婚；那末我二人應當怎樣呢？我們二人應當取怎樣的方針和態度呢？又怎樣可以使我二人得到美滿結果——『戀愛結婚』成功呢？

他是潔身自愛，高主『戀愛』的人，他現在急的無法可想。他似病非病的，見我就呼名罵我不代他想法成功！我的家中現在把我當

作罪犯看待，不准我獨自出門訪友，並且不准我和同學往來；又不准我再投考大學，更同他不能見面商議，只有書信往來，但不敢提「戀愛結婚」的事。

照上面看來，我的家庭不但不答應我同他結婚，還不准我同他通信作朋友，最使我不堪憂慮者就是他現在病了，無人扶侍！

請先生指示能使家庭許我與他結婚，我一生幸福，不致消喪。請先生犧牲一會寶貴光陰賜我敎言，或占女誌上一頁刊出來，給大家代我想個辦法，那麽尤其感激了！

耿蕭秋　十二，七，三。

蕭秋先生：

來信說家裏的人所以反對的緣故，就因爲說他是騙你結婚；如果此外沒有別的理由，那就容易解決了。現在的辦法，第一，須究明他們這個疑慮的由來；第二，設法解釋這個疑慮，使他們明白劉君的誠意，或者可託戚友代爲從中疏通。在劉君一方面，祇要使他知道這事並非完全失望，暫時不必急求成功，他便也可以得到安慰了。

戀愛是免不了有波折的。波折愈多，戀愛的基礎愈加堅固，將來成功之後，也愈覺得甜蜜。請你們不要灰心罷！

章錫琛。七，二三。

機械婚姻下的呼籲者

錫琛先生：

我是江蘇省六合縣東溝鎮人，現年二十一歲，在鎮江長老會潤州中學校求學。我在課外餘暇的時候，極喜愛讀貴社婦女雜誌，因貴誌對於婚姻問題特加注意，令我甚爲欽佩。

現在請先生恕我冒昧，因我對於婚姻問題，用盡了許多的腦力和心計，只是弄得無法可想，直到了現在，仍然站在懷疑的地位。所以特來信請先生援助，指示我的路徑，使我能够收美滿的效果，那眞是感謝不盡了，也就眞是我的僥倖萬分了。

現在我將我的婚姻史向先生大概陳述一下，但是我實在是才粗學淺，用筆拙笨，請先生恕我粗魯，爲我改正。

當我十三歲的時刻，就和曹氏訂婚，這事完全由兩方家長作主的，并不是我們倆的意志。那時我在鄉下私塾裏讀書，對於新智識一點都不懂得。有時鄉黨裏的人們，和我談到未婚妻的事體，出之於口，便以爲恥，所以我一聽得就羞紅着臉走了。我想大概鄉間的小孩子們都是這樣。十五歲，我在一個高等小學校裏讀書，還沒

有什麼研究，也不怎麼關心這個事體。到了十七歲，我到六合縣貴格會益智中學校讀書，這時候，新智識漸次的到我腦筋裏來了。我覺得婚姻問題是很重要的，對於我已訂的這個買賣式的婚姻，即發生出許多的疑惑了。起初我想要和她解約。但是兩方面的家長，都是鄉間拘守古風的人，他們旣已爲我們倆訂了婚約，如果想要解約，是辦不到的。所以我託介紹人到她家裏去，要求她的父母親，給她到六合貴格會光明女學校讀書。但是她的父母親都拒絕介紹人，並且說：『我們的鄰居李五先生，是很富足的，他已經留學日本了，他的女孩子都不讀書，怎麼能叫我家的女孩子讀書呢？甯可以毀婚，我們的女兒總不去讀書的。』我聽得她的父母親說這樣的話，只是無可如何。因我的家長是拘守古風的人，我若提起解約的事情，不但不能得着效果，並且要挨了他們白白的一頓痛罵。雖我有充足的理由，也是做不到的。因此我就忍氣吞聲不再說了。這是我失敗的第一次。

民國十一年春季，我到鎭江潤州中學校求學，這個問題又攪擾我的腦筋了。三月初九，是我們學校裏放春假的日子。春假共有七天，我心不死，所以利用了這機會，再親自到她家去要求她讀書的事體。她的父母親拒絕我，如前次一樣，我就頭垂氣喪的回校了。這是我失敗的第二次。

在暑假時候，我因有事到南京去，路過她家的村旁，我想看看她，因爲我們倆從來沒有認識。那曉得她遠遠的見了我，就躲避我去了，我也直接的到南京去了。這是我失敗的第三次。

在放寒假前一個月，我就和我的同學先生們，討論這個問題，希望他們助我一臂之力，指示我的路徑。他們忠告我說：『你不可灰心，儘你的力量去要求，有志者事竟成。』當我放寒假回家的時候，我藉着這個有志必成的勸勉，又去要求一次。他們回答說：『你暫且回去，兩日後，我們給你的回信。』過兩日後，他們興了問罪之師，說我是未婚婿，不當屢次的到她家裏去，請介紹人要和我說理。後因介紹人從中調解，事纔未現出來。這是我失敗的第四次。

今年正月十八日，我到校裏去，同學和先生們問我要求結果是怎樣，我將所經過的告訴了他們。他們勸慰我，還是如前次一樣。到三月十九，我決定只要求這一次，我告假到她家裏去要求。不料她的父母，見我如同仇敵一般，現出一種輕蔑的表示，叫我完全的失望了。這是我失敗的第五次。

不獨要求失望，且有一種事件發生，就是雙方面的家長，互相商議好了，八月裏強逼我們倆結婚。先生，我們倆從來沒有認識和感

愛，如何能結婚呢？我怕家長的逼迫，和隣里的朋友譏笑，所以我決定在暑假不回家去，利用這兩月長的暑假，在校中教貧兒義務學校的書。這事是五月二十定規的，不幸我累次受這個買賣式婚姻的激刺，心中着急，用思想過度，所以五在月二十四，偶然吐紫血兩碗，請西醫診治無效，現得友人介紹來九江牯嶺普仁醫院養病，這是我的婚姻史大概的實事。

闞先生，你固然不是法官，我也不向你起訴。不過實在智窮力盡，再也想不出對付方法了。請求是失敗，結婚是無望而且不愿，怎樣是好呢？希望先生指示我怎樣進行初衷，達到我的目的。假如我模模糊糊的和她結婚，讓我的家長把她當作牛馬的媳婦，不是我對待她太不公平嗎？先生，你是提倡女權的，請先生犧牲片刻寶貴的光陰，賜我教益，或者占貴婦誌一頁刊出，徵求讀者的意思，使我們倆能夠脫離這過渡時代的舊禮制婚姻的痛苦，尤其是感激之至了。

方卓然，七，二十三，上午。

卓然先生：

現在的青年，像先生這般的遭際的，正不知有多少，豈止先生一人。我以為這實在祇有兩條路徑：第一，是拋棄自己的主張，俯首聽命於因襲的禮教和制度。第二，為實徹自己的主張，努力奮鬥。這兩條路當然是前者易而後者難；願意走那一條路，還須各人量度自己的能力，自己去選擇，不是他人所能代謀的。至於無用的憂鬱，於事情絲毫沒有裨益，一切的問題，都不是空着急所能解決，請先生不要做這種笨事。

章錫琛。

關於七號文中疑點的解釋

錫琛先生：

七號女誌，美國婦女在法律上的地位一篇，五二頁下六行：『(四)與人姦通，四十七州』；五三頁上，七行：『如姦通的公認為罪惡，則有三十八州之多。』此『四十七』之與『三十八』，二者前後互異，未知孰是？諒係手民誤植，敢乞更正。

陸江東敬啓。

江東先生：

原文並無錯誤；因四十七州，係認通姦作為可以離婚的理由，而三十八州，則認通姦為犯罪，兩者本屬不同。

克士。

讀前號

即使我們有了參政權，教育平等權，和一切的權利，但沒有強壯的身體，怎能去享受這些權利呢？即使有了很大的才能，但沒有強壯的身體，又怎樣能發展這很大的才能呢？所以強健身體，是各種運動的根本要件，然而女子們卻都忽了！現在婦女雜誌諸先生竟能顧及，那真好極了！我更希望常常把女子為什麼和怎樣研究體育，多說一點，使女子們都變成強壯的身體，那更好了。（唐純賢松江）

在七號的本雜誌裏，讀到三篇關於女子體育的論文，我以為都中肯而且都重要。體育之宜注意，只要稍具常識的人便知道其理由。女子是人類的母親，負有妊娠，生產，授乳等任務，似乎要比男子更注意才好，而現社會的女子如何？雖也不乏強壯者，恐怕孱弱者佔最大多數罷！這不是不好的現象嗎？本雜誌是專門研究婦女問題的出版物，我希望不要把這件事輕意忽略了！（羅育柳北京）

讀荷蘅君六個男同學給我的信，又痛快又傷悲；這篇東西雖不是藻華的大文，然可以把一般青年人的心理，表白得無遺，我知犯了這種病態的人，讀了這篇東西，必能由反省而覺悟，把自己盲目式的單相思痛改一下，在女子方面也可少收許多可笑的無為的情書。（何學封北京）

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子們，對於自己肉體上的解放，很是忽略；她們對於精神美廣譽美的慾望，不若化粧美的急切。女子體育問題內中說：「女子的服裝要以生理上為主，不應該從社會時髦上着想。」亦同我一樣的意思。壓迫乳房的惡果恐怕比纏足還要利害哩！

男女間發生戀愛，兩方面都要審慎，非經過長時間朋友的交際不可。我讀了荷蘅女士一篇對於求婚式的通信，很是失望！（沁芬嘉興）

人類在這生命之海中，因為找不出一點[illegible]，得着一點點安，所以很普遍地可聽到「……『生』是可怕的，可悲的；人是黑暗的，陰森的，極難堪的——一種戲角。……」這一類的哀音。並且人生一部份的要求——兩性間的慾望——大都只得到「悲哀」的一個和數。唉！禮教的鋼鐵籠絡，終於是森嚴地冷酷地矗立着呵！這就是我讀了青年的悲哀以後的微弱聲息。（祝鼎章南京）

李弈君的求婚文，真妙絕古今！我恐怕不僅空前，還要絕後。其四六句之工整，格式之新奇，真不足令人捧腹。求婚而更有贊成人署名，更可謂無奇不有。但李君既尊崇提天足，其文又何必四六排偶？我猜恐有志女子因見其文之四六與格式之新奇，而斥為非儔，裹足不前，則李君將反因求婚而不得婚了，寧非惋惜？（魏睿天津）

本期婦女，除三篇關乎女子體育，特別動目外，還有一篇孫席珍的青年的悲哀，也是成熟的作品。孫君的詩，我曾在晨報副刊拜讀過，這回要又得見他這麼一篇好小說，這是多麼可喜呵！我讀第一再，很感到說不出的悲哀！

「夜已闌了，我還歸去，但何處容我歸呢？」「嬰嬰！」此外有老頭兒病危時忽而失望，忽而懷恨，起而乞憐，……這真不堪讀給老年人聽！（L·F·寧波）

青年的悲哀可算是「真切」的文字。「悲哀」二字似指蘭英的苦於「單思」，「單戀」而言；我卻以為蘭英的悲哀實由於「以逃學校為消遣」，「我情願為她的保護者」，「惟有失志不再結婚而已」等句，顯含廣告的氣味。惟從北京某報上十二短歌的署名，可以推知蘭英即是著者自身，蘭英年僅十七，或者是措詞未妥的原故。此種文字如能由著者口中痛快的直說，必尤真切動人。（許言午北京）

讀了荷蘅女士的六個男同學給我的信，非常欽佩女士的理解和定力，同時卻很為易被誘惑的女同胞擔憂。得女士很忠實地把幾封信披露出來，至少也可激起一般以新名詞去誘惑人的野心家的羞愧心吧。

柯老頭兒一篇，用意深沉，一字一淚，鐵石人看了也要動心，真不愧為有價值的醒世文字！（羅錚青島）

一個專門學生的求婚文，稱以「絕世奇文」，真可當之無愧。人家都說那位作者李弈君，一定是個神經病者，所以才有這樣的「奇文」寫出來。我卻另有一個猜想：李弈是假名，必定是那個無聊文人，吃飽了飯沒有事做，故意寫出這樣奇奇怪怪的文字來，和編者讀者開玩笑罷，我們卻都上了他的當了。（三三上海）

俞頌華先生由德寄書與李石岑先生，劈頭一段，都講中國百事都無足憂，獨體力不如人，甚是可慮。可見關心於國家者，無不肯注意體育。況女子的體育，尤其重要而覺

無人過問。今女誌有謝但顏君的女子體育問題，詳說體育之發興不當之弊。而末一段則痛砭女生纏胸膛的害，眞是空前未見之文。我不知一班號稱解放的女子讀之也有我這樣滿意的感想嗎？（鮑成美北京）

我們中國現在的女子和男子相比較，從各方面的觀察，卻是軟弱得多。但是生產育兒為女子的天職，既然負有這樣重大的責任，所以要謀身體和精神的強健，便不可不講求運動。本誌謝但顏君的女子體育問題和從體育上看來的美人觀，吳君的女子體育研究這幾篇，把女子的體育關於身體上和精神上說得很淸楚，正是現代女子的藥石。（陶愛威蘇州）

青年的悲哀中所描寫『他』的悲哀，實在是我們很多青年所具有的悲哀啊。誠然我們青年只要愛上了一個『她』，總都是『為了她曾把爹媽放到腦後了』，『不管人家的笑罵為了她我情願做傻子呵。』總都是誓以『除了她以外決不想別的女子做我永久的伴侶；假設萬一我的希望成泡影呢，我惟有矢志不結婚。』假若要有個短期的離別，總都是『深呀』『死呀』！演了一幕無味的悲哀之劇。（姚道培北京）

沈澤民君譯的女子的和平運動一文，於世界人類將來之幸福有莫大之關係，我最愛讀，使欲努力於婦女運動者，不可不三復斯文。為瓌君譯的阿老頭兒寫盡金錢有無上之能力，兒女之情最難忘懷，纔流不愧名作。文中說：『不要養孩子，你生她們，她們叫你死』，『有了銀子，什麼都有了，何況女兒』，『我給她們脈絲……縮……』這些話，是何等深切動人呢？（于毅濤山東）

本期討論體育問的題幾篇文字，要算最值得注意的了。我們為婦女計，為國家計，為人類計，都應竭力提倡女子體育以增進她們能來的向上。在我國一方尤應當打破她們害生理的惡習慣。——謝君的文中都說得很透切，我希望再多登些報告各地女子體育情形的文字，也記載各地破除惡習運動的文字。（楊于青上海）

美的理想是現實世界實際生活的向上標準。中國人美的觀念往往錯誤，至以『弱不禁風』『工愁善病』為女性的美；推其流弊，確如謝但顏君所說：『我國人所嗜好，非體育上的美人，乃病的美人。簡直可以得着亡國滅種的結果』。這是何等利害！吁！他著的從體育上看來的美人注重身體上精神上的健康，是矯正國人美的觀念的對症藥；女界同胞更該猛省！（余國華武昌）

三篇女子體育的文學都很有精采；一二兩篇各把女子體育的種種說的極透澈，可稱『異曲同工』！而第三篇尤能發揮盡致，足以矯正歷來『病美人』觀念的謬誤點。

『只有女性能救免戰爭』的目標，何等簡要，而是女子的和平運動全篇的綱領。

父女間的天性愛也要藉『財產』二字來維持，否則就路人都不及，這是何等殘酷的非嘲！恐怕中國也正有不少的阿老頭兒在著願『為兒孫作牛馬』呢。（ㄌㄨㄌㄨ上海）

讀衡衡女士的六个男同學給我的信，甘言卑辭，曲盡誘惑手段；女子倘一不慎，難免不墮入漩渦中。是何等可怕！幸衡衡女士解自由戀愛眞義，不為所動；且將原函公布本誌，作青年男女最有力的警告，眞堪欽佩。嘗聞女禁開放，男女同學，社交公開，異性日漸接近，女子入世不久，閱歷不深，還於未了解男性以前，不可輕與男子戀愛，能如衡衡女士那樣才好。（張立先北京）

讀了衡衡女士的六个男同學給我的信以後，我很替一般墮落的青年擔憂。要想救一般墮落的青年，我以為非用兩性教育不可。現在把應該注意的三點寫在下面：（1）在家庭和學校中兩性的教訓。（2）在春情發動期中，青年兩性的開發。（3）教師與父母的兩性教訓。能夠注重這三點，青年不但能增進知識，且能養成純潔的品性。而無意識的兩性冒險的思想，自可洗滌淨盡。（龔歟田浙江）

在中國的詩歌上，常常可以看見吟詠工愁善病的美人的作品，喚崇拜病的美的中國人呵！中國的種族已經很懦弱了，病夫之譏，也當一雪；否則愈趨愈弱，眞不特是亡國的隱憂了。但是要曉得強壯的人，都是從健全的母親那裏來的，所以婦女的體育，在中國是尤其要緊。本誌能夠注意到這問題，眞是中國人的幸福啊！七號關於女子體育的三篇言論，也都很懇切而有價值。（王家燕蘇州）

鼓吹婦女運動者看啊：這裏有些興奮刺激的滋補品給她們——孱弱的女子們了？那裏就是這三篇關於女子體育的論文，我願她們從此強健過來！罷不要再煩這位醫生——女辯——來對症發藥。

吳姑君的男女同學與戀愛的指導，確是挽救男女同學在過渡期所發生的流弊的一個妙法。衡衡女士所說

的T校那種風氣，就是得不到適當的戀愛的指導的緣故。(李涵明廣州)

如果不把男女間積深的『隔膜』竭力剷除，而希望實行『社交公開，』『男女同學，』或良好的結果，這卻就像『緣木求魚』，是不可能的。衛衛女士讀了六个男同學所給她的信之後，不能盡同學的責任，——忠告或勸誡，——以爲是受到了一種輕侮，就非常憤懣。我們從這一點上看，很足以證明女士確是一个禮教的忠臣，把男女界限保守得十分堅固的。(夏啓鈞上海)

衛衛君的六个男同學給我的信，——一篇在兩性同校和自由戀愛上都發生重要的關係：兩性同校的危險，是雙方受一時情慾的衝使，作盲目的戀愛，因而種下種種墮落的惡果。衛衛君能具特種的眼光，不受惡習薰染，自是兩性同校前途的好現象。戀愛關係人生幸福，不是可以輕易用的；亦非輕易可寫發生的。通篇的書信式的要求，絕對不成功。此文出後，可望多數的青年覺悟！（李徽文武昌）

誠然，『若承認男女關係是正當的，便該引導他們到正當的途上去，』要想『暫時隔絕，』那眞是『地上學游泳，』遇水不會不溺的！要想『從嚴監視，』可就要生『壓力愈大，抵抗力亦愈大』的定律了。

謝君專障礙女子體美的幾種原因，我以爲受文學的影響最深，像『羸不勝衣』『弱風扶柳』這些句子總宜少用。又中國閨閣婦女不自然修飾之流行，也未嘗不可算一个障礙女子體美的大原因。(許君遠北京)

我對於衛衛女士的六男同學給我的信很生一種不快之感；一男子正式請求做朋友，還是中國男女間的進步，女子不能再存着舊觀念而躲以閨門牆。二男女做朋友，和做夫妻，是絕對兩樣的。做夫妻本是從做朋友來；但做朋友的並不就是做夫妻。所以她對於六同學的信，宜表示相當的敬意，不然，便很足以防礙女子前程的事業，讀者以爲何如？(仲時霖西安)

讀前號欄投稿簡章

本社爲促進讀者注意本誌文字並使編輯者了解一般讀者的意見起見，特從本年起，添設『讀前號』一欄，投稿簡章，暫行訂定如下：

(1)本欄專爲徵求一般讀者對於本誌的意見而設，凡屬本誌讀者都可投稿。

(2)此項文字，務求簡明，祇須說明那幾篇最爲愜意或最不愜意的理由；每條至多以一百五十字爲限。

(3)此項投稿，須於本誌出版後一個月內寄到本社，隔號登出；逾期槪不發表。(如讀一月號的文字，須二月送寄本社，三月號上發表。)

(4)投稿人槪須用後面所印『讀前號欄投稿用紙，』並塡明姓名住址，如用他種稿紙，槪不發表。

(5)來稿一經登載，每條酬送商務印書館實價書券二角至五角。

(6)無論登載與否，原稿槪不寄還。

編輯餘錄

家庭的革新，在今日的中國，可說是十分急迫了。在本號上，我們原想對於這方面有所貢獻，但是因爲入手的稀少和時間的忽促，以致不能盡如我們的願望，這是對於讀者非常抱歉的。以後仍望大家共同討究，以期從議論而現於事實。

女子之性的知識，本號上已經登完，現在正在排印單行本，不久卽可出版。

我之理想的配偶徵文，定本月底截止，希望投稿諸君從早惠寄！但在這里有應該請作者注意的，就是最好大家肯赤裸裸的表明自己的理想，不要有絲毫的掩飾。又，近來接到的幾篇來稿中，有以男子而冒爲女子的，這實在太欠忠實，這樣的稿子，我們是決不能替他發表的。

讀前號欄投稿用紙

（九月號）

投稿人

通信處